

淡
食
雜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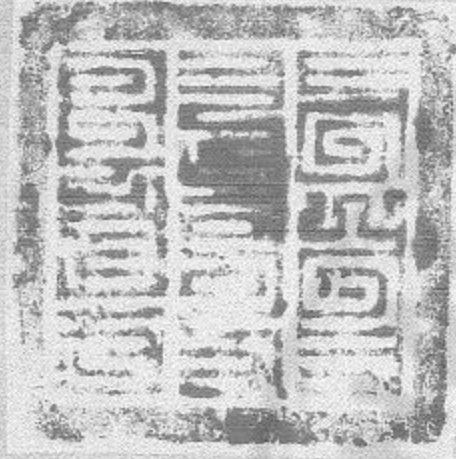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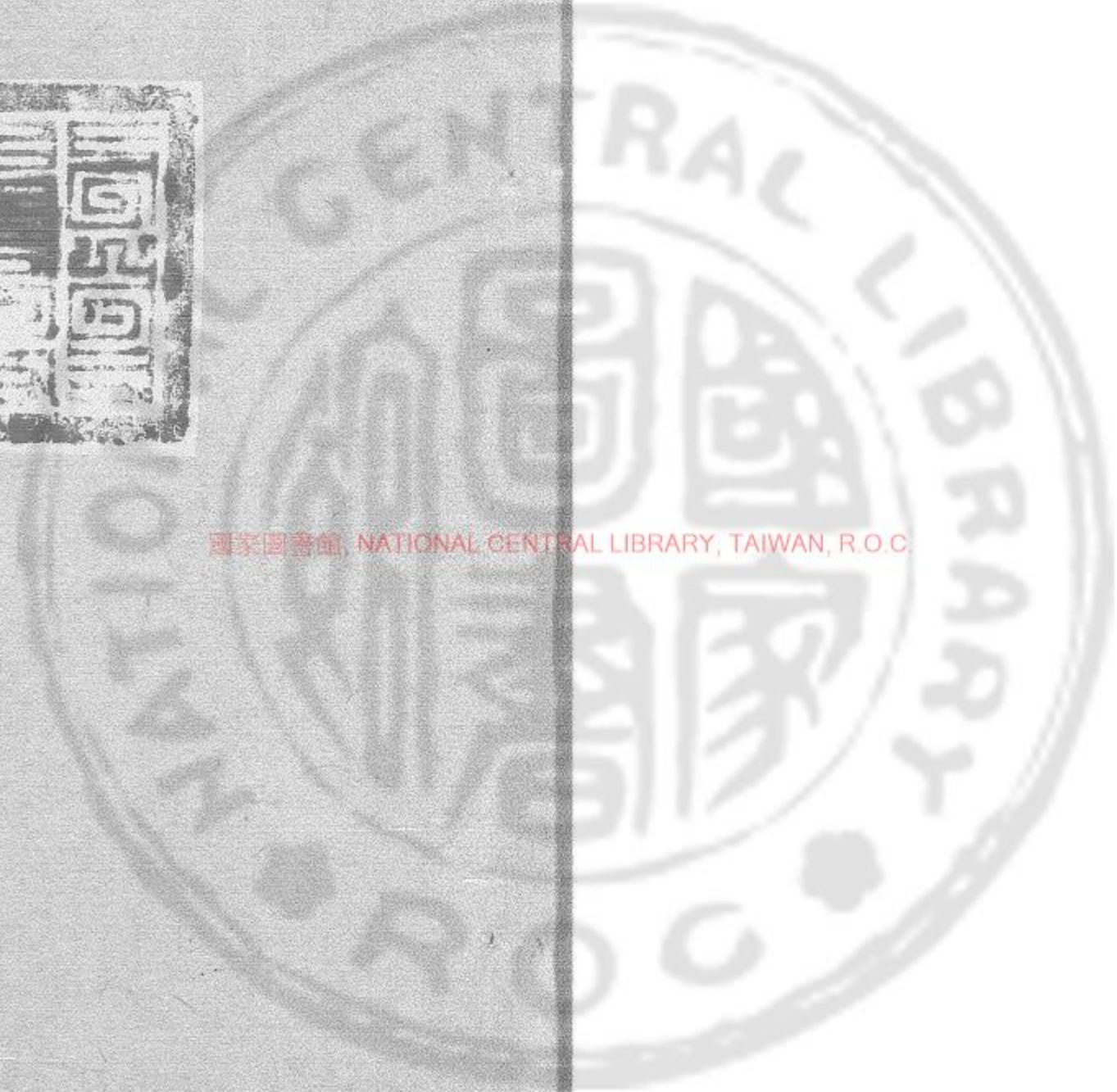
淡食雜抄

卷一

共四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淡食雜抄

靜閒逸叟手錄

五經通義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卽耀魄寶也亦曰天皇大帝又曰太乙其佐五帝東方青帝威靈仰南赤帝赤燁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

漢史鄧皇后幼時嘗夢捫天天體蕩蕩正青滑如饴餈又如鍾乳狀乃仰漱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舐之此皆聖主之前占吉不可言

農桑要覽明天順間陝西陳鸞生一子啞年十四仰見天開眼上帝冕旒袍袞端拱其中儀衛甚衆宮殿欄楹炫彩耀日其子亟拜不覺聲出若鐘後耕田獲金獅一枚遂大富

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食又有憂彼之所憂者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奈何崩墜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正復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亡處亡塊若踏步蹠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

淮南子晉明帝幼而聰慧元帝寵愛之年數歲常置膝前屬長安吏來帝因問之曰日與長安孰近對曰長安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明日宴羣臣又問之對曰日近帝動容曰何乃異昨日之言乎對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以是知近帝悅大聞見錄有客登岱嶽絕頂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峰如臥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久之日從暗出初露一痕照耀東海水如盃大泓乍沉乍浮倏焉日輪湧出正紅色騰起數十丈至明處全無光其下亦尚暗

列子孔子東遊見兩小兒問辨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一兒曰日中時近日初出時遠一兒曰日初出時如大車輪及中如盤盃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日中時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兒笑曰孰謂汝多智乎

張衡靈憲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月往筮之於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

且大昌嫦娥遂托身於月爲蟾蜍

世說徐孺子年九歲嘗夜戲月下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徐曰不爾譬人眼中瞳子無之未必不暗也

晉書會稽王道子庭中夜坐月色無玷嘆以爲佳謝重率爾對曰不如微雲點綴道子曰卿居心不淨乃欲滓穢太清耶

天寶遺事唐玄宗朝蘇頲李義甫對掌文誥帝顧念之深是夕直宿備玩月文酒之宴長天無雲月色如畫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命撤去

酉陽雜俎太和中鄭仁表弟與王秀才遊嵩山忽迷路見一人方睡熟呼之其人枕襪而臥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爍其凹處也常有八萬三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因開襪取玉屑飯兩裹授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乃起與二人別指一支徑曰但由此自合官道言已不見

唐上官儀應詔詩中用影娥池學士無解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柬之等十餘人求出處柬之對曰洞冥記漢武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月影入池中如仙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德棻嘆其博

子產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

四民月令七月初七夜洒掃于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河鼓織女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

有奕奕正白氣有光曜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言之

唐史李晟初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或勸曰熒惑已退可速用兵晟曰汝安知天道及克敵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聞五緯盈縮無準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衆皆曰非所及也

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心宋分也公召子韋問焉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所以治國家也曰可移於百姓公曰百姓死寡人將孰與爲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飢人餓必死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是夜熒惑退三舍

荆楚歲時記七夕爲織女牽牛聚會之日戴德云此日織女東

向蓋言星也春秋運斗樞云牽牛神名畧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入

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孫河鼓黃姑牽牛也人家婦女結綵樓穿九孔針以乞巧

天寶遺事西京天寶宮中七夕以綵結成樓殿高百丈可容數十人陳瓜果酒饈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執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皆效錦繡萬花谷唐玄宗與楊貴妃避暑驪山宮七日牛女相會之夕妃獨侍上上凭肩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故長恨辭曰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

連理枝

感遇傳郭子儀初從軍沙塞間至銀州數十里將宿旣夜忽見

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駢車繡屋中有一美人坐牀垂足自天而下俯視

子儀拜祝曰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騰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子儀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曆初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公謂幕僚等曰吾此病自知未便衰殞因述所遇之事衆稱賀歡悅其後拜尚父壽九十餘薨

漢史建武五年帝徵處士嚴遵賜宴陽明殿會暮留宿遵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曰此無他昨夜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秦苻堅以弟融爲冀州牧將發祖于灞上堅母苟氏以融少子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堅寢前殿太史

奏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閤寺不見乃后妃移動之象也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不遠

唐太宗時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爲人明日至西市飲酒使人候之有僧七人共飲二石太宗使人召之七人笑曰此必李淳風小兒在彼言我也忽不見

宋藝祖居潛日與趙普遊長安入酒舍普偶坐帝左陳希夷怒曰紫微躔一小星耳輒據上次可乎斥使居帝右

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陳太邱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子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孫長文尚少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

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時夜德星聚明日太史奏五百里
內有賢人聚

祖狄傳晉時有妖星見豫州之分陳訓曰今年西北大將當之
祖狄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天欲殺我此天不祐國也俄
而狄卒

晉史熒惑守南斗經旬王導語陶曰曰南斗揚州分野而熒惑
守之吾當遜位以厭其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明主當
親忠貞遠邪佞而景造與桓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媿之

梁武帝大通六年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上以諺曰熒惑入南
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
應天象耶

伍喬廬江人性嗜學渡江入廬山詩調清苦山中浮屠夜夢仰
視一大星旁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喬在廬山時苦節自勵
一夕見人掌自牖入掌中有讀易二字喬因取易讀之舉進士
第一

宋臧丙舊名愚字仲回大名人既孤嘗夢其父召立于庭向空
指曰老人星見矣愚仰視之黃明潤大因望而拜既寤私喜曰
吉祥也以壽星出丙入丁因改名丙字夢壽

宋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善推步周顯德中與盧多遜楊徽
之同在諫議謂二公丁卯歲五星當聚于奎奎主文明又在魯
分自此天下始太平公必見之老夫不與也至宋乾德四年三
月五星如連珠在降婁之次果驗

宋徽宗一日啓醮道士拜章伏地良久方起上問故對曰適至上帝所值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上問奎宿是何人對曰本朝臣蘇軾也

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槎上多齎糧乘槎去十餘日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中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女人授一石曰可問成都賣卜嚴先生歸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汝何得來告以故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是唐武后時邱悅論李德昭云臣觀其膽乃大于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狀小人驕盈恣睢之態可謂曲盡

鄭弘傳漢鄭弘樵射的山得一遺箭頃有人來覓還之其人問所欲弘曰常患若耶溪採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人呼爲鄭公風又曰樵風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下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寒色帝笑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漢武故事上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謂其下

當有奇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得鉤弋夫人後生昭帝

晉載記劉曜年八歲從劉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雷震樹旁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我家千里駒也

琴操楚高梁子出遊九皋之澤張眾置罟臨曲池而漁疾風竇電雷電晦冥玄鶴翔其前白虎吟其後乃援琴作霹靂引

烈女傳河南李叔卿應舉孝廉有欲害之者宣言叔卿淫其寡妹叔卿杜門自絕妹亦到府門自殺後三日霹靂害叔卿者以其書置叔卿塚前其家收葬之又復震發其塚

語錄邵子謂程子曰子知雷起處乎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于何處曰起于起處堯夫矍然稱善

董仲舒曰陰陽之氣上薄爲雨鮑敞問曰雨旣爲陰陽相薄四月純陽十月純陰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仲舒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是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是敞曰其不雨乎曰然有則妖也

家語齊有一足鳥飛集殿前舒翅而跳齊侯使問孔子曰鳥名商羊水祥也且謠云天將大雨商羊起舞將有大水急治溝渠修堤防果大霖雨諸國俱傷惟齊有備乃免

湯伐桀後大旱七年煎砂鑠石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謂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之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持三足鼎祝于山川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

讒夫昌與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

魯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_也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_也然則吾欲暴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齊景公時大旱乃召羣臣而問曰天久不雨民有飢色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夫靈山固以石爲身草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焚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百川將竭國民將亡矣獨不用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奈何曰避宮殿暴露與山靈河伯共其憂其幸而雨乎景公乃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

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之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祈雨以爲民也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

南先賢傳袁安爲楚王相會楚王英事繫千餘人三年不決死者甚衆歲大旱安決獄凡爲王所引者應時理遣一旬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沱歲以大熟

後周達奚武以太保爲同州刺史時旱武祀華山廟岳旣高峻人跡罕通武年逾六十攀藤而上晚不得還于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執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尚武驚覺旦而澍雨

鄭俠見荆公言青苗之害不答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會大旱自十一月至于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飢

民市麻糶麥麩爲糜或掘草根採木實以食俠上疏曰今天下
憂苦質妻鬻女父子不保拆屋伐桑爭貨于市輸官糴米皇皇
不給之狀繪爲一圖此臣安上門日所見百不及一陛下觀臣
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

永熙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天慶三館起居因駐輦問曰天久不
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越次對曰刑
政不修故也上頷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綠衣者問狀對曰某所
守臣犯贓法當配宰相以親則不配某所守臣犯贓不當死宰
相以嫌卒死之翌日上爲罷宰相天卽大雨綠衣者寇萊公也
慶曆間夏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
雨一日欲出禱公曰臣非太史是日必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
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不誠不可動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禱
雨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每意
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當禱西太乙宮公乞傳旨帝曰車
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預
告使百姓望清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慮從明日特召王
公以從日甚熾埃霧漲天帝正色不怡至瓊林苑望西太乙宮
上有雲氣如香煙以起少時雷雨至帝却道遙輦御平輦徹蓋
還宮明日召對帝曰朕自卿得雨
家語孔子將遠行命使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
雲旣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子曰昨暮月宿畢
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無丁狀奈何遂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婦誣服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墓天立大雨歲熟

本紀李崇魏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軍事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十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城上水增乘船附于女墻

李靖微時嘗射獵山中會暮抵宿一朱門家夜半聞扣門甚急見一婦人謂靖曰此非人世乃龍宮也今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奉煩刻間如何遂命黃頭韞青驄馬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戒曰馬躩地嘶鳴卽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此一滴水乃地上一尺慎勿多也既而電掣雲間特連下三十餘滴此夜半平地水三丈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蝎虎代之入水卽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

唐段文昌帥荆南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出遊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

廣州記鬱林郡山有池池有石牛歲旱百姓殺牛祈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祠畢大雨洪注牛背泥盡卽晴

有僧講經山寺常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曰某乃山下潭中龍也幸歲旱得閒來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乎曰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輒用僧曰此硯中水可用乎及就硯吸水徑去是夕雷雨大作逮曉視之悉黑水

洞冥記東方朔謂漢武帝曰吉雲之澤其國以雲氣占吉凶若樂之事吉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于草木皆成五色露味極甘乃以玄黃之露盛以琉璃器授帝帝徧賜羣臣得嘗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

通紀洪武乙卯十一月甘露降園丘松葉上凝若懸珠上詣齋宮視壇見而命採食之其甘如飴儒臣獻歌頌德上曰人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祥未必皆吉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以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朕德不逮惟圖修之不暇豈敢以爲己所致哉因著甘露篇以示羣臣

漁隱叢話宋熙寧六年甘露降進士徐上交松上濃厚如酒其味甘香時有野人賣藥於市謂人曰吾嘗客華陰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有道人笑曰如人身精液流通周布於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涌併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留之果然

吳越春秋伍子胥諫吳王許越王成不聽暮歸子胥舉衣而行羣臣曰宮中無泥露相君舉衣行高爲何子胥曰吾以越諫王不聽吾恐宮中生荆棘宮露沾吾衣也

吳王欲伐荆曰有敢諫者死舍人少孺子者欲諫不敢乃懷丸

操彈于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朝王曰子何來露沾其衣如是對曰園中有樹其端有蟬蟬居高悲鳴吸風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曲跗欲取之而螳螂又不知黃雀在後延欲啄之然黃雀又不知臣操彈丸在其下臣但知彈雀不覺露沾衣如此者爲貪其利而不思後患也王曰善哉遂罷兵

列女傳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曰昔楚令尹子文之化家貧而國富福貽子孫名垂後代今夫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深藏以遠害今君與此悖不無後患乎處期年陶子之家果以盜誅

後漢書馬援南征交趾謂官屬曰吾從事少遊嘗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乘下澤車歎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爲善人斯可矣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飛鳥跼跼墮水中思念少游平日語何可得也

宋熙寧中河州雨雪大者如鷄子小者如蓮茨或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鑄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

宋時有樵夫山行見蜥蜴從石窟中出下飲于井旋入窟中往來不絕樵夫擊破其窟見中積雪數升乃知蜥蜴所爲也急馳歸方行四里許忽大雷雨雹隨至

泰昌元年弘州人張珪晚憩石上有神人言曰律呂律呂上天勅汝此月二十日行硬雨語畢騰空去至家遍語隣人使速收

麥未及收者至日爲雹所傷

唐書唐寧憲^王疾時寒甚凝霜封樹名曰樹介憲歎曰此俗所謂樹嫁者也諺云凌樹嫁達官怕吾其死乎已而果薨

尹吉甫之子伯奇孝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庭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作履霜操公孫子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負薪而哭者問之對曰雪下衣薄故也君懼見乎顏色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

晏子春秋齊景公時大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發粟以賑飢寒者

春秋燕人羊角哀與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二人同往見之至梁山遇雨雪計不能俱全伯桃乃併衣糧與角哀入空樹中餓死角哀至楚爲上大夫乃告楚王備禮葬于蒲塘在溧水縣四十里一夕角哀夢伯桃云與荆將軍墓鄰數苦我九月十五日幸兵于塚上助我哀泣曰塚上安知汝之勝負開棺自刎而死就葬于墓中

史記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皆笑之

何氏語林晉王徽之字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覺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溪卽乘夜輕舸往訪經宿方至旣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天寶初命王天運伐勃律勃律恐懼請罪願歲貢獻天運不許
卽屠其城虜三千人而返有術者言將軍無義天將大風雪矣
行數百里忽風四起雪花如翼四萬人一時凍死

柳子厚上韋中立詩庸蜀之南常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
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大雪踰嶺被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倉
皇吠噬狂走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

李愬傳吳元濟以蔡州叛李愬用李祐計夜襲蔡州會大雪蔡
人不知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有鶩鷺池愬令擊
之以亂軍聲遂登城縛元濟

邵氏聞見錄宋太祖一日大雪叩趙普門普出見帝立風雪中
曰已約晉王已而晉王至共于普堂中設重茵地坐熾炭燒肉
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雪寒甚陛下何以出帝
曰吾睡不着一榻之外皆他人也故來見卿普曰南征北伐此
其時也遂定下江南之策

宋陶穀學士得党太尉家姬遇雪陶取雪水烹茶謂姬曰党家
有此風味否對曰彼粗人安有此但能于銷金帳中淺斟低唱
飲羊羔兒酒耳陶默然其言

語錄游定夫楊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
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晚且休矣及出門雪深三尺

宋种世衡知環州羌酋牛奴訛素嵬强未嘗出世衡至始來迎
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是夕雪深三尺世衡冒雪而往
奴訛寢因驚起羅拜感激

明皇時春景明媚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斷命取羯鼓自製曲
名光好回顧柳杏皆發笑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乎
天寶遺事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連黨各乘矮馬飾以錦韉
金絡並轡于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器隨之遇名園輒駐馬
而飲

堯在位七十年有祗支國獻重明鳥一名雙睛狀如鷄鳴似鳳
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灾羣惡不能為
害飽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洒門戶以
望重明之集其未至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於
門戶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刻木鑄金或畫
鷄始此

夢筆錄立春日自郎官御史寺監長貳以上皆賜春幡勝以羅
爲之親王宰執近臣皆賜金銀幡勝入賀訖戴歸私第士夫家
剪彩爲小幡綴於花枝之上或剪春蝶春錢春勝以爲戲

影燈記正月十五夜玄宗於長春殿張臨光宴白轉花黃龍吐
水金鳧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名奏月光分曲又撒閩江紅
荔枝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帔綠暈衫

朝野僉載唐睿宗先天二年十五十六夜上御安福門外作燈
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銀燃燈五萬盞望之如花樹宮
女千數耀珠翠施香粉又妙簡長安年少婦千餘人衣服花釵
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

東觀漢記戴憑習京氏易爲侍中正旦朝賀禮畢光武命羣臣

能說經史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者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五十餘席京師語云解經不窮戴侍中

宋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公昉以司空致仕家居上以安輿召至賜坐敷對明爽精力康勁上親御樽飲之選有核之精者賜焉謂侍臣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有今日因賜詩

陳文惠公在開封府爲政一以誠信前此正月放燈則籍惡少年禁錮之歲以爲常公獨召諸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天街觀燈武林舊事自正月十三日起至十七日止滿城大小人戶跨街以竹棚懸挂彩燈輝煌映月燦爛搖星鼓吹煙火達旦不絕

西京雜記安定皇甫嵩真玄菟曹元理並明美術皆成帝時人真常自笑其年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真笑時長下一笑欲以告之慮脫真旨故不敢言今果較一日

邯鄲民以正朝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而放之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得賞競捕之不如不賞之愈也

北齊正旦會黃門侍郎宣詔勞諸郡上計勞訖遺紙陳事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書迹濫劣者令飲墨水一升文理益浪者奪容刀及席

唐李泌奏曰以正晦爲節非也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李果種相問遺號獻生子令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

通典漢高祖初起禱于枌榆社四年詔御史治枌榆社春秋以羊彘祠之及高祖卽位因太上皇思故豐里乃置新豐縣徙故豐人實之故曰新豐并移枌榆舊社街衢棟宇一如豐里舊制雖雞犬混放亦知其家焉

漢史里中社陳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乎陳孺子之爲宰也平曰使我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漢書東方朔字曼倩爲卽社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承旨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官曰社日當早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問曰賜肉不待詔何也令其自責朔免冠謝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邠原別傳邠原避地遼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從此繫錢者衆謂之神樹原以由己而成淫祠遂辯之里中斂其錢以爲社供北史李士謙宗族豪盛二社會宴飲醉喧嘩至士謙所盛饌盈前先設黍曰孔子稱黍爲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寧可違乎少長肅然退相謂曰旣見君子方覺吾徒不德

紀麗晉阮修字子宣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

貢父詩話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已呈尹豬突入端聽卽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豬

文王受命九年時維暮春在部謂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山林非時不升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不麇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魚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騫士不失宜土可犯財可蓄潤濕不可谷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財用

天子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率厥官屬飲酒以樂三月初吉實維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大學儒官三十六人列燕于祭

酒之堂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乎樽俎之南鼓有虞之南風廢之以文王宣父之操武公作詩歌以美之束皙對晉武帝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帝大悅賜黃金五十斤法書要錄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大帝孫統等四十有一人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酒酣賦詩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

西京記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遊戲就此被禊登高

幄幕雲布車馬填塞綺羅耀日馨香滿路朝士詞人賦詩翼日傳於京師

唐制春榜後賜宴曲江隨題名於慈恩寺鴈塔相傳謂慈恩寺有巨鴈集於庭僧捕得將烹食之一老僧曰此鴈王也因瘞之造塔於上名鴈塔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薦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我無忘詗師存傳曰藏罟不如置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國語

烈士傳楚王夫人夏月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鑊錐爲雙劍一雌一雄鑊錐乃留雄而以雌進劍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雌憶其雄也王大怒殺鑊錐眉間赤錐子也乃爲父殺楚王

山堂四考東漢馬融夏夜直宿館中是夕蒸鬱如坐甑中謂同舍曰安得披襟赤腳踏陰山之層冰以洗滌塵燠乎

宋書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爲吳興守甚愛之嘗夏月着新練裙晝寢獻之不欲驚之書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山堂四考拂菻國盛夏之節引水潛流上遍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布世說劉真長見王丞相導丞相了不與語時大熱丞相以腹扇

石碁局曰何如乃洵既出人問見王公何如曰未見他異惟作
異語

天寶遺事王元寶家有一龍皮扇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以扇
置座前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時客有寒色

石林燕語宋守約爲殿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
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頗不堪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
上以爲過守約曰軍中以號令爲先臣承平掛兵殿前無所信
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
令守一障臣庶幾或可使人上以爲然

杜陽雜編李輔國夏月堂中設迎涼草其色碧幹似苦竹葉細
於杉刺之窓戶間舉室皆涼

杜陽雜編元載夏月設紫龍鬚拂色如爛椹長五尺水精爲柄
夜則蚊蝎不敢近拂之有聲雞犬皆驚

杜陽雜編唐同昌公主夏月大會暑氣方盛命取澄水帛以水
蘸之掛於內軒滿坐皆思挾纊

劇談錄李德裕嘗宴客時當炎曦咸有鬱蒸之苦既延入小齋
列坐開樽煩暑都盡及罷出戶則熯然焦灼有詢之其親信者
曰此日以金盆注水清白龍皮置末坐故也

事文類聚呂正獻公居家夏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大
夫環寶將赴官來辭呂公於西窓下烈日中公裳對坐飲酒三
盃楊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

韻府群玉元王氏女父出耘舍旁遇豹爲所噬曳之升山父大

呼女識父聲驚救之將父所棄鋤擊豹腦而殺之父乃得生
錦繡萬花谷于闐國有玉池每以端午日王親往取玉自玉以
下至庶人皆取之每取一團玉以一團石投之

衍義補宋太祖以五月暑氣方盛下詔諸州令長史督掌獄掾
每五日一檢視獄中寬其桎梏給飲食藥餌小罪即時決遣歲
以爲常

宋朝事實太宗征太原四日行次灑淵寺丞宋捷迎謁道左太
宗見其姓名喜以爲我師有必捷之兆語攻城諸將曰次日端
午當置酒高會于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先降正五月五日也

便民圖纂一僧舍有大樹不知其名春時如枯夏月方萌每歲
待黃梅過方始舒葉葉既開則水定極準一境農人憑以下水
候後一山丁過見之云此望水槽也

齊田嬰賤妾五月五日生文父命勿舉母竊舉之及長因兄弟
而見嬰怒文遂啟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者長與
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豈命于戶何不高其
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曰小子休矣後封孟嘗君俗以五
月爲惡月故忌 本傳

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此子長
及戶則自害否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亦以此日生非
不詳也遂舉之

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藏之葫蘆葉之河流岸
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爲背所生則害義

背所養則害恩兩無所歸託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後登司
崔信明五月五日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備集於庭樹
鳴聲清亮太史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爲離文彩日中文之盛
也此兒必文名播天下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及長博學強記
下筆成章而官果不達

宋畧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
以此日生卒得相齊此兒必興吾宗以鎮惡名之

唐太宗五日飛白龍鳳等字扇賜近臣詔長孫無忌等曰五日
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朕各遺御扇二枚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文昌雜錄大奚山在廣州境內山有一洞每歲五月五日洞開
土人預備墨紙入其中以手摸石壁有罅隙若鐫刻者覆紙以
墨刷之出視或呪語或藥方應用無不驗洞亦隨閉

太公金匱殷紂六月獵西土發民逐禽或諫今六月天務覆施
地務長養而發民逐禽元元懸命於野君踐一日之苗則民百
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鳥妖言而誅之天器風雨拔
屋折木

家語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
鬻之棄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而受之掃地祭之
典論劉松鎮袁紹軍紹子弟日共宴飲當三伏之際晝夜酣飲
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

天寶遺事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成山周圍於宴
席間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至有挾纊者又以冰鑿鳳獸之象

送王公家水以藥固之數日不消

東京夢華錄都人最重三伏蓋六月中別無時節往風亭水榭
峻宇高樓雪檻冰盤沉李浮瓜流盃曲沼苞鮪新荷遠適笙歌
通文始罷

却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重赫雖當風交扇猶沾汗淋漓
謝着故衣食熱白粥却謂謝曰自非君體幾不堪此

衍義補隋文乘怒于六月殺人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盛
長庶彙不可以是時誅殺帝曰天道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何
不可之有

白孔六帖帝幸九成宮避暑姚思廉以離宮遊幸是漢武秦皇
之事非堯舜禹湯所為帝諭曰朕苦氣疾熱即煩劇豈為遊賞
乎賜帛五十疋

開元記玄宗帝幸洛時屬炎暑上曰姚崇多計令高力士往探回
奏曰崇方紛紜乘小駟按轡木陰上乃命小駟頓忘煩溽

開元遺事長安富人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內植畫棟以錦結
為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姝間坐遮請為避暑會

夢華錄七月七夕京師賣小塑土偶悉以雕木彩裝攔座或用
紅碧紗籠或飾金玉牙翠有一對直數千者禁中及貴家與士
庶為時物追陪又以黃蠟做為鳧雁鴛鴦鸚鵡龜魚之類彩畫
金縷謂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種粟令生其苗置小茆屋
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態謂之穀板又以瓜雕刻成
花樣謂之花瓜又以油麵糖蜜造為笑靨兒謂之果食花樣奇

巧百端如捺香方勝之類若買一斤數內有一對被介冑者如
門神之像蓋自來風俗不知其說謂之果食將軍又以綠豆小
豆小麥于磁器^內以水浸之生芽數寸以紅藍絲縷束之謂之種
生皆于街心綵幙張設貨賣至初六初七晚貴家多結綵樓于
庭謂之乞巧樓鋪陳磨喝樂本花果酒炙筆研針線或兒童裁
詩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謂之乞巧婦女望月穿針或以小蜘蛛
在盒子內次日看之若網圓正謂之得巧里巷與妓館往往列
之門首爭以後靡相尚磨喝樂本佛^經羅今通俗而書之
白孔六帖韋宙爲永州刺史邑中少年常以擊鼓群入民家行
盜皆迎爲辦具謂之起盆後爲解索喧呼疲闢宙至一切禁之
王緡傳唐時七月望日宮中造盃蘭盆綴飾鏤珮設高祖以下
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院佛寺
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道從歲以爲常

西京雜記漢高祖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
嘗言在宮時見戚夫人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林下圍棋勝
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

明皇以降誕日宴百僚於花萼樓下百僚表請每年八月五日
爲千秋節改千秋節爲天長節百僚上壽王公以下獻鏡及承
露囊獨張九齡獻千秋金鏡錄五卷言萬古興廢之道玄宗^賞

夢華錄中秋夜貴家結飾臺榭民家爭占酒樓翫月絲簧鼎沸
近內庭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若雲外閭里兒童連步嬉
戲夜市駢闐至曉

陳留富翁年九十娶妾一妾而死後生男其大男與爭財數年不決丙吉云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試之八月取同年小兒裸之此兒獨啼寒置日中獨無影訟乃決晉庾亮鎮武昌佐史殷浩之徒秋夜乘月登樓俄而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少住老子于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坐談詠達曙敬暉爲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之亂仲秋築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詎棄農畝事城隍哉縱民歸斂闔郡安利

七修類稿杭之鳳凰山有石如片雲按地高數丈將巔有一竅尺餘名曰月巖惟中秋之月穿竅而出他月則斜出竅外古今名人遊賞題咏甚多

廣州去大海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最大復多颶風早潮不落晚潮又至波濤溢岸沒廬舍蕩苗稼沉溺舟船謂之沓潮或十數年一有之俗呼爲海翻又爲幔天

說畧王岐公在翰苑中秋之夜帝於宮中問當直學士左右以對遂召至賜酒令對御榻坐語曰天下無事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對飲令宮嬪進酒命各以巾帶索詩已令脫金珠花簪簪其幘頭曰須與潤筆宴畢醉起謝令內侍扶掖不得拜輟金蓮燭送歸苑明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范式字巨卿遊太學與張邵元伯爲友並告歸共刻期日過元伯九月十五白母殺雞爲黍以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信之審曰巨卿信士必不失期是日果至

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有風吹落嘉帽起如廁

不覺温命孫盛作文嘲之置嘉坐處嘉還見嘲請筆作答了不
容思文辭起卓四座嘆服孟嘉傳

拾遺記漢武帝嘗以季秋泛靈鵠舟於淋池以香金爲釣縮紐
絲爲綸丹鯉爲餌釣得白蛟付之太官爲鮓肉紫骨青香美無倫

南齊書魏奉古爲雍丘尉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曰
此舊文也援筆倒疏之徐笑曰適記之耳守目爲聰明尉

白孔六帖開元二年九月宴京師耆老於含元殿賜九十以上
几杖八十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

唐史唐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十月而袍
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李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
月始裘不可改帝瞿然止

唐史唐德宗以九月九日詔羣臣宴曲江自爲詩勅宰相擇文
人賡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劉太真李紆等爲上鮑
防于邵等次之張滿等爲下與擇者四十一人

唐書韋綬爲集賢院學士九月九日宴羣臣曲江綬請集賢院
學士得別一會帝從之

韋綬傳唐韋綬以心疾還第九月九日德宗爲黃菊歌顧左右
曰安可不示韋綬卽遣使馳往綬時疾遽奉和附進

尸子雨雪楚莊王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使
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糧者賑之國人大悅

景公起大臺歲寒役者凍餒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曰庶
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弊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

曰子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罷

呂氏春秋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曰天寒傷民公曰寒哉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四陣有火是以不寒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直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命罷役

東漢鍾離意爲大司徒侯霸掾詔意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跽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引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會稽典錄漢虞詡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按法平恕冬月上其狀流涕隨之嘗曰東海于公高烏里門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囚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後詡任至尚書令

魏志董遇好學人來從學每曰當先讀書百遍義自見從學者云苦難得暇日遇曰當于三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

邕管溪洞不產絲纈民多以木綿茅花鵝毛爲被土人家家養鵝三月至十月挈取軟毛積以禦寒

莊子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客買其方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

左傳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工之畢公不許築者歌曰澤中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君爲一臺而不速成

何以爲役謳者乃止

開元遺事李太白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妃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白隨取具書其受聖眷如此

楊貴妃傳楊國忠既暹領劍南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旌節遺鈿墮寫瑟瑟璣球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唐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韋見素言于帝曰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

史記漢武帝時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地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乃召問卿

五代史崔暹稅遷太常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庭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之同錫金帛羣臣左右觀者皆嗟嘆之

存心錄開元十二年十一月戊子有雄雉飛入泰山齋宮內封

禪所以告成功祀事無有重于此者而野鳥馴飛不避禁衛不祥之兆其後安祿山反

方輿覽勝南齊東陽太守王志治郡有惠政郡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吏人益敬服之

甄宇北海人建武中以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鈎宇復耻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後上詔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爲號

東漢陳咸字子康爲廷尉監至王莽篡位還家杜門不出莽改漢法令及祖臘日咸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祖臘乎漢以午日祖戌日臘莽篡漢故改其法

華陽國志王長文元康初爲江源令縣收得盜馬及發塚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良吏之過蜡節慶祚肆汝就上下善相歡樂過節來還當爲汝思他理羣吏惶怖爭請不許後尋有赦無不感恩

禮運昔者仲尼與子蜡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宋真宗開寶元年十二月初二日生先是乾德六年五星聚奎從鎮星辰見東方占曰有德受慶王者能致天下重福明年真宗生

玉局文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東坡生言

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岸上使人問之迺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嘹唳有穿雲裂石之聲

事物紀原子游烏問于雄黃曰今人逐疫出鬼擊鼓呼譟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疫黃帝立巫咸使黔首鳴鼓振鐸以動心勞形發陰陽之氣擊呼譟逐疫以出鬼黔首不知以爲崇魅也

九國志吳越王鏐嘗于除命諸子及諸孫鼓胡琴一再行遽止之曰人將以我爲長夜之飲也

世說晉王濛好飲茶客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爲苦每欲往候濛者必云今日有水厄

洛陽伽藍記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茶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飲不中與酪漿作奴彭城王勰顧謂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何也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勰復謂曰卿明日過我爲卿設邾莒之殮亦有酪奴因此茗飲爲酪奴一名酪蒼頭故謝宗論茶云豈可以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

唐陸羽字鴻漸有文學嗜茶著茶經三篇言茶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常伯熊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持具而入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羽愧之更著毀

茶論

天寶遺事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未嘗相離密比如栽明皇與諸王間步竹間謂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踈人有懷二心生離間之意者觀此竹可以爲鑑因呼爲義竹

張芬曾爲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牌定雙輪水碓常于福感寺趨鞠高及半塔彈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筍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

康節訪趙郎中與章子厚同會子厚議論縱橫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曰邵先生洛人也知花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次也見蓓蕾而知高下者下也如公所說乃知花之下也章默然

陸成之宅牡丹一株百餘年矣朵朵茂盛顏色鮮明有李氏者欲得之既移其花朵朵皆背主面牆強之向人不能也未幾凋殘零落無復前觀

曲江春宴錄霍定與友生遊曲江以千金求人竊貴侯亭榭中蘭花插帽兼自持往羅綺叢中賣之士女爭買拋擲金錢

宋羅畸元祐四年爲滁州刺史明年治廡宇于堂前植蘭數十本爲之記曰予之于蘭猶賢朋友朝襲其馨暮擷其英攜書就觀引酒對酌

蘇東坡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螄店予買田其間因

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予戲之曰予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予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漫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劇飲而歸東京舞花錄重九都下賞菊菊有數種有黃白色蓋若房曰萬鈴菊粉紅色曰桃紅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黃色而圓曰金鈴菊純白而大曰喜容菊無處無之酒家皆以菊花縛洞戶文粹陸龜蒙自號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盃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旦暮猶責兒輩掇拾不已遂作杞菊賦

東坡文集蘇東守膠西傳舍索然人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作後杞菊賦

文集張南軒爲江陵之數月方春經行郡圃命採杞菊付之庖人或謂先生居方伯之位願指如意乃樂從野人之食得無矯激有同于脫粟布被者乎先生應之曰天壤之間孰爲正味厚或腊毒淡乃其至惟杞與菊中和所萃驗南陽與西河又顏齡之可制于是又作續杞菊賦

張七澤陸公平泉初入史館偶與同館諸公以事謁分直衆皆競前呈身遂至喧擠公獨逡巡却步時分直庭中盛陳盆菊公徐謂曰諸君且從容莫擠壞陶淵明也聞者心媿

劉攽芍藥譜花有紅葉黃腰者號金帶圍有時而生則城中當
出宰相韓魏公守維揚日郡圃芍藥盛開得金帶圍四公選客
具樂以賞之時王珪爲郡倅王安石爲幕官皆在選中而缺其
一花開已盛公謂今日有過客即使當之及暮報陳太傅升之
來明日遂開宴折花挿賞後四人皆爲首相

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芍藥何也董子荅曰芍藥一名可離將
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名當歸

漁隱東坡云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作萬花會用
花千萬餘枝旣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奸民大病之余始至問民
疾苦以此爲首遂罷之萬花本洛陽故事亦必爲民害也會當
有罷之者錢惟演爲雷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曰此宦妾
愛君之意也

東坡詩序云夜夢遊一人家開堂西門有小園古井井上有蒼
石石上生紫藤如龍蛇枝葉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余率爾
折食之味如鷄蕪衆皆驚笑明日作詩以記之

蘭陵蕭靜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潤而紅烹食之踰月髮再生
貌少力壯後遇道士顧靜之曰神氣若是必餌仙藥指其脉曰
所食者肉芝也壽等龜鶴矣

謝幼貞嗜菌庭中忽生一菌狀若飛鳥沈子玉曰此飛禽芝以
處女中單覆之則活煮而食可數百歲謝入取中單有鄰女乞
火跨之翩然飛去謝但嘆恨

雁門山嶺高峻鳥飛不越惟有一缺雁來徃向此中過號雁門

山中多鷹雁至此皆相待兩兩隨行銜蘆一枝鷹懼蘆不敢捉
晉書張翰字季鷹有清材善屬文齊王問辟爲東曹掾因見秋
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
里外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敗人以爲知幾

山陰祝瀚字惟容爲南昌知府廉明有威聽決無滯時逆濠漸
熾戕民黷貨瀚屢裁抑之郡人賴以稍安王府有鶴帶牌者縱
於道民家犬噬之濠牒府欲捕民抵罪傾奪其貲瀚批牒曰鶴
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預人事濠卒不能逞世頗傳批
鶴帶牌語以爲奇而未知其爲瀚也

陳麋公子山中徐德夫送一鶴至己受所張公復送一鶴配之
每欲作詩詠其事偶讀皇甫湜鶴處鷄羣賦遂爲閣筆其中有
句云同李陵之入胡滿目異類似屈原之在楚衆人皆醉慘淡
無色低徊不平每戒比之匪人常耻獨爲君子

元藏機有馴鳥三類黃鶴時翔空中呼之立至能授人語常航
海飄至一島島人曰此滄州產也分蒂瓜長二尺碧棗丹粟大如
梨池中有四足魚金蓮花婦人采爲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
在仙家

漢武帝謂東方朔孔顏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
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翰林雜事錄

漢武帝使董謁乘琅霞之輦以昇壽靈壇上至三更西王母駕
玄鸞之輿至壇之四面列種軟條青桂風至桂枝自拂階上遊塵
晉史晉郗生對策第一武帝問之對曰臣今爲天下第一猶桂

林一枝

黃山谷以吾隱乎爾之義黃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
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黃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
廣五行記上黨有人宅後每夜聞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
許見人參枝葉易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參一株如人四肢畢
備呼聲遂絕

抱朴子南陽文氏漢末逃難壺山中飢困欲死有人教之食朮
遂不飢數十年乃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轉勝

夷堅志江西一士爲女妖所染其鬼將別曰君爲陰氣所侵必
當暴泄但多服平胃散爲良中有蒼朮能去邪也

臨川一婢逃入深山見野草可愛取根食之久之不飢夜息大
樹下聞草中動以爲虎上樹避之及曉下地身鄰然凌空若飛
鳥人捕之不獲後食酒餌遂不能去

張七澤顧况紀秦時建阿房宮采木者偶食黃精天蒜不覺竦
身飛上就山下人家栽詩云酒盡君莫酤壺傾我當發城市多
驚塵還山弄明月今平樂府志所載縈山水客事蓋附會此說
余昔在昭州常詢之陶偉西明府云少時間父老言曾有人見
之今久不聞矣

東坡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醢而溪
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
壽益衰

都昌縣志都昌柴棚鎮有古松一株太祖征偽諒時駐蹕其下

萬曆甲申知縣王廷策卽地建亭掘得白蟹一枚畜之江又建前亭豎梁有赤鯉從空飛下

金陵記方山有野人見一使者異服牽一白犬野人問居何地荅曰居偃蓋山隨至古松下而沒松形果如蓋意使者乃松精犬乃茯苓也

孫興公齋前種松一株恒自手擁治之高世遠與隣居謂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愛但永無棟梁之用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世說

陳眉公支硎山有晉松三十餘章傳爲支遁所栽高可巢鶴大可蔽牛土人腰斧入山賴趙凡夫護之射書關使君馬仲良捐俸買脫載樹築石爲古公壇葛震父諸君皆有歌

陳書張譏字直言后主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從敕譏譚議時索麈尾未至后主命取松枝屬譏曰可代麈尾

自惠山寺門入西曰聽松松在斷岡上大可十圍奇曲皆虬枝入聽松緣岡皆士大夫家墓隧松楸白楊青沾翠洒其最勝曰邵文莊墓墓上三松大逾聽松者二倍而奇峭不逮

異聞錄桑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埋鐵數十斤曰後有發其地死者太和中溫造居之發鐵而死

王儉字仲寶司徒袁粲見之曰宰相材也栢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器齊書

王宴爲員外郎父譜耀齋前栢樹忽變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

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後果不能善終

寇萊公知巴東縣手植雙栢於庭民比之甘棠謂之萊公栢後
大火栢與公祠俱焚莆陽鄭贛爲令不忍伐種凌霄花於下使
附枝而上以美公之遺德且慰邦人之去思云

唐德宗在奉天召李泌赴行在時李懷光叛歲又旱蝗議者欲
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
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絲是不赦

清異錄同州邵陽縣劉靖家兄弟同居宅邊榆樹上生桑西廊
梧桐上生穀枝明年墳中白楊生檜並鬱茂鄉人號榆爲義祖
桐爲小義楊爲義孫縣令出官錢爲修三異亭

吳平門外忽生青桐一株上有歌謠之聲平惡而伐之平隨軍
與北虜三戰忽空中似歌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適聞伐
此樹已復有光輝平果得歸

宋徽宗試畫院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爲題無中程者或密
扣中貴曰萬年枝冬青樹也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瘿一枚欲削爲枕時中庚威世
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瘿是雌樹生者恐不
堪用裴曰卽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
卽中便是雌甲辰

蘇東坡棕笋狀若魚子而加甘芳笋生膚毳中葢花之方學者
正二月間可剝而取之過此則苦澀不可食取之無害於木而
宜於飲食法當蒸熟以竹筍同蜜煮醋浸可致千里

五代史楊偓方宴食青梅趙康凝顧偓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慢乃貶康凝於海陵

唐元稹爲翰林承旨退朝行廊下初日暎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暎日可見乎

東坡註梁何遜爲揚州法曹廨舍有梅樹一株時吟咏其下後居洛思梅花請再任從之抵揚花方盛開對花徬徨終日

侯穆有詩名因寒食郊行見數少年共飲於梨花下穆長揖就坐衆皆哂之或曰能詩者飲乃以梨花爲題穆信口而成衆客閣筆

世說道安公嘗集講僧數百人習鑿齒餉十梨公坐中手自剖分梨盡人徧都無偏頗

武后嘗季秋出梨花示羣臣宰相皆賀杜景全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則爲災故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草木黃落而梨復花瀆陰陽也

唐書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爲飭坐梨言席上之也珍廣五行志宋廢帝大始中江南盛傳消梨先無此樹自此百姓爭植之既而後齊蕭氏受禪

李昇本姓徐爲安吉令其家結一梨大如升會鄰里共食卽席剖之中有赤蛇忽走臥房榻下尋不見未幾其妻有孕生知誥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伯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之志也於是舍於棠下聽訟百姓大悅詩人歌焉

漢書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嘗果方今櫻桃可獻願陛

下出取以獻宗廟上許之宗廟獻諸果始此

東漢記明帝月夜宴羣臣於園大官進櫻桃以赤瑛盤賜羣臣
下月視之盤與櫻一色羣臣皆笑云空盤是

李適傳唐高宗時饗會夏宴葡萄園賜朱櫻宰相學士從行給
翔麟馬帝賦詩學士屬和

唐景龍文館記帝命侍臣升殿食櫻桃並盛以琉璃和以杏酪
飲醑醕酒又與侍臣樹下摘櫻桃恣其食末後大陳宴席奏宮
樂至暝入賜朱櫻二籠

山堂四考唐李希烈入汴聞參軍竇良女美強娶之又稱陳仙
奇忠勇可用其妻亦姓竇竇氏因陳願結爲姊妹以固其夫希
烈許可及希烈死其子不發喪謀悉誅諸將自立未決時有獻

櫻桃者竇氏請分遺仙奇因以蠟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
率兵入斬之

李林甫採蕭頴士之名欲用之時頴士居母喪卽衰麻詣京師
徑造林甫於政事省林甫初不識頴士遽見衰麻大惡之卽令
斥去頴士大怒乃爲代櫻桃賦以刺之

山堂四考唐高祖賜食於羣臣有葡萄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
上問其故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

山堂四考梁使徐君房魏使陳昭各言方物昭問君房葡萄何
如橘柚荅曰津液奇勝芬芳滅之

桓崖在京下有好桃桓立就求種不得佳者立曰德之休明則
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落間物亦不可得世說

開元遺事御苑千葉桃花開明皇折一枝簪貴妃髻曰此花亦能助嬌

韓子昔彌子瑕有寵於衛君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衛君罪之曰是嘗啖我以餘桃者

周書秦吏趙凱以私恨告國民吳且生盜食宗廟御桃且生對曰民不敢食王曰剖其腹出其桃史記惡而書之曰食桃之肉當有遺核不知此而剖腹以求桃非理也

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蘇秦往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知之所未聞者鬼事耳秦曰臣之來固且以鬼事見君矣臣來過淄水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子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殘則復西岸耳子東園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今秦四運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如矣孟嘗君乃止韓子魯哀公賜孔子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食桃公曰以黍雪桃爾對曰黍五穀之長桃六果之下君子不以貴雪賤

玄宴春秋衛倫過予言及于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識淄澠子陽今之妙士也識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予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不同時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

晉書王戎父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皆不受又云戎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夫能辭數百萬之賻而乃靳一菓之種似非人情此必當時惡濬冲者造爲此語恐未可信

郭子楊德祖年九歲孔君平詣其父設果有楊梅孔指示之曰此君家果也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晏子春秋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極其布破墜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

梁蕭琛嘗侍宴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投上中而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也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之以戰栗

東陽記信安縣有懸室坂晉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因倚歌而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與質含之便不復飢

杜氏新書杜畿爲河東守平虎將軍劉勲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常從畿求大棗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嘆曰杜畿可謂不媚竈也

晏子春秋晏子使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併食不削王曰橘當剖對曰臣聞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故不敢剖臣非不知也

吳志吳王餽魏文帝大橘帝詔羣臣曰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

時有甜耳

吳志陸績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拜辭墜地術曰陸
即作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宋書彭城王義康秉政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獻彭城次者供
御上嘗啖柑嘆其味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
取柑至大三寸

梁書呂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禁中甚暑不敢
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筋嘗醉後取一柑食武
帝笑謂曰卿今日大有所進於是俸祿外令月給錢十萬文

新唐書益州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不敬代以細
布旣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思俄有御史柑子布至長吏
以爲推布裹柑事思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叙以布裹
柑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

後漢書張磐爲廬江太守潯陽令餽柑一奩其子七歲就取一
枚磐奪付外卒私以兩枚與兒磐鞭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襄陽記李衡爲丹陽守每欲家妻治輒不聽後密遣人於龍陽洲
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洲
上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足用矣及柑成歲得
絹數千疋

列子有狙公者養狙成羣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
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
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

籠羣狙也

宋書劉穆之爲丹陽尹與弟子宴集廳事柱有一穴謂子弟曰汝等各以栗遙擲入穿處必得此郡從姪秀之栗獨入後果爲丹陽尹

世說王泰之幼穎悟數歲祖母散栗於床羣兒競取泰獨否問其故對曰不取當自得賜由是中表異之

家語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怒大杖擊其背曾子仆地少頃乃甦孔子聞之告門弟子曰參來勿納也曾子使人請孔子孔子曰舜之事瞽瞍得小捶則受大杖則走今參事父委身以暴怒身死陷父於不義不孝孰大焉

秦史秦始皇密令人種瓜於驪山硎谷中溫處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先爲伏機於彼諸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

幽冥錄孫鍾家貧奉母至孝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設及飯禮敬甚殷三人臨去謂鍾曰蒙君厚惠示子墓地使連世封侯數世天子出門化白鶴而去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亮生梁史任昉亡高祖方食西苑綠沉瓜聞之投瓜於盤悲不自勝唐史杜如晦薨太宗食瓜美輟其半使置靈座祭之

唐酷吏王弘義賤時求旁舍瓜不與及爲御史騰文園有白兔縣爲集人捕逐畦無遺蔬李德昭曰昔聞蒼鷹獄吏

唐置溫湯監種瓜蔬隨時貢奉故王建宮詞內園分得溫湯水

二月中旬已進瓜

陸贄隨帝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今獻一器果一盛則授之彼忘軀命者何勸哉

唐史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知制誥因宦官魏弘簡以進時論鄙之會公食瓜有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

後魏書郭祚領太子少保從世宗幸東宮肅宗方幼祚懷一黃齏奉焉時人號爲黃齏少保

劉晟嘗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頂拔劍斷瓜因斬其首

後周王巖嘗與客食瓜客削瓜皮侵肉頗厚巖意嫌之及瓜皮落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有愧色

齊書武帝未卽位時與到搗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搗得瓜與帝對剖食之及卽位三遷司徒左長史

庾杲之號景行王儉用爲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

南史齊東昏侯鑿金爲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蓮花也

唐書張昌宗以姿貌見幸於則天楊再思每語人曰人言六郎貌似蓮花正蓮花似六郎爾

韓愈登華山蓮花峯歸謂僧曰峯頂有池菡萏盛開可愛其中

又有破鐵舟焉

陳豐嘗以青蓮子十枚寄葛勃勃啗未竟墜一子於盆水中明晨有並蒂花開于水面大如梅花勃取置几間數日方謝剖其房各得實五枚如豐來數

東漢井丹未嘗修刺候人陽信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丹至就故爲設麥飯蔥葉之食以觀其意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設盛饌乃食

玉堂詩話宋太宗命蘇易簡講文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舍糗之說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羹汁爲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壚孟連茹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果上笑而然之

羣芳譜舊傳絲瓜能敗陽不可多食萬曆乙卯余邑大饑鄉人某家貧甚止有錢二文時九月後見賣霜敗絲瓜者以二錢買一抱歸煮熟飽食之卽其妻欲分嘗不與也從此陽事不舉終身無復人道

東漢史馬援征隗囂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溫陵人家中元前數日以水浸黑豆暴之及芽以康皮寘盆內鋪沙植豆用板壓長則覆以桶曉則晒之欲其齊而不爲風日損也中元則陳於祖宗之前越三日出之洗焯漬以油鹽苦酒香料可爲茹捲以麻餅尤佳色淺黃名鶯黃豆生

田家五行十二月二十五日夜煮赤豆粥大小人口皆食之在外之人亦留分以俟其歸謂之口數粥亦驅瘟鬼之意

明萬曆戊戌孝感知縣彭同魁修學標星門易木以石節稅鑊龍鳳誤向內諸生譁然欲更之彭應聲曰邑故發徙籍者以龍鳳在外故也今向內正應在內矣當時服其機敏久之遂驗

大清汪文德字是修祁門大坦人少隨其大父客維揚自曾王父四世以下舊業皆其經畫日不旰食心計過人持籌握算無遺策入成均爲司成郭正域器重乙酉大兵南下德率弟健詣豫王軍前以金三十萬犒師且請曰乞王勿殺無辜王義其言欲官之不受曰願得生還王笑曰癡蠻子給木符書德兄弟及家口二十餘人姓名遣歸凡所問關閱歷營壘皆不問或曰德智人也不者身死璧將焉往

孝感志載熊賜瓊字宗玉號南屏夙負仙骨聰穎絕倫里有神童之譽年十八與弟賜瓚同遊泮水是歲應鄉試卽與兄賜履同舉於鄉次春兄弟俱捷南宮

世祖章皇帝試於殿大奇之清問至再欽授庶常兄弟讀書中秘布被連床亦如螢窓雪案時五夜攻苦也歲癸卯以檢討主試八閩得知名士六十有奇是年恭值覃恩封其父祚永母周氏如其官歲乙巳晉秩侍讀俞假省親南遊石城無病而卒其家傳曰易簣之前二十日呂仙降乩題云淡雲子相別幾春秋三十年前後與君重會岳陽樓是時甫二十九齡意以爲再度三十年壽五十九耳家人旋楚卽以乩語附家書中其封

翁因復請訖訊淡雲子故事訖又題云淡雲子乃呂兄第十三弟也因遊西苑醉王母堂而來今二十九年仍醒歸去越數日訃音忽至始悟謫仙臨凡二十九歲卽三十年前也里中考廉王章輓之以詩其中二聯曰十年科第衡文使念九春秋侍讀官西苑酒酣人未醉南屏睡罷夢猶殘余按其傳乃知歲星箕尾之說於古果有之

明嚴璉孝感人字別砥年十六補諸生性豪宕喜讀書爲文宏肆倚馬立就會以秋闈報罷駕扁舟歸值權使者趣之稅問所載何物曰一船愁耳權者云鋤亦須稅蓋誤愁爲鋤也璉走筆語以詩曰獻璞歸來泛上游忽聞權吏鎖孤舟囊中惟有悲秋賦聞道君王不稅愁與竟陵鍾惺譚元春爲石交年三十二卒

明梁汝元字夫山江西永豐人更姓字何心隱偉身美髯高冠法服議論風生明嘉隆間遊於楚以講學爲名其門多魁傑不羈之士與黃安耿定向善定向爲御史時汝元遊京師與處適

江陵張正過定向所汝元望見便走匿江陵問爲誰定向以汝元對江陵故聞汝元名亟索晤汝元辭以疾江陵去定向問何以不見江陵汝元曰此人能操天下大柄吾甚畏之定向不謂然汝元曰分宜嚴嵩欲滅道學而不能華亭徐階欲興道學而不能能興滅者此人也第識之此人終當殺我後江陵果當國久之曾光妖案起與吉水羅翼皆坐妖黨捕入獄論死汝元墓弘樂鄉東里與程學顏合墓

國朝胡國棟字枳稜御史其後之子身長八尺餘雄偉有膂力

初名應振補博士弟子授恩貢例當選學訓國棟曰吾少孤失
學安能居師表官遂棄而學劍精熟武事尤善弓矢嘗與人角
技令承丸於頂挾彈背擊之百發不失一更名如龍中辛卯科
武舉授河南汝州千總國棟故貴公子率不屈於上官去之更
今名庚子復中鄉試辛丑聯捷成武進士歸徑申州有盜伺之
窺其驍勇狀不敢近俟方浴往持之國棟曰我楚孝感感胡枳稜
也何相迫爲盜大駭以得見爲幸亦自道姓名與盟而去後盜
投誠海上授武職與國棟遇於淮遂成莫逆選補大河衛守備
數年以疾卒一人之身三異途徑生平黃金贈客然諾不侵有
古任俠風焉憫其無嗣擇族子光緒以承祀

南史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
信曰惟有寒山一片石堪共語耳

羣碎錄陶峴靖節之後開元末製三舟放游江湖一自乘一載
客一載酒與孟彥深孟雲卿佳遂人置僕妾女樂一部於舟中
奏清商曲吳越之士號爲水仙

息壤記禹埋洪水至荊州見有海眼泛溢無恒禹乃鑿石造神
龍之宮室寘於穴中以塞其水脉

天黿星名冷州鳩對周景王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星在天黿
我姬氏出自天黿天黿卽玄枵齊之分野也王季之母太姜齊
女也故言出自天黿

金樓子曰白鳥蚊也齊桓公卧栢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
悒悒今白鳥營營是必饑耳因開翠紗厨進之

鯖車鯖音青喪車也殞則謂之鯖車葬則謂之柳車陸士衡挽歌龍旒攀廣柳前驅矯輕旗注輿棺之車其蓋曰柳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不芸注兄嘉禾也弟荼蓼也

嵇康琴賦慕老童於騷隅欽泰容之高吟注騷山神老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老童顓頊子泰容黃帝樂師

揚雄與劉歆書曰雄爲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異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得盡觀中秘書有詔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雄常把三寸弱翰齋素四尺采繡芳異筆之於冊如是者二十七年

陸士衡演連珠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注利眼日也天有日月人有眼目故以日爲利眼

蜀都賦藏鏹鉅萬鈔搦兼呈言富盛也謝靈運山居賦銅陵之奧卓氏充鈔搦之端金谷之華石子致音微之觀注引揚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鈔裂帛爲衣曰搦

丹鉛錄太白旣以貴妃譖去國作雪謔詩天寶中北討奚契丹勤於用兵作戰城南天寶末小人用事致喪亂離析作遠別離蜀道難枯魚過河泣等篇閎肆俊偉參差詰曲幽人鬼語使人一唱三歎而有餘思

周禮形方氏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注析

而不絕爲華絕而不續爲離無華離之地而封疆正矣出夏官
華佗同音夸

黃庭經父曰泥丸母曰雌一注云明堂中有君臣洞房中有夫
婦丹田中有父母雌無爲故守一

武帝謂徐勉曰賀琛殊有門業陸贄奏議苗粲少以門子早登
朝班文選補亡詩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又李彪上書於河北七
州人擢其門才引令赴闕皆謂門閥也

三都賦林藪石留而蕪穢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
韓王曰成皋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賦本此

史記世家謂孔子稱文王眼如望羊注引王肅曰望羊視也而
不言其義按漢書注鄭玄謂羊畜之遠視者也以此言之孔子
稱文王之明能遠也

真冷遺命也出莊子山木篇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
莫若緣情莫若率注冷曉也謂以真道曉語禹也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逵國語
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
嫁女與富陽滿氏魏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
史之體風聞是司

寶菴紀聞女星旁一小星名始影婦女於夏至夜候而祭之得
始影南並肩一星名瑄朗男子於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
張衡賦神明崛其特起并幹豐而百層班孟堅賦攀并幹而未
半目眩轉而欲迷謝玄暉詩注銅雀臺一名并幹樓

謝靈運詩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石華附石生海月如鏡皆可食

玉篇云符箐竹筴也皮日休詩被衿漁人服符箐旅店開

朝廷司漏者曰壺郎東觀漢記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勒馬待漏江文蔚詩漏催三昧馬香惹九天衣

咀嚼三靈華吐吸九神芒紫微夫人與許玉斧詩也玉斧許長

史子名

莊子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注人爲物欲所厭沒如被緘勝至老不可救拔故曰老洫謂如墮溝洫也

書呂刑鴟義姦宄奪攘矯虔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唐史蘇廷碩爲中書舍人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廷碩口所占授輕重無差吏白曰巧公徐徐不然手腕脫矣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

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楊升菴曰六庚可對五酉按五酉孔子困於陳蔡鯉魚爲怪

王儉褚淵碑弘二八之高暮宣由庚而垂詠束皙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列子北宮謂西門子曰汝若則連欐出則結駟欐音戾屋之連棟也

文選旋皇輿於夷庚返帝座於紫闈繁欽辨惑曰吳人以船楫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夷平也庚道也

皮日休詩明朝有物充君信播酒三鉞寄夜杭播酒江外酒名也

玄除秋夜之庭也六朝詩白露皎玄除

風俗通趙高欲爲亂先設驗以野蒲爲脯獻二世言蒲者誅之西征賦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而爲馬

列子謹恆凌誅謹音蹇吃也恆音棘急也謂語吃而急也如韓

非司馬相如揚雄周昌魯恭王餘魏明帝鄧艾宋孔顛後周盧

柔鄭偉隋盧楚唐固言南唐孫盛皆口吃又成公綏陸羽口吃

灌嬰傳魏其聞灌夫當棄市卽患病痲索隱曰痲音肥風疾也

又作葩前漢序傳安滔滔而不能兮卒憤身乎世馱賈誼傳又類辟且病痲

旁魄廣被也相如封禪書旁魄四塞亦作旁構莊子旁構萬物

亦作旁磚太玄經昆侖旁磚幽昆侖天之氣也旁磚地之形也幽人之心也人心幽微具天地妙用也

蜀都賦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注肸蠃而興作^注肸蠃蚊類言景福

之興如蟲羣飛而多也上林賦郁郁霏霏衆香發越肸蠃布寫

掩馥馥馥

楚詞七諫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閻媿爲醜惡荀子閻媿子

奢莫之媒也一名明媿又孟媿莊忌哀時命璋珪雜於甌窶兮

隴廉與孟媿同宮隴廉古之醜女

漢大將軍梁商薨帝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

二十八種又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累

棺外故曰黃腸木頭

崔祖思政事疏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帳碧綃蚊幃三齊苳席五盞盤桃花米飯苳席不知何物字書無苳字

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帝王紀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故取秋帝所居爲刑罰亦猶今稱秋官爲白雲司也

宋章衡著編運曆十五卷其序曰古今運曆十餘家皆淺陋擅釀又陳振孫太常因革錄跋云繁簡失中以擅釀目之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饑行有蹶其甚皆可以致斃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寄語也按木寓龍木寓馬是也見漢書注

宋世寒食有拋壻之戲兒童飛瓦石之戲也梅都宮禁煙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壻壻七禾切或云起於堯民之擊壤

唐玄宗建東都詔朕聞踐華固德百二稱乎建瓴卜洛歸仁七百崇乎定鼎是以控膏腴於天府啟黃圖於渭濱襟沃壤於王城搗綠字於河渚注黃圖天子圖籍也紀宮殿名號與京畿地理

卯陂說文陂卯不孚也廣韻注卯壞也揚子曰雌之不才其卯陂矣又南北朝蕭保寅欲舉兵反問柳楷楷曰謠言鸞生十子九子陂一子不陂關中亂亂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寶寅遂殺酈道元舉兵反寶寅鸞之子陂音段

昭公十一年王將鑄無射冷州鳩曰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方以作樂器以鐘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

椀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窳謂纖細不滿也椀謂橫大不入也
顛當窩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益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桿其
蓋伺蠅蝮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爾雅謂之王蛛
蜴鬼谷子謂之蛛母秦中語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蠟螭冠汝無
處奔范成大六言詩曰恐妨胡蝶同夢笑倩顛當守門

溱洧詩伊其相詎贈之以芍藥崔豹古今注芍藥一名可離將
行送之以見意也子虛賦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歸鴈
鳴雛香稻鮮魚以爲芍藥言以魚肉等醢醬食物也與溱洧之
詩異矣又枚乘七發張景陽七命芍藥之醬和兼芍藥

鬢莎龍鬚草也秦穆公有愛女配沈亞之逾年卒亞之作墓銘
曰白楊風吹兮石甃鬢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加朱愁粉瘦兮
不主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見集異記

郭璞客傲云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頽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
景言著生於微盛生於衰也駿狼長暉謂冬至之日淮南子冬
至日在駿狼山

盧思道賀表云神漿可挹流珠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塔
之下東方朔神異經西北海外有異人一舉能飲天酒五斗
楊子叔孫通繫人也西京雜記子雲好事常懷鉛提從繫計吏訪
四方異語卽以鉛摘刻之於繫作方言鉛錫類繫削板牘也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音具言具四方之風也常以六七月
間發未至時三日鷄犬爲之不寧嶺表錄謂之颶母蘇叔黨有颶

風賦

謏堂謏別也陸士龍與兄書曰曹公所爲屋折其謏堂不可壞直以斧折之又門名文選謏門曲榭劉曜傳未央朝寂謏門旦空又謏名前侯王表周赧王有謏臺劉德曰洛陽南宮謏臺是也又陸雲集云曹公有謏塘劉孝綽詩反景照謏塘

左哀六年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注偃蹇驕慢貌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注高貌何瓊佩之偃蹇兮注衆盛貌九歌靈偃蹇兮姣服注舞貌

列子蠅蠓生朽壤之上因雨而生覩陽而死相如賦蔑蒙幅躡揚雄傳浮藻蠓以撇天張衡賦浮蠅蠓而上征

洞冥記董謁字仲玄好異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籀寫之舌黑掌爛人謂謁掌錄而舌學

鴈酷似鴈而德不然故凡以僞亂真者曰鴈韓非子齊伐魯索饒鼎魯人以其鴈往齊人曰鴈魯人曰真陸機人莫分於真鴈韓文詩居然見真鴈今作鴈宋華願兒稱廢帝爲鴈天子鴈字始於此

前漢朱建母死辟陽侯審食其奉百金祝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祝布帛曰賻

東漢袁紹攻許都圖曰監軍之計在於將牢將牢猶言持重也又秦主登與後秦主萇兩兵相持七年諸將謂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

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裨官各減什三師古曰裨官小官也漢志小說謂之裨說唐陸贄傳算裨販之緡

裨謂小販之民今本作裨誤

魯靈光殿賦佻欺猥以鷗眈顛頽頽而睽睽注胡人貌也佻醜也欺猥面狹也鷗鳥嘴曲而目深者顛頽頽而睽睽胡人目高鼻深之狀一注顛頽人面也猥音息着眈音呼決顛音呼交頽音許交睽音巨季睽音許季

禮運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澆注澆之言閃也疏云澆是水中驚走也是水中形狀閃是忽有忽無或見或不見

春秋傳謂之饗飫今文作饗金臺田景延得古饗饗元裕之考定爲古器東京賦進明德而崇業滌饗饗之貪慾

續博物志有小蟲至微而響甚尋之卒不可見號竊蟲大如半胡麻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孟康朝作賦比之鬼魅

公羊傳子路亡子曰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世說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深寄暴疾而殞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孚乃欣從祖故云賢從

百官公卿表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是曰少府若諸侯則曰私府路百官表漢武置水衡都尉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

注儲侍前漢書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設儲侍注儲侍謂備器物也後漢書肅宗南巡狩詔所經郡縣無得設儲侍

注時具也

謁來謁音桀發語辭猶言歸去來也楚辭車旣駕兮謁而歸不

得見分心傷悲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竭來無
我欺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將以甲子
日至注竭何也猶盍歸乎來非發語之辭矣

孔子見魯之寶玉曰美哉瓊璫遠而望之奧若也近而視之瑟
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文海披沙寧馨猶今言恁地故山濤對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
馨兒宋廢帝悖逆太后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
兒但作恁地讀其義自明非以寧馨爲稱美之詞也

晉書陸納爲吳興守雅勵清節比赴召止攜襪被而去魏舒爲
尚書郎或以當時郎官多非其才有沙汰之言舒乃曰吾卽其
人也襪被徑出又韓愈襪被入直

蘇秦嫂委蛇蒲伏離騷載雲旗之委蛇郭璞流沙贊經帶西極
顏唐委蛇揚雄反騷旣亡鸞車之幽靄兮駕八龍之委蛇一作
威夷潘岳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天台賦旣克濟於九折
路威夷而脩通一作透核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透移一作透蛇
後漢費鳳碑君有透蛇之節一作媿蛇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
聲清暢而媿蛇一作過地漢逢盛碑當遂過地立號建基

淡
食
雜
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淡食雜抄

靜閒逸叟手錄

三國魏司馬孚字晉宣帝懿次弟也温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植負才凌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泰始八年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内温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卒年九十三王淙字朝漢號西園智之孫也幼聰敏研究六籍性仁慈與物無競正德十四年貢任魯府典寶或以爲位不當才淙意泊如也王冲年豪飲必窮晝夜公時時強諫王不爲迂淙儀範嚴重

屹立班行一日王凝視久之呼解所束帶公未喻也解以奉王
王癡戲縮之笑曰王典寶福人此帶綽衍何啻容九子數輩涼
惶恐謝輒又取已所束帶令縮之益惶恐頓首謝曰殿下與某
分儼君臣也君臣無戲此帶制自朝廷以約束臣下貴賤有等
上慢下賤何以爲觀不敢奉命乃已王嘉其忠實賜祿米文幣
居踰年王以婚事移怒於長史某呵厲之羣屬洵洵惴懼莫敢
發一語涼獨抗身從容啟曰長史殿下侍從之臣天子命吏無
大過不宜戮辱且大婚未就而輒及刑威非所以崇典禮示吉
祥也王怒霽待長史如初後王益驕導諛者日益進知無可爲
迺有歸志歲甲午以省墓回籍王徵取再三不就又二年天子
勅廷臣會勘魯府事驕橫有跡府僚悉逮繫涼以前強諫且先

事去得免人服其識既歸督耕課子暇則與里閭耆年致政者

六七輩爲桑榆會詩酒娛樂絕跡公門年八十卒

長白山錄范文正公在淄川長白山僧舍

今醴泉寺

讀書一夕見白

鼠入穴中探之乃銀一甕遂密掩覆後公貴顯寺僧修造遣人
欲求於公但以空復之書初僧怏然失所望及聞緘使於某處取
此藏僧如公言果得白金一甕今人往往說此事

長白山錄云言行錄載涑水記聞曰范文正公少冒朱姓舉學
究嘗同衆客見姜諫議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衆客
退獨留范公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
日不惟爲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叅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
其何以知之也

分甘餘話道君時以言官建議習詩賦者杖一百有尹天民者
爲南京教官至之日悉取史記以下至歐陽史焚講堂下王安
石之學術爲害於世道人心如此又按建言者御史李彥章也
疏以詩賦爲元祐學術其意在黃秦晁張四學士而並劾及前
代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皆貶之尤可笑定律令則何執中也
二子可謂失其本心無耻之尤者矣

分甘餘話云余嘗不解吳俗好尚有三關馬吊^牌喫河豚魚敬畏
五通神雖士大夫不能免近馬吊漸及北方又加以混江遊湖
種種諸戲吾里縉紳子弟多廢學競爲之不數年而貲產蕩盡
至有父母之殯在堂而第宅已鬻他姓者終不悔也始作俑者
安得尙方斬馬劍誅之以正人心以維惡俗乎

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禱處
令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顥至詣其寺曰吾聞石佛每歲現光有
諸否僧曰然顥曰今俟其現必來先白吾有事不能出當取首
就觀自是不敢惑衆

唐時車駕幸汾陽狄仁傑奉使供頓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
妒女祠俗稱有盛服車馬過者必致風雷應別開路公曰天子
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之敢害而欲避之
後果無恙

唐傅奕不信佛法有胡僧善呪術能呪人死復呪能令立生上
試之頗驗奕曰僧若有靈宜令呪臣乃奉勅呪奕奕竟無恙而
僧忽自仆

陸貞山聚所居前有小廟吳俗以禮五通神謂之五聖侯王陸病甚卜者謂五王作祟家人咸信之請祀焉聚怒曰天下有名爲正神爵稱侯王而絜母妻就人飲食之理且脅詐取人財者太上所戒人道尙以爲禁何況於神此必山魃木客耳令與之約如能禍人宜加某身若三日不死必毀其廟舉家惶懼至第三日病反稍瘥乃命僕撤其廟焚其像後竟無恙其家遂累世不祀五聖

石晉時魏州寇氏縣華林院有鐵佛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旦云鐵佛能語徒衆誼傳聞於郡邑士衆雲集施利填委時高宗鎮鄴命衙將尙謙賞香設齋且驗其事有傳吏張駱請與偕行暗與縣鎮計遣院僧盡赴道場駱潛入僧房見地有穴暗通佛座乃令謙立於佛前駱卽由穴入佛身中厲聲具說僧過卽擒魁首上聞戮之

分甘餘話廣州有妖僧大汕者字石濂自言江南人或云池州或云蘇州亦不知其果籍何郡其出身甚微賤或云曾爲府縣門役性狡黠善丹青疊山石構精舍皆有巧思剪髮爲頭陀自稱覺浪大師衣鉢弟子游方嶺南居城西長壽菴而日伺候諸當事貴人之門常畫素女秘戲圖狀以媚諸貴人益暱近之於是無所忌憚官東粵者落其圈績十人而九余甲子奉使至粵聞而心惡之後聞其私販往安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寶之屬直且鉅萬連舶以歸地方官亦無誰何之者今河南政使遷福建巡撫許中丞嗣興爲按察使獨惡之輒逮治詰其前後奸

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路粵人快之余不識許中丞卽此一事真顏波中砥柱也聞其居官亦甚廉正觀此事非飲食而不易心者固不能也

又云國初有一僧金姓自京師來青之諸城自云是旗人金中丞之族公然與冠蓋交往諸城九仙山古刹常住腴田數千畝據而有之益置膏腴起甲第徒衆數百人或居寺中或以自隨居別墅鮮衣怒馬歌兒舞女雖豪家仕族不及也有金舉人者自吳中來父事之願爲之子此僧以勢利橫閭里者幾三十年乃死中分其資產半予僧徒半予假子有往弔者舉人斬衰稽顙如俗家禮余爲祭酒日舉人方肄業太學亦能文之士而甘爲妖髡假子忘其本生大可怪也因書廣州大汕事而并記之

西漢鄧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居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嘗稱曰己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得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

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王旣得爲書謝上因自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免歸家景帝乃使使卽拜都爲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其節舉邊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恚之乃中都是以漢法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斬都也

西漢張湯杜陵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遂使書獄後給事內史爲蜜成掾武安侯爲丞相徵爲吏治正盡獄深竟黨與遷

太中大夫與趙禹定律令務在深文又多舞智御人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多巧排大臣爲詐忠陷人三長史心害湯發湯陰事上以湯懷詐使使八輩簿責湯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

西漢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

年四十餘力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卽位招賢文學士是時弘年

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

賢良文學推上弘對策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待詔金馬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上說之一歲中至左

內史事有所不可不肯廷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

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弘謝後母卒服喪三年遷御史大夫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如黯言上以爲有讓益賢之下詔封丞相弘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西漢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成帝時以高第入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叩頭服狀博笑曰馮翊欲灑卿耻技試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柶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爲左馮翊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南朝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汎涉書史好臧否

人物爲少府齊高帝時在東府玩之躡履造席高帝取履親視之訛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履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敝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元徽中爲尚書右丞南朝劉覽字孝智彭城安上里人十六通老易爲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於墓再期不嘗鹽酪隆冬止着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服闋除尚書左丞居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內史復爲左丞卒

北朝庫狄士文善無人也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父千爵封章武郡王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啖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跡慶弔不通法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常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緡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掘姦細諛諛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後爲雍州長史齊亡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

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唐盧杞字子良父弈祖奐杞有才辨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蔭得官累遷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用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御史大夫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寢露媚賢忌能小忤意不置死地不止大臣楊炎張鎰鄭詹顏真卿輩俱杞所陷也杞用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於是作間架除陌法怨誹滿天下及涇師亂帝奔奉天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勤王杞慮懷光不利於己詔無入朝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爲奸臣所阻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反因暴杞罪惡帝始悟貶爲新州司馬然帝念之不衰及興元赦令俄徙吉州長史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_中袁高當行制不肯草乃澧州_改別駕尋死始帝卽位以崔祐甫爲相專務道德故建中初綱紀張設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屯主辱猶警然肆爲之然史稱其清介一時莫_及也唐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歷位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賂宦侍爲勛且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賄賂
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
悉收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餉遺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未句細
字注其左曰某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十萬不納帝善之謂左
右曰吾不認知人繇是遂以相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文宗立
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是時吐蕃請
和約弛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上言
韋臯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羗三千人燒十三橋擣
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羣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謂
失信速敵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
解帝亦以爲不直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
何道以致之僧孺曰太平亦無象今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從
此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爲淮南節度使開成初表解劇
鎮治第洛之歸仁里與賓客相娛樂自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
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狀武宗怒黜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
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年六十九卒贈太尉謚文簡史氏贊曰
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僧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
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
謂何

香祖筆記盧沆爲舉子於澹水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
避緣此受知擢第賈島溫飛卿亦以微行傲忽致長江方城之
謫此可爲輕薄之戒又孟弘微郎中者性誕妄因次對奏曰陛

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宣宗怒曰卿何人朕耳中全不知有卿亦坐貶

香祖筆記萊陽左公蘿石忠孝大節出於天性鄉人敬仰之稱大忠先生崑山徐章仲烟健菴尚書次子也歲庚辰官山東提學允公議建大忠祠於其里首捐百金爲倡一時皆樂攸助不浹歲落成粗有次第而新令某適至方修衙署日遣胥役入祠取所庀甃石木植之屬鄉之紳士以爲言令詬怒欲申請毀祠會章仲按萊考試令恐拂其創建之意乃詭辭以自白章仲因慰之曰子勿慮第往具牲牢躬拜祭則浮議自息令如其指祠竟得無恙

又云表氏自江左已來淑察昂昂歷著高節及唐初文皇將選東宮官屬謂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對曰隋師入陳百司奔散唯袁憲侍側不去王充受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獨不署名父子皆稱忠烈又表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族雖瑯琊王氏繼世台鼎而累朝首爲佐命耻與爲伍朗孫誼虞世南外孫也爲蘇州刺史謂司馬張沛曰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冠顧矚始可稱舉老夫是也宜其高自位置如此

又燕僧記兗州三府田公諱如式者大名人忠誠不妄語嘗言其府某邑城北數里有小山可登眺兩春元治具携妓往遊已而嘗飲山寺中少頃主僧來長揖即席曰忝爲地主願陪末坐笑許之僧兩目炯炯視妓無旁睨酒既酣忽起曰僧有薄技願爲

兩公壽入房持鐵鎗出舞席前捷如風雨鎗鋒時時擬兩人眉
睫間兩人大恐乃佯曰昨與某約幾忘時過午可行矣僧亦不
留一曰妓與榼酒暫寄寺中俟回再樂也僧聞言欣然曰也得
也得二人甫出即堅蔽山門拉妓入恣淫之將曙即負衣鉢去
莫知所之又某邑一遊僧不知自何來軀幹魁偉面目獐惡饒
膂力持鐵杖沿街覓化市人頗疑之一日坐街前偶一少婦過
貌頗都業踰十餘步矣僧意勃勃不可禁急起追及淫於通衢
往來如織弗顧也市人大閤榜笞亂下不爲動半晌方起而僧
亦倦矣跌坐街頭揚揚自得曰吾事完矣任君輩寘之衆嗚於
官立斃杖下

又遊僧蘭若記中州鄉紳某素佞佛歸田後於城東南二里許
許建一菴居四遠遊僧有精佛理善談論者輒留之積數年得
十餘人以素所敬信一僧主菴事菴後創一園亭三楹植柏千
餘皆成行列割田數頃資養贍有暇輒往與談時或留宿菴中
以爲常一日午後挾一小童往止兩沙彌在問之云近村拜經
懺也偶主僧房未鑰入見懸軸爲土污以指彈之軸忽動一少
婦出見公遽縮入不知已爲沙彌所窺公欲回一沙彌前稟師
有事欲相議已令往報不久當來少頃衆僧皆來具齋殷勤甚
食罷欲行僧云時漸暮令人入城取輿曷少待已而舉燭又欲
行衆僧羅跪乞命公愕然問故僧曰諸人不法事已露某等與
公勢無兩活願留衆命公立誓不向一人言僧曰此詒我也漸
肆無狀露刃相睨公見勢不可挽因曰但得全軀即死不恨僧曰

若是易耳與一麻索數健僧擁入園下鍵令兩僧守園門諸僧各檢行李爲遠逃計近五鼓僧飽食令二僧持炬往驗此公入園終夜涕泣莫知爲計俄城頭鼓五敲念時迫矣跪禱於亭乞神佑禱畢環視見西北隅洞朗急奔至乃一墻缺踰墻急奔偶糴糧車十餘自西北來告之故諸人披上車衛以行而以二人急報其家及縣官於是公私集人百餘皆持兵往二僧入園逐樹遍照至缺墻知己逸去呼數僧急追與來兵遇皆被捉遂圍菴僧大小無一得逃者搜出婦女數人至皆笞死官僧婦女給所親此公大悔恨夷其菴終身不接一僧聞之黃堪輿莘野云

又丹客記堪輿熊生見龍爲予言一縉紳家甚富嗜爐火屢被欺不置也家亦漸耗妻子若相諫因戒閤人勿通方外士而心實未灰臨街設一牖以便外觀一日午後見一道士持銀一珠與對門賣餅家飄然去呼詢之云道士自昧爽坐店門外閉目不語某心異之至午乞齋餽以茶一壺餅十枚食盡命取水銀一錢及炭火來與之道士於衣下取杏核一枚空空入水銀加藥少許投火內須臾成一銀珠取相付遂去索觀之銀色甚佳鎔之不少毫釐心爲動令僕遍索得於城隍廟閣室中面壁坐縉紳躬往延之立其後良久始起與揖邀之書室具酒餚甚虔言及爐火輒云不知案上銅香筭一雙道士取以焚香時玩弄之食畢求去留之宿約翼早次早延之又約近午至期果來縉紳執禮益恭求益懇道士云此事非可輕易公必欲觀當爲小試因令僕取炭十餘斤水一盂火一爐既至悉屏諸人於室內

掘一坎取銅筋稱之拭以囊中藥筋白如雪寘坎內加炭因言此等術造化所忌不得已爲公試然不可不虔誠公宜焚香一拜天地拜罷火已熾筋與火一色熄以水稱之依然故物也而質則銀鎔之紋銀也縉紳大喜謂真仙在目前矣堅乞其術要之設誓立券縉紳焚香設重誓付以券願終身不相負道士曰公心既誠真可教第此事不可令他人見須靜室乃可周視無當意者至宅後園中樹木陰翳一亭巍然道士曰可矣公真箇中人當爲大做令子孫世世稱陶朱也非數百金爲母不可遂於亭中安爐寘鼎縉紳親持三百金同入鼎加火日往視火候飲食與共暇則相與闡玄理或談生平宦途中事意甚決已而漸暑爲製葛衣一日道士曰某孤雲野鶴性疎宕今久坐漸鬱何處可少豁心目也曰園後即城登城四遠皆在目中矣於是道士科頭跣足衣短葛四體無纖毫障偕一僕遊城上日以爲常間獨往縉紳以相與厚不疑也一日忽不返候數日竟不返開爐視之三百金化爲烏有矣大怒倒爐碎鼎毀其亭作馬廐次年春閩人報人故人子求見出視之一少年可二十許身被械偕一婦人又一男子執文牒隨其後詢之云南京人姓某名某乳名某於某年月日生父某任某官母某氏縉紳聞言大驚所云某官與縉紳爲生死交而此人乳名即縉紳所命也亟問何以至此涕泣云父在日時時念老伯交恨不縮地一會不幸又歿尋喪母隻身伶仃爲群不逞所誘醉後誤殞一人官司欲擬大辟傾家營幹僅得遣戍而先業蕩然矣婦卽某之結髮今

爲軍妻此一人長解也行至此地身無一錢倘念先人舊誼少
濟數金使得至戍所幸甚縉紳聞言爲墮淚留住宅中此人感
甚因言身犯罪不可令人知曷於人跡不到處暫休息當亟行
恐悞期限也歷數處行至園欲宿亭內以不潔告此人曰先君
在日雅好花卉家有一園頗相彷彿先君日夕遊焉見此園如見
先君是以不忍捨縉紳爲掃除令息其中日延與語同飲食夫
人亦時召其婦與飲食縉紳之子見婦少而多姿乘間挑之欣
然相允遂匿之書室不令至園中已而其人忽不見亭中銅香
筋一雙帖一緘不言姓名但謝昨歲相待之厚云銀未携去埋
亭中今來取者其子也所談某官家世暨其子乳名皆得之縉
紳所自言又言世間燒煉者術多廢前銀筋乃造以相給者所
以遲至午筋未就也今銅筋公故物從今可絕意此道勿再爲
人給耳亟召長解詢之自言身係樂戶婦人妓也問以來人不
知何許人初入門用頗奢漸與妓密謂其父爲公黥金萬億執
有契券假此行徑可得數百金當均分不知乃爲所詔問妓得
之其子書室中遣之不去云與公子約偕死不則願死公前縉
紳大窘不得已給廿餘金始行縉紳懊悔甚痛笞其子從此絕
口不談爐火事

蕭亭詩選采芝篇小序云夫芝仙家以爲瑞草謂可却病延年
所生之處人爭寶之大要感陰濕而生實菌屬也可比蔬中雞
繫羊肚之流用充匕箸似勝薇蕨辛酉秋余初來山中得一本
於老人峰南大可如斗五色陸離惜已堅硬不堪食因顏其堂

曰采芝而作是篇

香祖筆記姚叔祥言海鹽有優兒金鳳以色幸於嚴東樓非金則寢食弗甘金既衰老而所謂鳴鳳記盛傳於時於是金復塗粉墨扮東樓焉此一事較侯方域馬伶傳更奇

又云漱石閑談云成都有耕者得薛濤墓棺懸石室中四圍環以彩牋無慮數萬顏色鮮好觸風散若塵霧夫濤死而以牋殉牋在地下歷千年不壞皆理之不可信者殆好事者爲之耳

又云古有通鳥語牛馬語者梁廷尉卿沈僧昭先爲山陰令與會稽太守武陵王紀校獵中道而返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當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故知其俄而使至是鳥獸莫不能語者釋氏戒殺厥有旨哉

分甘餘話左良玉自武昌稱兵東下破九江安慶諸屬邑殺掠甚於流賊東林諸公快其以討馬阮爲而并諱其作賊左幕下有柳敬亭蘇崑生者一善說評話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遺老左袒良玉者賦詩張之且爲作傳余曾識柳於金陵試其技與市井之輩無異而所至逢迎恐後預爲設几焚香淪蚡片置壺一杯比至徑踞右席說評話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復強之也愛及屋上之烏憎及儲胥噫亦愚矣

香祖筆記彈碁之戲始見西京雜記後漢梁冀傳注稍詳之似近投壺而其製不傳今人詩多以奕碁當之可發一笑王建宮詞云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闕着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讀之亦不能通曉也

香祖筆記鄞縣同年史及超少宗伯前身爲僧大成子既書之
池北偶談第二十六卷癸未二月與同年少司馬芝岩粹忠會
於僧舍屠亦鄞人也因訊及史事屠言其邑人戎通參上德前
身亦僧也嘗以鐵鍊鎖項募緣市中通參之父戎翁者嘗施齋
供與之善後僧化去而通參以是日生亦夢僧入其室按宋史
彌遠乃覺長老後身卽宗伯之先也

又云朋黨二字爲萬世之禍始見於漢書蕭望之周堪劉更生
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此王伯厚之言也按逸周書
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
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則朋黨之說其來尚矣

又云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晏元獻所食至少近人亦有
相類者孟津王文安公鐸在京師諸公欲乞書輒置酒邀之飲
無算爵或烹雞數十盛以巨盎破罇飪蒸餅亦數十枚雜投其
中而食之立盡康熙辛未余貳京江相國張公素存玉書典會
試每五鼓必秉燭起坐夜則和衣而寢食時或切山藥極薄煮
熟置盃中不過五七片或炒米少許而已

又云康熙乙丑余奉使南海見六榕寺一立佛像皆以珠玉珊
瑚瑪瑙琥珀蜜蠟琺瑯諸寶莊嚴之已爲希有頃聞京師鬻一
紫檀坐椅制度精絕亦以珠玉等諸寶爲飾一方伯之子欲以
百二十金購之德州李庶常文衆棟力止之乃已此真所謂奇
技淫巧者也

又云六朝人謂文鳥筆齊梁間江左有沈詩任筆之語謂沈約

之詩任昉之文也然余觀彥昇之詩實勝休文遠甚當時惟玄暉足相匹敵耳休文不足道也

又云廣平張蓋字覆輿申鳧盟涵光友也常有贈申一絕句云草澤賢豪盡上書奎章閣下卽公車我同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金陵黃周星九烟明末進士也贈長洲尤悔菴云今朝喜得見尤侗皆直呼其名此以古道自處故以古道待其友非知己之深者不能也俗人且以爲倨傲無禮矣明鹽山王忠肅公翱官太宰滄州馬恭襄公昂官大司馬忠肅在朝每面呼其名此尤古道之不易行者又非詩文之比

又云有獻古鏡於呂文穆者云可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歐陽公以爲得宰相之體吾鄉一先達家居子姓偶言及曹縣五色牡丹之奇請移植之答曰牡丹佳矣然不知能結饅頭否此與呂事相類但其人非耳

又云韓蘄王岳鄂王皆有背崖軍范石湖云燕中謂酒餅曰危其大將酒餅皆令親隨人員之故號背崖韓岳取其名以名親軍爾

又云劉麟引衆南侵趙九齡獻策決淮西之水以灌其營麟聞之遂遁去九齡字次張與龍伯可皆奇士陳同父作中興列傳特標之此事見雲麓漫鈔惜當時不能用也

陳志盧紹恩字嗣忠生而穎異以明經授休寧丞陞辭之日具疏自陳曰貢士自作秀才時不曾俛首汚稱今日作丞其何以對上官乎舉朝胥嘉之曰正直如君知君不負丞矣帝允所請

凡正途佐貳俱與正印官同禮蒞任多異政終養回籍著有一
得稿四書醒言勸世編行條鞭議築堤說行於世

隴蜀餘聞獻賊亂蜀追尊梓潼神爲太祖高皇帝聖修七曲山神
祠又建壯繆侯祠於其東皆極鉅麗獻賊嘗賦詩於此使其僞
官屬嚴錫命等皆和立成稍遲輒殺之其詩刻石置祠北八卦
亭知縣王維坤長垣人順治碎之

香祖筆記樂如私語云海鹽少年多善歌蓋出於潁川楊氏其
先人康惠公梓與貫雲石交善得其樂府之傳今雜劇中豫讓
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家僮千指皆善南北
歌調海鹽遂以善歌名浙西今世俗所謂海鹽腔者實發於貫
酸齋源流遠矣

香祖筆記呂正獻公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士大夫罕接見
惟談禪者稍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僧寺隨僧
齋粥覲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此真可一笑也

又云東坡先生知登州問徐神翁學道之要答曰勿作官卽好
及南遷過海潁濱曰吾兄知信其言而不能行也

又唐德宗使段善本授康崑崙琵琶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
十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後乃盡段之藝

又云偶觀明秦人趙統伯一驪山集崖雞一篇略之如左以補
物類相感志所未及客有籠鳥者謂爲崖雞丹喙朱趾佳尾鳩
臆大倍鶴蓋雉屬也因指其喙此雛時殊黑成翮而飛始蛻其
喙褪黑出丹鸚鵡之褪易其色崖雞之褪并脫軀殼方褪時喙

吭腫歆如蛇蛻然因言蛇蛻如蟬蛻殼枯虛裂項而出如更生
然座客或言麀蛻眼常求凶年得麀窟谷草中故睛閉而新睚
未啟又有言獺蛻肝者曰獺肝凡十二析月腐一析則他一析
更新循環歲更故諺曰人心象膽世事獺肝又有言獺蛻角者
獺野羊也大者重千斤方蛻時自投絕崖冀震撼以自解而獺
亦自決死矣已甦而自逸但不能得其蛻若麀鹿之冬夏云有
趙生者因言其地多麀曰前人言麀啗他食栢而香結退臍而
藏覆以白珍吾邑會寧無栢麀將何食麀春和其臍自張獵諸
花卉得其香而括之蠅蠖集其臍然亦括之凡諸花香蟲肉皆
香材也遇蛇回旋數周撐足張臍以當之蛇自起而納諸臍獵
人得其臍或收蛇不既者或收而未化化而不盡者大抵蛇爲
其香之主也言既客有談龍者龍之蛻以首昔見晁氏蓄藥嘗
得全首置牖下高可二尺許或得之地中或得之石中然不得
其蛻之詳文矯異甚可喜

趙又辨鳩逐婦一則云鳩逐婦乃感天地之雨暘而動其雌雄
之情求好逑也非逐而去之之謂歐陽永叔云天將陰鳴鳩逐
婦啼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非也

又云寶應孝廉陶成字雲湖朱升之大叅妻父也以畫名家偶
閱王兆雲揮麈新談載其行事怪僻甚殆郭忠恕之流成小時
從師見其妻即圖之次見其女又圖之皆逼真師怒逐之寫花
鳥人物最工芙蓉尤入神品然與物性多忤性不可測識有富
人欲求之而不敢言乃於其游歷之所遍栽芙蓉秋日花盛開

過之喜甚主人已預具絹素張于庭立成二十幅索酒痛飲而
去嘗同升之赴會試距試期僅三日忽語升之曰聞張灣某氏
丁香盛開子其從我游乎升之不可成買小車徑造其家痛飲
花下五日乃去遂悞試期嘗以挾伎事露御史知其名欲全之
觀其贈伎詩曰此子殆非子作成爭之曰天下歌詩豈有出陶
成之右者而謂他人作乎竟坐除名晚遇一伎甚美而不肯與
接成自織錦裙持見之精類鬼工伎乃大喜既遂挾伎以適坐
誦成邊

香祖筆記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徐鉉寶臣著宋都官員外郎
撰天禧中表進批答甚優五代時中原喪亂文獻放闕惟南唐

胡克順所文物甲於諸邦而鉉錯兄弟與韓熙載爲之冠冕常侍詩文都

雅有唐代承平之風入宋與湯悅

即殷崇義

奉詔撰江南錄至陵金

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曆數爲言諫後主文尤極悱惻
讀者悲之老學叢談記常侍入汴市一宅居後見宅主貧甚曰
得非市宅虧價而至是耶吾近撰碑文獲潤筆二百千可以相
濟其人堅辭亟命左右釐致之其厚德如此集外有稽神錄若
干卷子家亦有寫本

又云明大內英華殿供西番佛像殿前菩提樹二孝定皇太后
手植也光祿寺志云英華殿四月八日供大不落夾二百對小
不落夾三百對叔祖季本考功詩云慈寧宮裏佛龕崇瑤水珠
燈照碧空四月虔供不落夾內官催辦小油紅葢紀此事也慈
寧宮當作英華殿爲確

又云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井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也能飲乎曰能引入發醅坐而對飲查已茗芋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徑去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衣曰入春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字何至爲丐耶查奇其言爲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粵東人問何以丐曰少好博進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敢以爲污查遽起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痛飲一月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潮陽祖明世爲觀察以樗蒲故遂爲窶人既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邏者執六奇六奇曰請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劄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孝廉家居久不復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爲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蘭抱弩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雜沓擬于王侯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叙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妙麗絲竹雜陳諸將遞起爲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鉅萬將歸復以三千金爲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訾計查既歸數年值吳興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爲之營救遂獲免于難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園

圃有英石一峯高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
巨艦載致吳中矣今石尚存查氏之家六奇後卒官贈少師兼
太子太師謚順恪

香祖筆記馮祭具區夢禎跋孫覲尚書尺牘云陽羨孫老得東
坡棄婢而生尚書實坡公遺體予跋鴻慶集旣辯之矣頃又考
得一事坡往陽羨越村舍見一童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衡門稚
子璠璣器童子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坡喜之童子卽覲也
然則遺體之說益知其妄矣予跋鴻慶集惜未睹此故再著之
又云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詔期畢便申周宰相王溥父
祚以觀察使致仕一卜者諛其壽可百四十惟百二十歲時微
苦臙臙祚大喜顧子孫曰孩兒輩切記是年莫教我吃冷湯水

二事癡絕可笑杜牧詩百年後作萬年計富貴中人不悟此者
多矣釋氏六如之喻正爲此輩棒喝

又云李林甫外傳言有術士說安祿山常有五百銅頭鐵額人
侍其左右一日請林甫宴令術士窺之見一童子捧香爐而入
五百人皆走避云又言道士許林甫三百年後白日上昇及爲
相二十年復見之云相公所行多不合道更六百年乃如約矣信
如所云是上天神仙必需此不忠不孝之人義何所取而小說
往往記林甫後身有爲牛爲倡之說詎盡誣耶

又云陳仲醇云溧陽人家有鍾離權書花押如一劍狀則是神
仙亦有押字

又云吾郡李文叔格非元祐黨人文士也其著作自洛陽名園

記外不多見頃從墨莊漫錄得所著墨辨說及雜書二篇錄之以備文獻云客出墨一函其製爲璧爲丸爲手握凡十餘種以錦囊之說曰昔李廷珪爲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無繼者自吾大父始得兩丸子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爲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于是捧硯惟謹不敢議闕三余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李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說甚辨余曰吁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吾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螢不以墨也客復曰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可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用百年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逮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輒易墨未嘗苦少墨也客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硯屏人雜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砥砭之所以不可爲玉魚目之所以不可爲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子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烏在所可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于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 又雜書論左馬班韓云馬遷之視丘明如麗倡黠婦清歌緩舞間以諧笑

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不如絕代之女却鉛黛曳縞紵施帷幄
裴回微吟于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之終不敢意其啓齒而一
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
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騾褭之馬方且
脫驥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韓愈之視班固如十
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蒿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
欲鳴于齒頰間忽遇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
士而至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
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
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于辭令亦橫自漢後千年惟韓退
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詩亦皆橫者近得看山簞當谷記經藏

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
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作文政恐人不疑耳

又云政和間以詩爲元祐學術御史李彥章遂上疏論淵明李
杜以下皆貶之因詆魯直少游無咎文潛請爲科禁至著於律
令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其紕陋一至於此是時大臣
朝士皆安石之餘孽然安石惟欲廢春秋耳其詩實於歐蘇間
自成一家亦可槩謂元祐學術乎此古今風雅一大厄也

又云避暑錄言呂文穆蒙正爲父龜圖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
僧識其貴人延致寺中鑿山岩爲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即
石龕爲祠堂名肄業富大忠爲之記今人以傳奇有破窰之說
志書亦沿俗說但言窰而不知有龕并龍門僧亦湮沒不傳可

惜也

又云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左右日奏免解進士例當降甲仁宗覽家狀曰汾先朝學士禹偁曾孫遂不降甲後又以元之孫超陞朝籍元之以直道不容於太宗而仁宗特擢其孫與蘇黃黨禁於徽宗而其孫與甥皆見擢於高宗事同直道固不終泯而仁宗高宗之憐才亦古今所罕覩也汾本名元宗字彥祖以夢改名

又云荊州街子葛清白項以下遍體刺白居易詩凡三十餘處人呼爲白舍人行詩圖此視書團扇繡弓衣者奇矣而出於市井之流尤奇之奇

又謂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悻直以亾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此論與竹書紀年黜崇伯鯀合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惡獸之名杜預又以檮杌爲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惟方命圮族而已四嶽何爲而舉而堯何爲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于羽山誅共工於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欲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塞其尾能以爲旌舜于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由是黃熊之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楚詞注堯

長放鯨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可信

又云金陵瑣事云神樓乃劉南坦尚書製爲修煉者用篾編成似陶靖節之籃輿懸於屋梁僅可弓卧其上收放之機皆自握之不須他人文徵仲寫其圖諸詞人多詠歌之皆不得其旨按廬山列朝詩小傳云清惠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又升菴先生後神樓曲序亦然曲中仙人五城十二樓等句亦未詳其形製何如皆所謂不得其旨者也

又云握拳透爪世但知顏魯公獨異志云晉中書令卞忠貞殉蘇峻之難後盜發其墓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爪甲穿於手背與

魯公同

又云後漢馬略閉戶讀書十年不出三日一食鄉里謂之潛龍此在卧龍之前

又云馬永卿云嘗見李西臺所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紂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六人其一人嚴羅紂紂音敷敷作紂必有依据當詢之攻六書者

臧武仲名紇紇恨發反字書云下沒切痕入聲懶真子云唐蕭頴士性輕薄有同人誤讀臧武仲名譏之曰汝紇字也不識今俗語云瞎字也不識蓋紇字之訛

又云八米盧郎或云八采說者紛紛不一按太平廣記止是八詠耳魏高祖山陵詔魏收劉逖祖孝徵盧思道各作挽詞尚書令楊暗詮之收四首劉祖各二首被用盧獨取八首時號爲八

詠盧卽此謂哀挽且非佳事

又云安祿山生於南陽時李筌爲鄧州刺史夜識東南有異氣於村落物色得之慘然曰此假王也座客勸殺之筌不聽後有罪當刑節度使張守珪奏於朝亦不殺遂釀成天寶之禍然則真王不死假王亦不死也豈亦氣運使然耶筌卽注陰符者

又云晏元獻爲擇壻於范文正文正文曰公女若嫁官人則仲淹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高者高卽文忠公弼舊名也孫公談圃乃謂元獻門下常賣人王青善相人一日夫人召相其女遽曰國夫人也又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夫人以告元獻遂使人通好云云不知何據

又云梅梁有二會稽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張僧繇畫龍其上夜大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乃以鐵索鎖之晉謝安石作新宮造太極殿少一梁忽有梅樹流至石頭城下取爲梁殿乃成畫梅花於其上

香祖筆記越絕言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尸子言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是舜又兄也有又云其游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續伯牙陽東不識秦不空皆賢者也或益以靈甫爲七人然則舜旣徵庸七人者何以皆不見舉諸子之言誕妄不經如此呂覽淮南新序說苑之類類此者多有君子存而不論可矣

說鈴載鈕玉樵觚騰云吳易字日生其母夫人善繡觀音技同針絕乞繡者一金始得一幅生易之夕遙見雙燈前導有帕首少婦引朱衣童入室倏然不見而易墜地蓋釋氏親送也長而

文譽日著膂力過人以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時南都已陷
歸舉義旗聚舟師數千結營長白蕩吳提督兵下吳江衆遂解
散全家俱溺於水易乘小艇遁去匿嘉善錢氏園中日夜酣
痛哭不發一言為邏者執送武林軍門諭降不從竟磔於市
又云李子靜學士少隨其父如石先生官於吳遇國變不能歸
蜀僦居錦涇側館於鄉間柴氏柴氏子世俊夢入玉京試得狀
頭師得榜眼以告子靜子靜心喜自負因拆二字之半合爲根
字改名仙根仍回原籍應舉辛丑傳臚果一甲第二狀則馬世
俊也柴本姓馬名偶符耳如石先生名實癸未進士明末為吳
縣令著有賢聲萬章後杜門著書不以子貴易操方巾布袍終
其身

嘉興項墨林名元汴游金陵眠院中一妓久而欲別妓執手雪
涕意殊戀戀項歸廣購沉水香斷爲卧床玲瓏工巧復以名執
美錦製衣數篋裝巨艦訪之入門值有客在顧項若不復識項
前通姓名且言有所持贈始婉容加禮焉項命潔前堂昇床置
其中闔院爭來致賀羣艷紛集項乃大張綺筵釵鈿絲管分行
接響酒半忽抗聲指妓云我以世上有情種多在章臺故不惜
千金以買一笑詎暮月之別便已相忘絮薄花浮於今乃信呼
僕出篋中衣悉裂之奮大槌碎床焚於庭烟焰裊空遍城聞異
香經四五日不散因名此街為沉香街

鮑騰

邵士梅濟寧人自記前生為棲霞處士生四子年六旬餘乃卒
值四子皆出獨孫女垂涕送訣一青衣卒引見冥王語之曰汝

後身當復為男登乙榜官至邑宰遂生邵家歷歷皆能憶之既
領鄉薦秉鐸青州遭棲霞廣文缺往攝篆乃尋其故居巷陌門
庭無不認識四子並已物故惟孫女孀居髮且白矣邵具道其
故叙前生及沒時景狀悉符女甚貧悴因解俸金贖之令吳江
不三月即解組歸自言真數如此不可久於官也

觚騰云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圓者日
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粢嘉魚
過饜而斃夫人惋悵累日至為輟膳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
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觚騰云沈丘枳店民秦大漢名光甫狀如金狄絕有力銅陽之
門偃而行乃得入鬻所獲林得每担四十緡適積雨後市有大
車陷淖泥中三牛不能出光甫脫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
時方用兵親王出鎮荊州有薦於軍前者王賜袍一領製布十
二疋尚不掩經其足足有四寸植其靴高與食案等健驢肥馬
莫能勝載刀矛之屬不足供其展用乃騎以橐駝而鑄三十斤
鐵鎗與之始得稱意然不宜於禦疾之戰廢歸以病死

觚騰云順德人黃章年近四旬寄籍新寧為博士弟子六十餘
歲試優補廩八十三歲貢名太學康熙己卯入闈秋試大書百
歲觀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前導同學之士有異而問之者曰
我今年九十九非得意時也俟一百二歲乃獲雋耳督撫兩臺
召見授餐其飲啖俱過常人各贈金幣遣之而是科潮州吳日
炎以十四歲中式

觚騰云周王李榮皆番禺蛋民以捕魚為業所轄繒船數百其上可以設樓櫓列兵械三帆八棹衝濤若飛平藩尚可喜以其能習水戰委以遊擊之任遇警輒調遣防護水鄉賴以安輯自康熙壬寅奉有海禁之旨於是盡掣其船分泊港汊遷其孥屬於城內王等鸚鵡之性不堪籠繫詐稱歸葬請於平藩可喜許之即日携家出海糾合亡命聲勢大張癸卯十一月連檣集艦直抵州前盡焚汛哨廬舍火光燭天於民居一無騷擾復破順德縣執縣令王胤而去可喜聞變亟發舟師勦捕獲賊首周玉餘黨解散出王令於賊舟釋其縛令得不死是時尚藩與督撫兩院俱諱其事王僅罷職而已

觚騰云甲寅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先畫一界而以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濬以深溝別為內外稍踰跬步死即隨之遷者委居捐產流離失所而周李餘黨乘機剽掠巡撫王公來任安插賑濟存活甚衆公以病卒於粵遺疏極言其狀始得復界流民乃有寧宇

觚騰云吳逆之亂潮州劉進忠首叛遙為聲援平藩尚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師屢出無功鳳凰山一戰挫衄尤甚乙卯可喜於粵秀山後浚濠築壘為固守計於土中得一石碑其上有文云挖破老龍傷粵秀八風吹箭入佗城種柳昔年曾有恨看花今日豈無情殘花已自知零落折柳何須問廢興可憐野鬼黃沙磧直待劉終班馬鳴其文似詩似讖未有能解其

意者

觚騰云康熙丁巳五月朝廷寬尚之信從逆之罪仍命襲父爵為平南親王率師討孫延齡駐宣武縣有藩下人張伯全素不悅於之信而張士選者之信弟之孝之私人也亦與之信有隙至是之信忽召伯全至軍伯全懼禍密約士選入京告變謂其心懷怨慙放言訕上有旨遣宜大人同伯全至粵勘問是時藩下人兵悉隸於固山王國棟國棟方與巡撫金僑交驩僑授意國棟偕尚之璋賚至廣西之信聞命即解王印還廣州待罪羈留五仙門提督行臺設兵嚴衛適李天植憤殺王國棟僑遂以反狀聞庫申八月十七日賜死於府學名宦祠焚屍揚灰沈上達家人鍾姓者收其骸骼餘燼瘞之西園報資寺

觚騰云金光字公緬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畧尚可喜從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於光而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間潛逃可喜遣健卒追還抉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加於是跛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入粵進爵平南王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酗酒暴逆王之宮監適有事於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監腹應刃而斃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餘盛夏苦暑袒而立於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謂化曰汝鬚眉太白我當黑之遂縛化曝日中自己至酉百計求免始得脫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之三十而崑恣益甚光因乘間言俺達公剛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於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

深然其說因循猶豫終未即行光窺王無廢立意恐謀洩見疑遂曲順之信所為允鑿山開礦煮海鬻鹽遣列郡之稅使通外洋之賈舶無不從光擘畫以是藩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於王丙辰二月鄭錦下東莞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於敵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此人之為也遂納款偽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歿舩賸云康熙丙辰二月尚之信約衆謀逆送印偽周自稱暫管輔德將軍次年丁巳五月反正歸朝自稱暫管平南親王識者謂其前後兩銜俱以暫字魁首於義為暫頭禍形已兆宜天誅之難逭也

觚賸云尚之信之羈於五仙門也內外音信不能相通時之信萬福金與其弟若子尚在舊府徬徨涕泣不知所為藩下總兵李天植密與府中人謀曰王國棟與吾輩同起廝養沐恩日久洵加拔擢位至固山兵樞歸其掌握寶貨充其帑藏王之所以待國棟者不可謂不厚矣俺達公納款偽周曾無一言諫阻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公已棄邪歸正承襲王封因二三宵小讒構致見羈執為國棟者自宜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效命之秋也乃陰陽其間冀賣以易富貴忘覆翼之洪慈肆反噬之慘毒王之杯土未乾而使全家骨肉危如累卵國棟之罪其可逭乎不若誘而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紓合門之憤因傳福金命召國棟入商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

於兩廊及國棟至共出擒之之信之子剝去兩目睛天植與尚
之節等寸割其肉投與羣犬噉之國棟家人奔告金巡撫捕同謀
者皆慷慨就縛天植對獄無諱詞意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
代誅同死者一百八人即俺達賜劍之日也當天植受戮時其
妻舒氏盡出家財散與親舊及其部卒復檢取篋內券約聚而
焚之手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
與其汚而生不若潔而死揮刃各劈其首而殞又顧謂諸侍妾
曰我夫以死報我主我輩可不以死報我夫乎閨中之姬十人
皆令自裁乃立刎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艷稱焉

鮪騰云順治辛卯冬月耿精忠尚可喜兵入廣州屠戮甚慘城
內居民幾無噍類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擠溺以死復不可勝計
浮屠氏修真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乃募役購薪聚齒於
東門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即於其
旁築為大坎瘞焉名曰共塚亂定後延侶結壇設伊蒲之祭番
禺王孝廉有祭共塚文頗行於世

鮪騰云粵東既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東西相望備極雄麗而
靖藩性尤汰後謂門前兩獅必用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巖者為
良乃飛檄肇慶行高要縣取之時浙中楊自西雍正建為邑令承
命開鑿督促頻繁斧斤丁丁晝夜不得暫息僅獲胎石二具駕
以艤舫行至峽口舟不勝載與石俱沉復命更取其督愈亟藩
官日喧譟於堂令唯俯首隱忍而已未幾雍正建內擢兵垣疏言
粵東不堪兩王條其累民之弊二十餘事因遷耿於閩今其府

已改將軍第而狎獐列峙於門者猶是楊公經營之石也

觚騰云俺達公之信尚王可喜之長子也酗酒嗜殺壺罇杯俎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則輒飲飲醉則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醒即引佩刀刺其侍者雖寵僕艷姬癡痛滿體性喜蓄狗築狗房設狗監監之下隸以健兒數十人閱旬必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飽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易一夕聞有鬪聲亟呼監往視遇瘖狗而奔不敢復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監肉啖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為把竿之戲竿長二丈以篋當為之斲節瑩皮其光可鑑教之攀緣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盞觀笑以為樂其習技未熟者多至顛殞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觚騰云張孝起字將子吳江人崇禎十三年特賜進士任廣州府推官城陷被執後得出獄從永曆幸梧州遷兵科給事兼掌吏科四年會十三營自楚戰敗入行在跋扈不法孝起疏劾其罪直聲大震有鄭國公高必正者闖賊李自成之妻弟也驕蹇尤甚孝起責以大義卒懾服焉五年從幸南寧孝起出為高雷廉瓊四府巡撫未至四府已陷乃入廉州山中依靖氛將軍鄧耀於龍門島後依漳平伯周金湯金湯敗走孝起倉卒被執不食七日死之

觚騰云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乙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於貴

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宫增修二十餘載備極
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
死偽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
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偽洪
化斬之滇南大定

觚騰云泉州人江幾少年無賴踰墻竊人婦墮地傷足而跛共
呼拐子海中鄭氏之黨也受偽命為將軍聚衆邵武山間蔓延
衢信其所領卒皆裹頭露足輕捷善走峭壁百丈攀緣如飛頻
出探掠官兵莫能誰何時吳雷村公開府八閩計欲諭降而以
未得通使為憂江右有翁鰲郭國祚因相與謀作吳公偽牘既
成步行三百餘里越壑踰巖抵其帳下江發書怒將殺之偽總
兵高茂方諫曰將軍雄據險要勒兵數萬水戰鳧輕山關猿捷
而馳驟平原非其長也况地無千里之饒糧無一年之積出則
勢不遠守則師無所資其能久乎許之猶不失我富貴江是其
言遂釋二人歸然納款之期猶豫未決鰲與國祚徑造吳公轅
門請見言機密事公命延入因抵掌言江幾可撫狀且權宜擅
假公書罪應死公聞之大喜曰壯士可用也立作手札擇標下
之有幹畧者偕以行先是茂方力勸幾幾已心動至是遂率其
所部偽官百員衆七萬餘人出降吳公奏聞於朝各與爵賞有
差康熙辛未虞山瞿修齡在吳撫軍幕親見國祚年止二十餘
美如冠玉乃能深探賊巢直登憲府負荆飛之勇成連賈之功
可謂奇矣

談往云明朝京師錢價紋銀壹兩買錢六百其貴賤在零幾與十之間自崇禎踐祚與日俱遷至十六年癸未竟賣至二千矣夏秋間二千幾百矣宣問由來云私錢攙入過多乃於九門特點御史嚴察督理街坊錢桌有私錢一文笞三十二文徒一年三文遣戍四文斬首其價額遵隆^萬以來舊例多一文亦斬復勅工部設石白鐵杵一見私錢不暇入爐鎔化即刻搗碎以滅其影恨之也九門搜簡有挾入進城必斬小民貿易存剩勅令送入御史臺獎之令至嚴也白設於門杵懸於白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捨錢之俠腸販商無觸網之痴棍清對無聊兩臺正務各欲自幹巡方乃出自己橐賣私錢搗之辰出午飯必欲班後持錢四五千搗碓兩番將碎錢銅末積於杵白之間為人觀看匝月各舉報命云私錢收盡額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責之詞民間之錢價下趨更甚也凡賣換錢鋪對面現付必如欵限如一兩應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以厭衛多人曾有照常交易擒去梟首故耳時有保舉生員蔣臣盛言錢鈔因召對中左門奏行銅鈔每重半觔當銀一兩帝以為費乃決意行紙鈔時有省臣條議紙鈔有十便十妙之說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曰齎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草銀匠之奸偷八曰杜盜賊之窺伺九曰錢不用而用鈔其銅盡鑄軍器十曰鈔法大行民間貨買并可不用銀銀不用而專用鈔天下之銀竟可盡實內帑聖旨喜允立刻

造鈔押令工部領取儀制司所藏鄉會中式硃墨二卷與直省文宗科歲解部優劣試牘為鈔質之資本限日搭廠撥官選匠計工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惡罪歟工部查二祖時故則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樺皮也產於遼東有紙無皮無從起工乃令工部召商工部仍以庫洗為辭正擬議間忽報流賊決意渡河欲犯京師已之此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中事也

又云崇禎帝踐祚壬午以後兇惡警報司禮內閣想不敢盡傳帝亦負氣疾羣滿目奸貪盡人攜貳曾見兩次廷讞俱以怒恨悲泣傾翻黼座揮淚回宮述之真堪浩歎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宜興周相國歸里西臺蔣拱宸疏糾文選吳昌時同內閣周延儒朋黨為奸七月二十五日帝御文華殿親鞫情事宣取東廠錦衣衛全套刑具前延儒視師通州題請隨身各官兵科方士亮兵部尹民興皆與審名皆疏中所及也昌時受刑銅夾折脛通賄招權一一承認當見氣絕方止刑乃呼延儒門客董廷獻怒敲下詢周延儒在閣日得銀起用為幾人為何人曰不記也時御几有縉紳一簿自上擲下則福寧道施元徵一葉向上遂指奏曰福寧道施元徵是也時遂緹騎南下昌時醒曰亦撼拱宸曰羅山大敗皇上發銀三千往邊口收贖難民難婦兵部又差護救官兵二千名後兵銀俱無隻影爾固隨征亦仍以飛報大捷奏非欺君而何拱宸曰羅山敗北初交兵時固有失銀等事後各將用命仍復大捷帝為震怒恨聲高喝曰那有敗而再捷之理喊聲打司刑璫寺將拱宸當頭一擊官帽破裂拱宸亦

悶絕伏地時帝憤恨氣塞拍案嘆噫推翻御案迅爾回宮跪審諸臣罪案未定錦衣堂官慮即覆審悉登名繫獄至十二月初七日五更昌時棄市延儒賜縊董廷獻與方士亮尹、興併後逮進施元徵羈獄候命流賊破城後各逃出

又崇禎十六年九月鳳督馬士英奏解土堡鄉勇劉鞭子擒獲李闖所選赴任偽官八人士英特留活口解京獻俘帝欲親訊賊中情事於中左門臨御讞決先問何府縣人氏對以湖廣荆

州府人居多帝曰荆州不破何皆從賊內萬姓者吭殺上言曰荆州城池舊年十二月失陷今皆為賊巢帝驚訝急問曰惠王

安在王係親叔時復應曰先已走出今不知何往蓋張獻忠弑

楊嗣昌服金白盡此十六年二月中事荆州城中有極富宗室為扶本王者昌言獻賊必來荆州必不能守不如早出以全性

命竟先潛逃撫臣王永祚懲嗣昌之死以其事啓惠王王亦即日出城避入深山中人恐為王故賊兵搜入迫之他往乃登

舟晚泊江潯有舊臺中俞上獻帝大駭頓足掩淚哭失聲推翻

案桌而進竟忘為獻俘事矣行刑各執事以不得旨而散賊官

八人仍繫獄後警報日甚大司寇不復題請明年三月十九日

城破獄釋八賊官去見李闖訴言前因自成曰崇禎帝爾等之

大恩人也今梓宮在東牆快去哭臨復令兵押赴有不拜哭者

囑咐殺之內有一幸酉舉人姓鄧哭之極哀賞焉

談往云廷臣待漏待天子也仍恐天子早臨先天子而待漏也

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班肅矣班肅而鐘鳴鐘歇而聖駕登

殿靜鞭响矣鞭响之刻兩班文武有容無息有氣無聲仰瞻殿

陛祇見千百紅袍掀袖傳令耳聽鴻臚敲梟心驚科道糾喝而

己惟癸未^年正月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揆武班止一勳臣
首揆面奏諸臣以坐門勞苦起稍遲又為鳴鐘舊例鐘鳴東西
長安門俱閉今朝自皆擁積在外因諭啓門到者仍寥寥鴻臚
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喘急神驚作倉遽奔走狀十少四五勉
成禮焉首揆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羣臣慢悞乞奪俸自臣等
始得旨姑免甲申年正月朔聖駕更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時鐘
聲已絕金吾啓奏朝臣不聞鐘鼓以為聖駕未出來者益遲
今再鳴鐘遠近聞之自皆疾趨乃諭鳴鐘扣且不歇門永不閉
又久之卒無至者乃欲先謁太廟然後受朝呼駕鸞輿時久一
無所備駕輿馬與立仗馬約用幾百忙取長安門外朝臣坐來
之馬悉為驅入端門備駕鸞輿將登輦矣司禮又恐外入之馬
不馴有噬蹄之恐奏止之再傳諭朝賀後拜廟仍陞座以文
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竟不得過中門以天顏正視也文則
直入武班從螭頭下偃僂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從螭頭下
蹲俯而入西班以文寓多西城武居俱東城之故有新科榜眼
宋之繩其武之父名劼召對稱旨寵任職方贊畫品最高偉為
龜行而過東班成禮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不應陪祭者馬以
掠入率皆攜手步歸不祥極矣不滿百日此座已讓自成鳴鐘
伐鼓改國改年兩班文武仍是擁簇不去今日之辰星視他日
之彈冠為懶為勤為玩為慎皆一人為之也何二心若是故詩
曰毋貳爾心朝緇廢弛至此已極天下安得不壞
又云癸未年四月初一日日有食之是日雨後初霽天清氣朗

最為和暢百官護日在禮部大堂之月臺堂係坐東向西官皆側立向南其竚立前後照朝班品級周且與站第一班之第三位上兩位勳臣也簪纓珮笏朝服朝冠儼同丹陛欽天監堂上官報蝕之次第每一報站班官皆叩拜恭謹端莊以候明復在辰之下刻與已之上刻為時頗長周且與時側其笏於額以測望又指點形似以示衆諛之曰和易近人訕之亦可曰天威罔忌至左右與後之就言孟夫子右師往弔兩言盡之可見千百世以上之人情與今日同也惟冢宰鄭三俊則站第二班之第一位白鬚鶴髮卓立如山敬慎之思徵於衣表自初至末未嘗寸步移少抒袖毅然截然之象望而知典型大老第五六班之部屬前不能攀援宜與遠接一語後皆為教坊司嘖吶與鑼鼓喧鬧同班中亦嘈雜譁嚷之極人衆語煩之故堂之東與川堂皆叢聚僧人道入約五六百嗔經敲木魚敲如野田中百萬青蛙耳為之聾報復明後仍四叩易吉服太宗伯林欲楫時年雖八十六歲耳目行動間絕不作老狀肅就主位揖進升堂金玉橫腰絳緋奪目威儀態度登降祥和秩秩躋躋彬彬雍雍之極自宰執至卿貳不下三十餘位一朝耆舊具在也誰知明年此日李自成盤踞皇極殿斗金星叫號宗伯堂一片清涼竟成炎海今日面日叩拜諸人竟有一半在內仍是奔馳不遑真所謂廉耻道喪人心昏昧終古如長夜矣

談往云流賊之起始於裁驛遞驛遞之裁倡於御史毛羽健成於科臣劉懋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傳至立遣之來速不及預

防羽健志極遷怒於驛遞倡為裁驛夫之說而憇附和成之驛
遞一裁游手千萬人倚驛遞為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為盜遂至
滋蔓闖賊得以招集之流毒中邦覆滅宗社兩人首禍萬死不
足贖而實釀於一婦人嗚呼女禍之酷伏於衽席可不懼哉

談往云神廟宮中偶興作料城之戲於御前十餘步外界畫一
方城於城內十字斜正分作八城賭者各寫或十兩五兩三兩
不等各占一城為頭者將銀豆金錢八寶等投之落於禁城者
收衆城之所占落於衆城者衆各收其所擲至戊午年即失撫
順開原等城此戲已作先兆矣

談往云客氏者光宗乳媪也光宗少長客氏先導之淫宮中舊
例內監與宮女各配夫婦自漢已然謂之對食宮女藉內監買

辦內監藉宮女縫補偶俱相比無異民間伉儷客氏姿色妖媚

即中張皇后端麗非凡客氏且能間之客氏心喜魏忠賢之狡

黠先與之私通蓋忠賢得奇術生啗小兒腦陽道復生忠賢又

引宦者魏朝共私客氏熹宗於夜半特給客氏與忠賢為妻二

人在帝左右播弄非一又况外廷紛紛其為招權賄_納熒惑聖聽

多矣善乎御史周宗建之疏曰昔漢楊震於靈帝初年爭執王

聖之弄權左雄於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專寵齊世祖天祐初

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亂其國凡此三君召尤取禍皆由保婦

其言可謂深切矣天啓二年九月賜魏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

方二寸四爪龍紐玉筋篆文每印九字分作三行一曰欽賜顧

命元臣忠賢印一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每顆金二百兩御

用監製造中書篆文內官監製置金龍印盒一時伺旨獻諛糜費數萬金褻越名器無所不至又非止一印矣查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俱災皇后寶璽焚於其中及四十二年分封福王之國例有皇后及本生皇妃戒諭一道須用寶璽鈐識神廟軫念財用匱乏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皇后寶璽施用之中書謝稷摹篆上木終皇后身不補鑄造乃客氏以一乳媪特鑄金印賜之賢於皇后遠矣如此舉動安得不亡

談往云宜興陳一教礪雲廉憲也二子長於泰大來次於鼎琪華次先戊辰入翰林長後辛未登狀元一門富貴盈滿已極居鄉不飭其家人致民變兩翰林湔職未幾礪雲捐館於泰亦不久繼之於鼎以父兄素不合於鄉儼居京口己亥年海寇上金山於鼎則手書招戚友懋忠彈冠后海寇就戮脩隙者達其字蹟於當道逮繫詔獄以所禁之室沿出入路人聲嘈襍日難靜坐夜不成寐百計營求無畧幽邃處苦口懇提牢主政為指獄底空地乃自構小精舍一椽以居之初入之夕時值新年張燈遣興暢飲更餘就枕之後僻靜深遠夢魂憇遠日高方起時為辛丑年正月某日也徐出視外寂無人聲異之四顧囚監各厩房闕如矣更異之急前趨叩獄門門亦反鍵益駭焉呼問外人反驚訝獄內何尚留人昨夜三更時分恩詔大赦在獄犯人無論已結未結盡行驅釋齋詔官猶恐遲誤出入高呼者三豈獨無耳耶曰移入後室肆赦高呼夢沉不覺也然獄門不可擅開罪犯不得再出會須上聞再免提牢具情說堂大司寇勉為

具疏叙述前因為海寇事

旨意嚴重即日處決矣一晚之安息竟成百年之大夢孔子曰素患難行乎患難還須再讀也

嘗聞陳礪雲盛時族姪陳於庭報陞都察院左堂礪雲聞之曰左堂右堂不如我家三郎四郎蓋泰鼎將露頭角時也由今觀之鼎元翰林駢發一時父子兄弟科甲蟬聯反非吉兆昔有尊宿赴湯餅之宴席中傳抱新生之兒尊宿視舉杯祝之曰後日必定做教官主人微有不愜之色尊宿曰教官自然有壽耳戴官帽掛錦繡張蓋蓋體統不與貲郎吏員伍又壽而官者自能教子孫讀書書香不絕矣寧非好兒孫耶合座首肯旨哉尊宿之言也陳氏之狀元翰林不及一教官萬

萬矣

簪雲樓雜說春聯之設自明孝陵昉也帝都金陵於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帝親微行出觀以為笑樂偶見一家獨無詢知為醃猪苗者尚未倩人耳帝為大書曰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投筆徑出校尉等一擁而去嗣帝復出不見懸挂因問故云知是御書高懸中堂燃蕪祝聖為獻歲之瑞帝大喜資銀五十兩俾遷業焉

又云吾郡太守陳幼學號筠塘梁溪人下車即問馬竇奸宄屏跡諸生陳某豪橫人也公旣罹諸幽圜忽佯言兩目盲瑣瑣從人指授俟守者懈而逸去公大怒多方捕之某將避他所臨去必大書其壁曰陳某在此公益怒飛騎往追則其去已遠若是

者數年後公解任歸陳某肅謁于公盡禮而返公易簣時囑其子曰脫有緩急當依陳生而公子爲仇家所窘憶公言從陳某得脫公之識度徃徃類此

又云義優者不知姓名明萬曆間在吳門演劇諸伶相謂曰聞某家有樓宿輒死今夕有能寢者當以酒勞之大淨卒然許諾已而中變小生副末亦如之大淨曰三人同徃可乎衆曰諾大淨扮閨公餘扮平倉從初唱大江東衆暹語之曰若爾崇不作矣遂兀坐至三更聞樓下哭聲甚哀哭已登樓宛然無首屍也以兩手挈其顱直前拜跪生若未心悸無措大淨獨唱曰女何來曰寃鬼江西饒州府德安縣人羅姓汝俊名三十年^六裝米三百五十石投楓橋吳觀海售銀伍百餘兩而觀海致之死大淨曰女之寃固也然何緣發其實曰行兇則家人吳富楊三也屍瘞梯下用大石橫覆三年不得伸唯大帝憐察大淨曰女旣負寃崇何也曰冀獲申理不意皆自怖而死非某罪也大淨曰寃當雪女寃彼於法女姑息心以待慎勿呈形害人以干天紀鬼唯唯而去大淨復戒二人曰事倘或洩必致毀屍滅跡則負此鬼矣翼日衆勞以酒第云止聞鬼聲爾無何大巡初蒞蘇撫君設飲范公祠大淨忽嚙指以血汚面當席語二公曰本郡寃徹紫清閣某傳旨俾二大人昭雪二公愕然曰謹受教大淨曰事恐洩奈何二公亟屏人大淨如鬼指盡發其隱語既復嚼舌嘔血而暈扶出始甦二公密遣丁壯二百名圍觀海家并擒吳富楊三等一訊吐實發屍追銀如數貯庫三人者皆伏辜舉郡稱

二公如神大淨終不語洩大淨真智勇人哉

又唐世涵郡之烏戍人年十六為諸生英英欲上父實甫與擇婚而中表顧館周氏周固素封顧以伊女為請而周之戚屬黃敬甫與唐善佐之周遂允焉及卜日下定顧因黃俱之周氏忽鑿門弗得入閨無人殺及訪比隣知彼婦為弟誕以唐貧竟夜辱周老不得寧周老且晨出不知所往二人既無可奈何踟躕者久之愧無以報實甫黃卒然謂顧曰寒門雖貧而小女頗惠淑於周非敢自媒聊以解辱命之罪唯足下圖之顧具以告實甫實甫大喜從之且邀黃樂飲而罷世涵年十八登第明年成進士授崇明令娶婦之任道經周氏其女尚未字世涵固年少雋才而黃女容德無比為一時冠周氏婦幾恚死

又徽州許裕侯順治五年從京口抵蘇有客_蘇求與共載既而泊舟挾小鋸登岸黃昏持骨二具來治竟日而成箸二十雙問何骨曰駝也裕侯目之曰嗟乎此人箸耳何相欺之甚也朱吐實曰昨獲之灘上誠如君言顧晶瑩可念所乏者花紋耳明日至錫山即售其半而飲食胥豐矣裕侯問人與駝有異乎曰駝色而少神人則瑩澤差勝曰人亦異乎曰入地久則脆瘵則枯皆不任削耄艾而黃絕類舊牙婦人膩滑光悅然不如男子豐而多料也曰專諸巷有信乎曰象既希見駝亦難得是所在都有人自不識耳曰此事一發罪同刑人誰敢致此乎曰丐數輩擅其利久矣且隨貨高下與值何憂不獲哉君子曰人箸之多乃爾若之何不胥天下而削也悲夫

德清陳尚古

天香樓偶得云埤雅云江湘二浙四月^五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
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黧
古雋畧云黃梅雨梅當嶽因雨當梅熟之時遂訛為梅雨農占
云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閩人以壬日進梅神樞經
云芒種逢丙進嶽小暑得未出嶽風土記云天道自南而北凡
物候先南方今驗江南梅雨將罷而淮上方梅雨又踰河北至
七月少有嶽氣而不覺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足定擬當易^地而
論愚按諸說不同今吳楚俗以芒種後壬日立梅壬日芒種即
是立梅夏至後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即是出梅若芒種後逢壬
早夏至後逢庚遲則梅多至十八日芒種後逢壬遲夏至逢庚^後
早則梅少僅八日俗每以此占嶽氣之深淺殊不知天干雖有
不齊而歲序初無伸縮壬庚遲早值偶然相值烏足以限嶽氣
乎 嶽字或作霽

又云葬法審向一說自昔從向上起長生如墓穴坐北向南則
向屬南方離火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墓穴坐南向北則向
屬北方坎水水生於申旺於子墓於辰墓穴坐西向東則向屬
東方^方震木木生於亥旺於卯墓於未墓穴坐東向西則向屬西方
兌金金生於巳旺於酉墓於丑生旺墓三方砂水合局則吉此
一定之法也近來忽有於坐山起長生者謂坐北向南則當作
坎局坐南向北則當作離局坐西向東則當作兌局坐東向西
則當作震局而生旺墓三方皆隨之移易矣如用此說則不論
向而論山將審向一說盡廢與舊說若冰炭之不相侔然以二

說推驗休咎亦未能判其孰為的確總之堪輿之術原屬渺茫不可究詰故耳

又云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夫出婦逐婦者多矣夫亦可出可逐乎蓋太公少壻馬氏如今俗贅壻被妻家逐遣耳又按太公既封齊侯道遇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唯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此見類林韓詩史註鶡冠子註今傳奇家以覆水為朱買臣事非也

又云丈夫亦可稱佳人後漢尚書令陸閎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之嘆曰南方故多佳人魏大將軍曹爽輔政驕奢大傅司馬懿因爽從蹕謁高平陵即閉城勒兵距之司農桓範勸爽與其弟中領軍羲挾天子詣許昌發四兵以自輔爽等默不應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笑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狔犢耳又符秦時竇滔妻蘇蕙作璇璣圖詩讀者不能盡通蘇氏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則妻稱夫亦可曰佳人也

又云左傳行李之往來李字難解唐李涪曰使字山下安人人下安子蓋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李為李故一字釐為二字宋程大昌演繁露謂涪語未必可據引左傳昭十三年鄭會晉於平丘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註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因謂行理正指使人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

又云王子安滕王閣序有云四美具說者以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為四美又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云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征四美不臻又韓昌黎贈別元十八協律詩云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是有三四美也

又云漢書武五子傳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也廖言必有所據然云不為置後者疑不令其子嗣封耳未必無子也

又槎菴小乘曰今人稱佳子弟為鳳毛以為始於謝超宗因超宗父名鳳故稱曰鳳毛不知王邵風姿似其父蕪桓大司馬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已在超宗前

又孟子膏粱之味趙註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朱註膏肥肉粱美穀按膏粱對下文繡當是二物朱註較優今人稱富貴家子弟曰膏粱子弟但謂知飽食不諳他務也後魏孝文帝遷洛差第士人閤閱姓氏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姨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即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據此則膏粱之稱乃極尊貴未可以是為相詆也

膏粱梁字有作梁者

又尚書康誥曰若保赤子傳云孩兒未詳赤字何義愚按尺字古通用赤尺牘古作赤牘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是知赤子者謂始生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多以尺數論長幼如三

尺之童五尺之童俗諺有云六尺之軀亦曰七尺之軀古謂成人曰丈夫禮記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天子至尊不敢斥言身長幾尺故但言衣長幾尺也又今俗婦人裙腰繫處忽爾解散謂之腰歡喜輒相賀曰必有喜事此語唐時已有之王建宮詞云忽地下階裙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即此意也

又世謂滴血驗骨惟祖孫父子為然按類書纂要所載陳業兄渡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不可辨別業仰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敵血餘皆流去是兄弟亦可滴血也又按郡國志陝西西安府同官人孟姜適范植僅三日植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尋夫骨無辨噉指血驗得之是夫婦亦可滴血也

又洪容齋考堅志載董成二郎死而既斂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於竈前覆以甌欲驗死者所趨早而舉之二鷺足儼立於灰上皆疑董墮畜類此即今時接煞之說也但不知起於何時耳又修真家言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將^本人罪過奏聞上帝減其祿命上尸名彭倨次名彭質下名彭矯每遇庚申日徹夜不卧守之至曉則三尸不得上奏余想此身本空洞洞地安得有三尸在內蓋彭字之義字書一訓作近而倨傲之性質見之性矯戾之性人人有之所謂三尸奏帝者不過謂人之性情一近於倨傲一近於質見一近於矯戾則罪過日多而上帝視之如見其肺肝然其所謂守庚申者正欲人斷除此三種性情方

可入道也其必限以庚申日者蓋庚取更新之義申取申明之義欲乘此時以自申明其勇於更改耳豈真有三尸哉

又馬之為名所施不一如禮記投壺請為勝者立馬是以計數之物為馬也今俗猜枚之物謂之拳馬賭博者以物衡錢謂之馬子交易者以銅為法衡銀輕重謂之法馬此皆計數之意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岐其首橫木於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此則象形也周禮掌舍設楹杪再重注云楹杪行馬也或曰行馬遶舍交木以禦衆漢官儀光祿勳門施行馬今官府理事時衙前橫木以禁人行走此即行馬之制謂之馬者義亦畧取象形俗於紙上畫神佛像塗以紅黃采色而祭賽之畢即然化謂之甲馬以此為神佛之所憑依似乎馬也都會之處謂之馬頭以地當水陸衝要冠蓋商旅之所聚集舉馬以繫車船且舉馬頭以繫馬之全體也

又法律律令今人多習用究未解律字何義一說律呂萬法所出故法令謂之律亦欠精確愚按古人以竹為器者皆名曰律故黃帝截竹為管謂之十二律又肇曰不律又理髮篦亦曰律然則法律律令當是書其法令於竹簡上如孔子所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耳故古稱三尺法謂律長三尺也而鹽鉄論則曰二尺四寸之律蓋周尺短秦漢尺長凡周尺一尺秦漢尺止八寸三八二尺四寸其度適相符矣

又今俗集古仙人作圖為賭錢之戲用骰子比色先為散仙次陞上以漸而至蓬萊大羅等列則衆仙慶賀比色時首重緋

四為德次六與三為才又次五與二為功最下者么則謂之過凡有過者謫作採樵思凡之類遇德復位此戲宋時已有之王珪宮詞云盡日間窓賭選仙小娃爭覓到盆錢上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即此戲也所云到盆錢即如里俗陞官圖戲耳者出錢與尊者謂之見面錢之類耳

又夢溪筆談論牕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牕所束則皆垂客座贅語亦云塔影無不倒者且云凡物之影透在甃中必與其形相違塔本正也而影倒即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甃中之影必西逝與塔影相同二說似矣而其所以然之理則皆懵焉余嘗遊真如寺大殿之後西次間北向一小室深僅六七尺其南即大殿之牆北首臨簷際上截用木板蔽風雨下截牆板之近

牆處有一小隙僅四五寸濶半之余同數人從旁一門入即閣門視之天光映於壁上塔影宛然倒焉初甚駭異沉思久之忽然了悟此中自有至理固極平常也時方仲夏日行北陸又值舖時塔在日南日自北照之影落塔南地上室中壁上之天光乃即塔南地上之日光倒照室中者也地上塔影尖在南尾在北故壁上塔影尖在下尾在上然非有簷際木板束之則光散而不聚壁上必無塔影矣故板上留隙必須極小旁入之門亦須盡閣則光始自隙中吸入壁上耳又思冬月日行南陸日在塔南壁上必無塔影春秋之際必從早晚日出入伺之蓋日出入時多在北方總須日在塔北而後壁上乃有塔影詢之寺僧荅云果然余自見塔影後歸家坐定思有以模肖之夜間取

燈火置長桌上燈南二三尺許植一小兒所弄小木塔長可六七寸塔南二尺許桌上樹一小板屏屏北不及尺許桌上橫一大木板盡障南首燈光板中微開一竇長二三寸正與塔影相激射然後從旁視之則燈南桌上燈光已從竇中吸入照於板屏之上而木塔之影亦宛然倒於屏上矣蓋此倒塔之影乃即桌上塔影轉照入屏者也自喜前人未晰之疑余得剖露無餘故詳記之

又夢溪筆談云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笑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舫桌為之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景隨鳶而移或中間為牕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牕隙舫桌腰鼓礙之此論亦未分明余家蓄一陽燧以之照物迫近則正稍遠則閃爍無定再遠之則皆倒矣但所照甚為糲糊不若近照之明顯細思其故非中間有礙也蓋陽燧面窪凡遇諸物悉從四邊先照入內故中間所照之影非照外物而得乃轉照四邊所照之物影也上邊所照則中間轉在下下邊所照則中間轉在上左右轉照亦然唯不竟照外物止照四邊所照物影故光甚糲糊亦猶室中壁上塔影不竟照塔止照地上之塔影耳若以物迫近視之則四邊光散而中間自能照物故影仍正且顯也其稍遠而閃爍無定者乃當中邊兩影相射之際故也推之牕隙鳶影以及客座贅語所言走馬燈角上之影莫不各有一轉照机括在內理極平常細心體察自

得非奇怪之事也又有圓鏡照物亦倒理與陽燧一致但圓鏡照物則中間先已照訖復自中間轉照四邊故倒影不在中間而四邊耳

又南史宋後廢帝紀元徽五年七月七夕帝令楊玉夫伺織女度報已因與內人穿鍼訖醉卧仁壽殿東阿氈幄中玉夫取千牛刀殺之而陶弘景刀劍錄乃云順帝準於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帝血光照一室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候織女玉候女不得懼死用以弑帝果如銘蓋誤以後廢帝為順帝以楊玉夫為楊玉也順帝於元徽五年七月即位即改是年為昇明元年至三年四月始禪於齊亦無二年七月遇弑之事楊玉夫弑後廢帝本係蕭道成指使非闕候織女且史云伺織女度報已或限以報明時刻而已錄乃云候織女不得懼死尤屬荒怪

又後漢書陳蕃傳云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特為設一榻去則懸之而徐穉傳復云蕃為豫太守以禮請穉署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同一陳蕃懸榻也今人皆知徐穉而不

知周璆或者以穉尤矯矯與

又虞虹升云先父嘗言父之外祖母倪氏治墓之時信堪輿家言於穴後開一浜先以石灰畫地令人依灰掘之不數尺得一龍蛻首尾長短適與灰齊龍骨為鄉人攬散父時為兒亦索得一塊色甚堅白夫地中龍蛻固不常有而開浜正值其處尤可異也今墓後數十年倪氏亦無甚禍福

蚓菴瑣語云余弱冠時一日同友人湯啟雲出遊三塔寺遇一
丐者年約三十餘貌甚豐偉身着敝布單衫手攜竹籃市中乞
食一器行至仁文書院前持石至河濱敲冰入水以破布揩塞
鼻孔自沉波底一飯頃意甚舒適徐起登岸身氣若蒸如浴沸
湯中畧無寒意已而出籃中飯飽餐而卧余怪欲叩之適遊人
同觀者多擬於詰朝至則丐已遁去莫可蹤跡矣又順治年間
有史二者亦效前丐後死之日地方好事者奉之若仙至有鄉
紳捨地安葬持香送殯者殆數百人似是實非故并記之

又云秀水鄉民張姓者號新發張邑之豪族也子孫貧落祖遺
大房售與郡宦盛姓諱萬年拆卸時棟下獲銀錢四枚上鑄富
盛萬年字蓋張氏之祖建房時特鑄是錢鎮壁柱礎欲其富盛
久遠之吉語耳詎知己符盛宦之名矣數之前定若此

又云鄉紳吳昌時官吏部大營甲第侵越比隣曾生基地以築
垣曾生往爭之昌時漫云垣在爾基卽爾垣矣何必爭竟不讓
遷後吳羅法棄市房亦尋遭回祿家業凌替而是垣今果歸曾
氏三遺

又云明萬曆中天寧寺富僧物故凡往弔者厚有贈貽名曰程
儀同時鄉紳鍾姓者效之有諸生丘某者形體侏儒人稱之為
丘的篤與死者素不相識利其贈金備禮往弔旬日數往喪家
訝而問曰先人存日未嘗見公往來丘曰死的肚裏自知聞者
絕倒自後民家婚喪必往賀弔出俟於門遣僕入促甚至索添
錙銖往返數次廉耻掃地丐者不如丘死而傳其衣鉢者皆故

家子弟潦倒無聊之徒猶以斯文自居至今此風不變民間遇見此輩輒稱之為丘的篤云崑山有喪虫亦此類

見聞錄云范路公以乙未武探花授荊鎮左營遊擊一日清晨邀食蒸羊其羊約四十餘斤以兩大銅盤盛之又芝麻火燒每盤四五十列兩桌余與主人及兩客共上卓路公中軍守備楊貴亦在主人云楊掌家善食可獨坐下卓掌家者營中之稱中軍也上席啖肉未及十之一二火燒不過每人三四枚而楊中軍獨坐之羊肉火燒已盡矣主人云我們且待吃飯上卓羊肉火燒并送楊掌家即撤與又立盡頃之上飯餚饌頗豐下卓亦然楊啖食無餘客因問楊家食若何楊云每食三斤肉三斤麵三升米五斤豆腐佐以葱韭數斤一日兩餐而已楊之身材中下不知何處容受然其臨敵衝鋒亦在勇敢之列

見聞錄云詐騙之風莫盛於金陵舊院名妓霏霏一豪貴與之昵令俊僕以大轎送霏霏歸并許買緞疋若干贈之至三山街疋帛舖前少駐俊僕調舖中曰夫人親買緞疋一一持至轎中令霏霏揀中數十端俊僕隨一僕荷歸取緞久不至一僕促之又不至止剩輿夫店中詢之知為妓者因追至寓閨無人矣有富者揖一丐者曰幼離叔父三十餘年何為至此不勝悲泣引歸沐浴更衣以叔禮事之備至丐者雖心知其錯而驟為富人叔亦絕不言父之同入珠寶店取金珠將銀授叔云持銀留此我歸以金珠示婦婦中即兌換店訝其去久拉丐者物色之室已空矣出包視之瓦礫也一童子賣飴糖於市一人盡買其糖

復與數十文令負錢數千至一銀鋪換銀指錢云錢若干要換色銀若干取一封與我持去看過將錢交易令童子止此候我并取錢交店中去久不至店問童子童子云我賣糖催我來者也啟視所負來錢兩頭青蚨中以泥貫串外以布包裹而已一明經者授知縣謁選入都道間遇鮮衣怒馬數人並轡談言極為投契同行止者數日將至京夜宿店酒後同羣樗蒲謁選者旁觀中一人輸錢將盡尚剩數十文倩謁選者曰我欲如廁為我一擲及刺錢盡曰錢是馬子一錢作銀一兩羣起逼勒拳毆相加謁選者呼主人地隣咸集曰償數十金猶可若明晨扭稟城上此輩杖責不足辱足下同賭前程草退殊為不便因將騎騾行李傾囊與之又一考選者入都行裝頗麗亦遇數人同行俱言旗下子弟將至都設席相邀酒後賭博忽外巡番排闥而入各將鍊子鎖去再三哀求主人救解云送城上旗下罪如何你罪如何旗下子弟各出白物數十金求釋考選者竭行資與之不肖并錦衾繡帳席捲與之臨行云我道你有大盤纏不道是箇窮鬼并旗下子弟一聞躍馬而去晨興問店主人亦道矣甚有邂逅相遇即願納交或稱投契稍稔邀至其家婢僕羅侍寶玩充案好飲者與之沉酣狎戲歡呼或言失財物証之賠償好遊者與之恣遊山水庄園或入豪家與有勢者共傾之變化如神令人莫測嗚呼從來竊盜乃大盜之源局騙成風不難嘯聚上之人苟明於治體不事姑息亦何難肅清此輩耶見聞錄云歲乙丑遊江右聞一假屍圖詐事甚奸南昌富人王

生買何首烏鄉人大高其值致爭毆仆塔死急救方甦生謝過
飲以酒遺葛一疋鄉人還中途告店主以故且曰一跌不起
今作塔頭鬼矣時店主人有姪死未殮因買其葛并索其盛首
烏筐鄉人去遂至王生家大慟曰昨賣首烏者我姪也為汝家
毆傷歸即氣絕今持葛為証告官抵命王生舉家怖甚賂以百
金故勉從其請瘞姪之屍王生有僕挾怨訴於縣繫獄未定案
鄉人復至生家爭詫為鬼鄉人我幾死得生蒙賜一葛賣與店
主人今來致謝何乃言鬼耶生之子大駭留鄉人執僕送官并
捕店主人寘之法追其贓

現果隨錄云余友徐亦史諱籍癸酉孝廉授黃岡令蒞任次遭
民間回祿火後躬往編戶點名及二千家遂罄家中所挈二千
金散民搭蘆蓆棚暫令棲止未久徵國四千金入鞘在衙明晨
即起解大盜知之夜統五六十人從城頭突入衙內斬劈箱篋
蕩無所有以救應賊遁次日呼解夫進衙銀乃在堂前露地以
蘆蓆覆蓋盜不知也

現果隨錄云儀真王曉江繇太學授邑佐偶朴一候吏忽猛省
曰吾以富致官而復以賄賂故刑人豈不顛倒乎遂棄官學道
家資數十萬悉以檀施傾之四十不再娶暮年豫斷一巨棺置
房中夜充床榻年九十餘坐化棺中頂如火熱者累日

余友人吳伯兼親見口述楞嚴載人死驗其餘熱生處立見
古偈云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騰蓋裏地獄脚板出
楷定格則也蓋心存禪寂則輕清而內凝情滯愛憎必重濁

而附物輕者飛越雲不下沉重者淪墜石不上舉積之一生
末後自驗曉江居士以五十年修鍊而頂上火熱非證聖果
必生淨土矣非曠世大達人哉

果報聞見錄云明都給事中陸茂龍鄞縣人兩世單傳至孫無
嗣以遠族繼焉有江西術士至其家稱善解魘命主人備福物
香燭書符念呪次第焚之一符飛着正梁即於此處鑿之得木
刻太監一個故單傳之後無嗣又寒族布政房自明弘治造屋
以來時多禳禱常聞鑼鼓之聲後遭洪水破壁見有搥鼓一具
又余家有店房三間每以賃人不出三年貧乏而去甚至行乞
後有賃者以竈壞拆修竈內拆出破碗一隻竹棒一條故來賃
者多致乞丐也修後賃者平安順遂竟成吉宅矣此皆主人造
屋薄待工匠克減工食之故貽禍不淺可不慎哉

信徵錄云康熙二十年杭潮鳴寺禪堂打飯僧明祚俗姓莊紹
興人打飯二十餘年幾六旬矣三年前忽與僧衆言曰我在杭
城日久見人家婦女最為安樂非若男子勞心勞力苦惱經營
我死後得杭城女子吾願足矣一日偶過一南貨店張姓之家
見其婦女飲食嬉笑心竊慕之荏苒得病半月而死張家侵晨
啟門忽見此僧徑入內室驚喚隨入此僧不見已生一女後歲
其父抱潮鳴寺四顧踴躍如熟遊者每日必欲一至否則啼哭
不止但啼時人撫之曰明祚師父不要哭即止三歲而止
信徵錄云紹興有朱姓者善結蒲團言其姑夫乃打飯僧轉世
也紹興天衣寺有僧不能誦經止司挑飯担自五更起身以及

往回口中念佛不絕但每至姑夫之家見其父飲饌豐美即連
稱好喫好喫不止如是年餘姑夫尚未生也一日午飯時其父
方食忽見此僧挑担來家徑入廳堂注視食案稱好喫好喫隨
進內房其父輟食入覓之家人俱不見而其姑夫已生矣往詢
其僧即以是日午時死焉後其姑夫長為青衿但嗜飲食身體
肥腴人共笑為饒僧後身云此順治年間事也

曠園雜志云唐鄭太常恒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淇水之西
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之淇澳也明成化間淇水橫溢土崩
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墾人得之鬻諸崔氏為中亭香
寮石久之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縣令邢某置
之邑治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乃一辱之元微之會真記再

辱於王寶甫聞漢卿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為崔氏洗冰玉
之耻亦奇矣或傳此志銘又於康熙初年崔氏見夢於臨清州
守守往學宮自穢土中清出夫臨清與淇邑道里遼遠何以墓石
又在臨清耶姑存以備攷

曠園雜志云錢馬塘天閑少好武有膽力一夕行西湖畔遇一人
持屠刀從戶竄入且進且却如是者三馬以為賊厲聲呼之是
人握手捧刀長跪泣謝曰吾非賊吾婦有盜客在刃之則股戰
不能下不刃則髮怒皆裂不能已已馬慨然曰果爾為汝除此
左手持其刀以右手闔戶入兩人方酣卧竟斬其頭付是人肩
而去問姓名不答

曠園雜志云句容筮巡按重光未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

宮某道士身上覺而信之訪其人訂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填榜
即某道士也試官拆卷至宣名方訝其姓欲易之而道士聞唱
名時已直書其姓名矣遂得不易

曠園雜志云仁和趙汝楫於康熙壬午正月上元夕夢登山頂山
徑崎嶇遇一老翁道貌脩然揖而言曰汝非趙子乎趙對曰然
翁曰汝勤儉起家不私己有一生不愧孝友二字天榜中已列
汝長子名矣食報當不止此汝其勉之趙隨叩姓氏答曰余葛
仙翁也言訖不見望山下燈火燭天遂下山行數武而寤是秋
鄉試子殿最果中榜次年癸未成進士追憶夢中預兆率殿最
登葛嶺瞻拜僊翁宛如夢中所見其崎嶇山徑亦與夢中所歷
無異

曠園雜志云仁和錢國柱幼失怙母鍾氏苦節課子憂勞遘疾
歲乙丑翻胃病劇時錢娶婦楊氏衣不解帶日夜奉湯藥三更
輒北向禮斗錢與楊氏先後禱天割股調藥以進夫婦不相聞
也錢又數上血書於城隍神願以身代一夕鍾氏夢其夫曰吾
兒婦誠孝汝疾愈當在吾兒入泮時也自是病漸減踰月錢應
試冠童子軍而母病頓愈

曠園雜志云錢塘項少司馬景襄辛酉年五十四官京邸與幼
子淞步庭中自言平日為人長厚將來無疾而終遂題一詩於
几上云三十年前得意時而今不道醫如絲一生衾影元無愧
曾學先賢凜四知是年十月初八日武闈監試沐浴更衣將登
輿入闈微覺頭暈復入室端坐曰吾將逝矣時延醫診之脉已

絕追憶登第之年恰三十年矣先是族叔厚同館讀書嘗問叔功名何如叔云汝功名必拜相公笑曰不能也我位必八座但壽止五十四耳後居官亦相忘歿時果符其言

曠園雜誌云山東柴燦官樂平縣典史舊任連雲棧青橋驛驛丞離驛二百餘里有風雲山自古不服王化每年一出城中但市山中所無者柴與相識有年問山中何所有山中人云山中尚有桃數株結實可延年須六十年一熟聞君將遷官當持贈惜尚未熟耳次年果攜二桃至大如斗柴獨食一桃以一桃分食家人柴既高年健飯家人亦無夭折者

曠園雜誌云臨川王某家素封嘗商於外日惟踞門坐則貿易輒利或偶他往則是日必不利少得財還踞門焉財又至人因號為財星晚年一日晝浴妻推戶入盆中惟一肥牛拍拍弄水大駭而出呼家人往而浴已畢未幾遂病不復起人又目王為富翁牛以其將死故形見云

曠園雜誌云順天潘海濱者年四十無子努力為善嘗布金僧寺而土闢新寺及大覺菴兩老衲感誦尤倍時祝大士前願化為兒以報一白潘坐中庭恍見兩衲排闥入亟起出迎忽失所在而婢報閨中坐草矣一產二子隨遣使訪兩衲則正以是日是時同圓寂始知雙生即兩衲也二子一名某字宗海一名士彥字慕海並為諸生士彥中天啟辛酉科鄉試時呂邦耀為偈以贈云兩衲是潘生潘生在何處潘生是兩衲兩衲在何處都人士競傳之

曠園雜志云益都馮相國溥二十一歲崇禎己酉鄉舉報至方
熟睡家人呼之不醒母太夫人大驚令扶起以水噴之亦不醒
半夜方寤云夢登泰山雲氣蓬勃擁之而行迴視五大夫松十
八盤三天門歷歷如常時所見至則結一簾殿懸錦繡於門衆
樂齊作酒肴咸備碧霞元君親臨衆仙隨之成禮將退適聞雞
鳴海中紅日如車輪涌出遂驚寤寤時猶帶酒氣

曠園雜志云海寧楊少司馬雍建甲午北京鄉試闈中夢見一
人提燈籠大書兵部二字照之不去是科中式次年聯捷尋以
行取授兵科給事嘗曰得無功名止此耶或曰兵科非兵部君
請勿疑既仕至貴州巡撫每以前夢為疑夫人曰安知不更遷
兵部耶後果遷兵部侍郎其孫守文為余言

寶岷

曠園雜志云宣城高檢討詠少時嘗夢於市上行見大幅字狼
籍盈街不敢踐尋側路行身不覺輕舉入雲中至一所樓閣壯
麗踰橋入門有黑而髯若玄壇神者從一卒擁皂纛自內而出
相遇甬道神兩目焰焰出火光數尺高左避神睇顧問擁纛卒
有所言者再乃去高遂入行長道數百步至內闕門尚未啟鑰
門左冕而執笏山立者甚衆心知其為天庭也方恐懼倉皇則
有導以行者至右偏旁殿額曰三官堂有公座三黃裯畫舉比
高私念何可據三官座遂出最後引至文昌宮以第三座命之
曰可坐此驚而寤作飛龍引紀之康熙壬子廷試至五鳳樓金
水河彷彿夢中以為兆應矣尋以薦舉授史官數年復夢前境
心頗惡之以疾請假歸里起居如常每語人曰當以二十八日

辭世究不言其故次年二月卒果二十八日也

曠園雜志云甲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偽官李紙票為開壙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僱夫速開田妃壙合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母違時刻未便時署昌平州吏目事趙一桂因州庫如洗而葬期又迫稟同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計無所出即同工房馮朝錦入京復稟府府辭再三請始硃批着該州各舖戶捐那應用事再議一桂歸與好義之生員孫繁祉監生白紳公議郡人劉汝朴及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金三百四十千僱夫頭楊文包攬開閉其壙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濶三丈五尺督修四晝夜初四日寅時始開頭層石門入香殿三間中間懸萬燈^年二盞陳設祭品前有石香案兩邊列五綵綢緞侍從官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大紅箱盛貯東間石寢床一鋪裁絨毯上疊被褥及龍枕等件又開二層石門入通長大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濶一丈田妃棺槨在焉初四日中帝后梓宮齊到停祭棚內陳猪羊金銀紙劄祭品舉哀祭奠畢先移田妃於床右次安周后於床左然後即田妃槨請帝居中其前各設香案祭品將年燈^萬點起隨將石門反閉當即掩土初六日率捐葬鄉耆等祭奠號泣震天踰時方止即傳諭附近西山口三村地方撥夫百名舁土立塚又同孫繁祉捐銀五兩修築塚牆高五尺有奇

本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陵寢修建香殿三間羣牆一週其死難太監王承恩墓在思陵右側

世祖章皇帝為文祭之又

御製碑文立石墓上誠興朝盛典也

曠園雜誌云天啟間蘓州逮周忠介公順昌民變擊斃校尉後蘓民倡議天啟無道互戒天啟錢不用各州府縣從而和之積天啟錢無算後傳至京師各省出示勸諭錢乃復行私禁凡十閱月亦見直道在人也

曠園雜誌云張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善弓馬諸偽官咸賀得人獻忠喜甚賚金幣刀馬又召入宮賜宴并撤金銀器賜之次早張入朝謝恩諸偽官復請圖其像傳播遠方俾敵不戰而服獻忠遂召工圖其形再賜張美女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鴻臚寺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恩獻忠忽嘖感曰我心實愛渠但怕見面速殺之報命諸偽官立將張斬首并傳令將張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戮噫獻賊之慘殺豈獨蜀民已哉然無識而從賊登第其罹禍也宜矣

甌江逸志云王十朋字龜齡梅溪樂清人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可見矣為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嘗使之為十二牧其忠義

譽謂如此今世俗所傳荆叙記因梅溪劾史浩八罪孫汝權實慙
憑之史氏切齒遂令門客作此傳以讎之蓋玉蓮乃梅溪之女
孫乃梅溪同榜進士也史客故謬其說耳又有一說玉蓮實錢
氏本娼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許嫁王王後狀元及第歸竟不
復顧錢憤而投江死二說頗異大約傳奇中假托附會者極多不
足深究耳

又云季德卿福以選薦應順天鄉試先日主試者謁張文忠文
忠素啣季接談頃方提季福姓名遽報客至起而迎之未竟其
說主試者謂張所注意謹志之初未解其欲斥之也卒為取之
中式夫以權相斥一儒生如發蒙振落耳反藉之登名信有命
哉

甌江逸志云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之永嘉人楊文貞所取一
甲三卷未決狀頭問同事有識周旋儀表者否其人面白豐
美對遂以旋卷首晉及臚唱陞見貌寢甚衆論悵然蓋所問者
周旋所答者淳安周瑄也此數之前定如此

又云張永嘉孚敬當國時有一教諭起復補官入辭例當用手
本而誤用折簡張相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也會二尚
書至而忘之文選出莫得所謂以為相君知厚也持白大家宰
破例陞郡通守一日張相忽記憶召故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
任三年矣

甌江逸志云永嘉王子孝諍隨其父鍊之任竹山教諭其邑藍
氏女夢有都御史來游園主人奇其夢詰旦伺之乃子孝也即

以是女妻之後果至僉都御史先是巡按雲南劾沐黔國罪狀
離任數舍忽有物動喉下公疑為蠱毒所中乃以已意研辰砂
并燒酒飲之物則下搥膈間又飲又下至腹腹遂大痛瀉出生
血如驚者數千百而愈

甌江逸志云吳門文公林乃徵明之父官永嘉時地產美梨有
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公曰梨於民何濟使歲為例
其何以堪命盡伐去之中官大怒會公舉卓異將擢憲職中官
讒之竟授太僕寺丞

甌江逸志云宋邵澤廷對日午未成一字有中貴人巡案見澤
所磨墨甚佳欲之邵即與弗吝中貴曰上三前御苑方建一亭
名定一上謂若士人用此立說取為狀元邵得其說揮毫如飛
中貴人奏曰陛下前三日建定一亭臣竊見一士人用以立說
上大喜搜求此卷得邵澤欲置首選時已取周坦為榜首羣臣
賀曰陛下今日得周邵於是澤為榜眼坦溫之平陽人

淡
食
雜
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淡食雜抄

靜閒逸叟手錄

晉書慕容晃上書曰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之威將士效命精誠感動海爲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

天文志欖槍妖星欖雲如牛槍雲如馬揚雄賦履欖槍以爲綦言蹈惡人跡也東京賦欖槍旬始羣兇靡餘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無敢敵偶於冢婦不敢竝行不敢並命注云不敢掉磬齊人以相絞訐爲掉磬或云北海人以相激事爲掉磬

帝王世紀昭靈后名含始游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漢祖劉季

三輔黃圖石渠閣蕭何所建造其下礎石爲渠以通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至成帝復於此藏秘書焉天祿閣亦蕭何建造劉向於此校書

隋書天文志云天市垣二十二星主權衡又云天弁九星市官之長也主闡闔市籍之事又市名虛所柳子厚云往虛所賣之南越中謂野市曰虛

離騷羿焉彈日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下殺猓猓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又云羿除天下之害茲爲宗布

庾闡揚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昌黎祖之曰洞庭漫汗粘天無壁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正用粘字爲奇今本作連

天悞矣

稱藩王之美曰鄱桂南史鄱陽王鏘桂陽王鐮皆齊高帝之子也鏘好文章鐮好名理人稱爲鄱桂

文選頭陀寺碑憑五衍之軾極溺逝川僧肇論曰騁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注五衍卽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五菩薩

洞冥記孟岐清河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時事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壇上公以玉笏頌之

相如作賦時把筆齧之似魚含毫爲上林子虛賦忽然而睡渙然而興百日乃就古之才人類有以淹遲得者故曰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

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

田光謂太子丹曰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弘明集佛言有諸盲人羣手摸象得象耳者曰象如簸箕得象鼻者曰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得全象之實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稗談載螫人蟲也常在林間花葉背不知者輒爲所刺故名林載楚詞以喻讒人九思所謂載緣兮我裳是也老則吐汁自裹就其中作蛹謂之蝥蝻

初潭集濕水經大翻小翻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始皇時官務繁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不至始皇怒令檻車傳送次仲首發于邁化爲大鳥翻飛而去落雙翻於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翻小翻之名

尹子環龜脫兔之法謂兵法也孫武子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環龜出司馬用衆篇歷沛歷汜兼舍環龜謂環陣如龜裨談海上鱗族異者名章拒大者名石拒居石穴人取之能以脚粘石拒人故名其名章拒者蓋江東子弟所名項羽引江東卒與秦戰秦將章邯拒之卒爲羽所降故江東名是物爲章拒人怯而負勇名者亦號章拒

夏小正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養日浸永也養夜若日

之長也又五月蓄蘭頌馬注蓄蘭爲沐浴頌馬分夫婦之駒

三輔黃圖梁園中有百靈山膚寸石落猿巖栖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花異樹珍禽怪獸畢有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玄晏春秋曰予讀春秋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曰撐犁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故皇甫謐書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皋屬文猶自成於骹骹

埤蒼皋塗之山有獸如鹿而白尾馬足名曰櫻如有鳥如鴟而人足名曰數斯食之已瘵甘棗之山有獸如獸鼠而文題其名曰難食之已瘵天帝之山有草如葵臭如薜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之已瘵獸音虺難音那

王涯仙掌辨九華山李白以九峯如蓮花故名劉禹錫云九華山自是天地一尤物銳而出者爲虎牙尖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巘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雞頭

秘書監曰大蓬春明退朝錄有人嘗爲翰林學士語同列曰禁中視草非養病之地他日解職得遂大蓬之拜歸息數畝之園則厚幸矣

晉書庾公就陶侃食韭每留白陶問何爲云欲種陶歎曰吾子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

鄜侯鄜七何切揚雄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鄜唐詩麒麟閣上識鄜侯鄜在沛郡鄜在南陽蕭何傳作鄜字

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歉爾雅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饑果不熟曰荒仍饑曰薦

穆天子東游次雀梁住一宿爲舍再宿曰信過信曰次蠹書於羽陵又嘗出游飲於留祈射於麗虎讀書於藉丘天子遺其靈鼓化爲黃蛇

漢馬融勤學夢見林花如錯繡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領略人號爲繡囊

李邵序洛陽丘阿奴工握槊卽雙陸也曹子建作長行局亦雙陸也雙陸乃出天竺涅槃經名爲波羅塞戲韓文詩碁槊以相娛碁奕也槊握槊也

丹鉛錄襖有春襖秋襖王右軍蘭亭脩禊此春襖也馬融西第頌云西北戌亥亥石承輸蝦蟇吐瀉庚辛之域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被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

古史考夷齊采薇而食野婦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都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劉孝標辨命論夷齊斃淑媛之言

淮南子禹之治水以身禱於陽盱之河湯之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高謙之表曰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抹人之用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

陸機爲詩草木䟽劉杳爲離騷草木䟽王方慶有園庭草木䟽李文饒有山居草木䟽然爾雅不識藤藪字書不見榭榿該洽

誠難

異聞錄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獻大衍曆云謹以開元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維仲秋日在端午

清異錄蘇司空禹珪薨御史何登撰版文曰漆宮永闕沙府告成余問沙府之說曰自隧道至窆棺之穴皆鋪沙以防陰雨故名沙府唐人皆引用之

班超傳注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在俗用者有黃鵠隴頭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燕太子丹與荆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鼃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出燕子

清異錄來紹乃唐酷吏俊臣之裔天稟鷲恐以決罰爲樂嘗宰郟陽創造鐵繩千條每肆枯木之威則百囚俱斷轟響震動一邑時呼肉雷

蜀都賦奮之則賓旅翫之則渝舞注巴有賓人剽虜高祖募取以定三秦閬中有渝水賓人左右居之善舞高祖好其猛銳數觀其舞令樂府習之

文選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注劉寬下車犬不夜吠魯之販羊者當晨朝飲羊使飽以詐市人孔子爲司寇則不敢詐爲飲羊也

張蒼傳張蒼封北平侯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文穎曰以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

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灞產以西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注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

月令靡草死呂氏春秋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薺芄葶蘆薪莫也三葉死則大麥可獲矣董仲舒云葶蘆枯於仲夏款冬華於嚴霜

郭熙記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洗冬山慘淡而如睡又聳氏耳目志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顛而堆阜

烈士傳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遂往見光

檀弓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於臺鮒始也注吉時以纒韜髮凶則去纒而露其髻故謂之髻狐鮒之戰在魯襄公四年蓋謂邾人所敗髻不以弔時家家有喪故髻而相弔也臺音狐鮒音

王充論衡蔡邕崔實號並鳳又與許受號三龍後漢書公沙穆五子並有令名號公沙五龍華陽國志李宓字令伯六子皆英挺特秀號六龍魏張魯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又後漢李元禮祖父脩生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爲牧守齊書王忻字元景生九子並風流醞籍世號九龍十六國春秋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爽尚書郎兄覽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梁書張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

呂覽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立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耶

通幽賦注衛蒯聵亂子羔滅鬣鬣衣婦人衣逃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爲其間乎又論衡子貢滅鬣爲婦人人不知其狀豫讓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弘明集宗炳答何承天論顏天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鬣匡陳之苦不可勝言

尸子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生之言勝故肥文苑英華武后齒落更生李嶠爲李敬仁賀表云臣聞易有四營金牙爲壽考之象詩有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謠

隋煬帝游江都浙人項昇進新宮圖帝愛之卽如圖營建旣成幸之曰使真仙游此亦當自迷可目之曰迷樓

鹽鐵論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壇臺家語云宰予爲臨淄大夫遇田常之亂夷三族韓非子云田明辜射宓子賤宰予不免於田常此皆世之忠良不幸而遇悖闇之主以死宋書虞愿定命論畢萬保軀宓賤殘領掖言宣宗賜韋澳孫宏銀餅皆乳酪膏腴之所爲啗之甚美吳筠餅說細似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

論語隱義蒯瞶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黯從城上係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爲師也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殺之子

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黯不能前黯曰畏子之日願覆之子路以
衣袂覆目黯遂殺之

水經注礮礮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爲陣卽太公釣處今謂之
凡谷按類林及韓詩史注鶡冠子注太公少壻馬氏老而見去
遂釣於渭濱後佐武王伐紂封侯於齊道遇婦人其前妻也再
拜求合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歿今有
馬母塚廣弘明集云丁公入漢先獲至典之殘馬母叛妾自招
覆水之逝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子良之逐
臣鄒子說梁王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

管子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女華者桀之所愛也
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議合
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唐書蕭穎士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瘡痍逮其平復
指使如故或勸之易主曰吾特愛其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耳
真報記周武帝好食雞卵開皇中歿而復蘇云被攝證武帝進
白團事左右曰名雞卵爲白團也

唐羅鄴詩與方干賈島齊名賦牡丹詩云買我池館恐無地看
到子孫能幾家時人謂之詩中虎宋謝希深上楊文公啓云曳
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書扇上
語人曰此文中虎也陳同甫亦自稱爲文中虎唐李陽冰善書
寶泉稱爲書中虎

文海披沙撈里子號智囊漢鼂錯號智囊魯匡亦號智囊王莽

時爲義和支謙亦號智囊謙字恭明月氏國優婆塞也該覽經籍及諸技藝善諸國語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似智囊又杜預桓範亦有此號唐王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癯而多智亦號智囊

書曰王敬作所曰所其無逸乃是當時方言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爲所適言而義遠李獻吉云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爲所今作處所解之便悖此深得經旨

東園客談云予家有堂名樂全虞奎章爲余記之翰林陳衆仲有能守不成三瓦戒樂全長得保天鈞之句衆未解三瓦詢之云出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注一云爲屋成欠三瓦而棟之

左賦稱張儀位加將相室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其語甚奇揚子解嘲室隙蹈瑕而無所屈茲言室隙之策言張儀籌策如以一物塞小竅應時而合也

師古注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天有羽林大將軍星又曰羽林孤兒百官表取從軍歿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故曰羽林孤兒

東方朔傳館陶公主自引董君綠幘傅韞曰館陶公主胞人注胞與庖同師古曰綠幘賤人服也一曰宰人服傅讀曰附韞形如射韞以服左右手於事便也

禰衡別傳黃祖大會賓客設黍臠禰衡年少在坐黍臠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時江夏張伯雲在坐調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

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耶衡謂祖曰君子寧聞車前馬槽祖呵之衡孰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遂令軍士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及愴然流涕曰此卽有異才曹操及劉荆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郊祀志化色五倉之術李奇曰人身有五色腹中有五倉五色存則不疾五倉存則不饑

王霸傳王卽起光武在薊卽移檄購光武光武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卽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曰歛廠手相笑歛弋支反廠音踰

仲長統傳中世選三公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

詩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仲長統理亂篇曰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震壓之禍也

蜀志龐統謂陸績爲鴛馬顧邵爲鴛牛曰鴛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鴛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力哉

孔叢子子高與鄒文季節爲友季節當歸魯臨別流涕子高執手止曰人生豈當如羣鹿聚

鼠璞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席蘇綽見周文帝播論申韓帝不覺膝之前席鞅綽之雜霸長沙論鬼神其傾主聽則一也

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如老叟稱劉寵劉翊稱种禰高獲稱鮑昱皆然又龔遂傳王生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張堪傳主簿進

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鍾浩曰明府必欲得其人陳寔是也

張無垢云欄入手則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

王韶之始興記連州水下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

潮泉一日三溢三竭貴州城外有漏洩一日百盈百涸應漏刻焉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其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着一歎又負穢名也

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由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中行由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居其中地常移動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

唐人謂中書舍人爲小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相爲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儀禮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聘禮速賓皆稱須臾

左傳齊燕平之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明年明日則有之明月僅見此

周禮大喪往往用廡字音歆注云興也陳也說文陳輿服於庭也笙師職云大喪廡其樂器司服大喪共其廡衣司裘大喪廡裘司干大喪廡舞器鄭注皆解爲興蓋襲用爾雅之誤成周盛

世豈有大喪用笙樂舞器之理乎楊用脩曰按此廡義蓋謂陳而不作耳唐獨孤及墓銘廡衣楚挽徘徊墓田禮文公墓銘廡隊納書禮優職襄宋景文真宗挽歌云廡雲浮晨旭邊簫咽暝霞周平園皇祐哀書云桂輪隱曜椒掖廡儀皆得其解矣

公羊傳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

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扇廁身自澣晒不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蜜戚飯牛歌康浪之水白石爛康浪水在今山東見一統志駱賓王集云觀梁父之曲識臥龍於孔明聽康浪之歌得飯牛於蜜戚今樂府作滄浪之水駱集又改康浪作康衢皆誤

國策蘇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辭歸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燔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貨殖傳不有踰鵠至死不饑卽蹲鵠也漢書袁安爲平陰長年饑民皆菜食租入不畢安聽使輸芋曰民饑長安得食穀自引芋食之

琵琶有護索梁州轉關六么諸曲古來賢達多寄之謝鎮西著紫羅襦踞胡牀在市中佛圖樓門上彈琵琶作大道曲桓大司馬稱謝仁祖企脚北牕下彈琵琶有天際真人想

窮幽記毛重教授於導江春日主人宴之賦散語曰蟻肝之奉
何堪龍首之攀可望主人曰吾勸以陸源鯖賞以柳綿肝
蜀譜錄閬州叅軍黃涉婢曰笑春紅既歿涉念之淚灑犀簾至
皆損壞

方鎮編年高展爲并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撮之試塗一
老吏面上皺皮頓改如少年色展以謂必神藥問承天道士答
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展乃發甑已無所覩

風俗通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採異代方言漢興以來
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惟閭休嚴君平知之揚雄師之
以作方言張協七命語不傳於輜軒地不被乎正朔

丹鉛錄五行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音氣
不戾八風誦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
五殺以應是也

筆談故事玉堂中設視草臺至德後始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
書詔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故謂之視草

翰林志有大小三昧學士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
門乘馬謂之大三昧

分紀草麻潤筆自隋唐有之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
作詔高頰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爲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
何以潤筆

國策夔子之相似惟其母知之公羊傳古人尚質雙生者以後
生者居上取以爲兄西京雜記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爲兄弟

光聞之答書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已日生良因以囂爲兄以良爲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笱楚大夫唐勒產生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則霍氏自宜以前生爲兄矣

五姓秘要相山之法欲如生蛇之渡水又欲如啄木之飛翔生蛇渡水取其詰屈啄木飛翔取其一高一下

漢書趙婕妤妬後宮傅能生子成帝賜藥二枚以赫蹏書曰傅能努力飲藥應邵曰赫蹏薄小紙也

兵法凡備敵令人枕空胡祿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

班彪志淇園殷紂竹箭園也漢書武帝時河決上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之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楫

論語注脩脯也十脰爲束檀弓束脩之間不出境穀梁束脩之內不行境中此皆謂脯贄也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李固奏記梁商曰王公束脩勵節晉荀羨擒賈豎豎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耶皆檢束脩飭之義與禮記春秋不同旨

孔敬康以放龜封餘不亭侯顏真卿石柱記云餘不亭侯孔愉墓在城下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相傳云愉卒後龜銜巢木植於此至今號龜銜樹溪名龜溪橋曰龜回橋

劉世歆作草終論以爲神去速朽真達者之言如子羽沈川漢

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張奐止用幅巾王肅惟盥手足范
冉歛畢便葬袁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棺子廉牛車載柩叔
起戒絕墳隴康使成無卜吉乃知豪士儻爲不獨一王孫爲然矣
郭景純青囊秘書自是堪輿家事後遂引之爲醫家言考顏弘
之傳求蛇膽療嫂不得忽有青衣童子持囊授舍舍開視乃蛇
膽豈後世因此遂用之醫耶

荀卿傳鄒衍迂大而閎辨騶奭文具難施故齊人頌曰談天衍
雕龍奭炙轂輶髡輶音化車人乘膏器也淳于髡博聞強辨人
謂之多輶言炙之雖盡猶有餘流髡智不盡如炙輶耳

搜神記若乃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御當蹊謂
不忠不信則水怪必害之海童馬御水怪也

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案律有無害都吏
如今言公平吏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乃知無害吏亦
漢律中語齊永明間策文賢分挾文而無害正與此同

焦氏筆乘銅柱不止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鑄銅柱
爲誓在衡山縣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於點蒼之湍溪又五代

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皋銘在辰州

舉手相笑曰擲揄羅友答桓溫書旦出門聞一鬼大擲揄云我
祇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

傅子云仲尼旣歿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其後王充
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
詆孟黃次復作評孟乃知古人讀書若酸醎嗜好各自有所喜

非若今人胷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

談賓錄唐武后時李嵩爲御史鞠獄其訊罪人皆立名如犢子懸車驢兒拔橛之類周興亦有鬼拽鎖牛拔橛之名

桓宣武北征袁虎倚馬前作露布王東亭極歎其才劉原父直舍人院一日而追封王子公主九人命原父草制倚馬却坐一揮悉就歐陽文忠聞而歎曰昔王勃一日而草五王冊未足也多李戴仁性迂緩妻閻氏年少與之別室一夕閻來叩戶李取百忌曆燈下看云今夜河魁在房未可行事又邢子才與婦甚踈晝入內閣爲犬所吠

看公筆記客星有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留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亾光武無應者豈下賢一事亦可弭其留患歟

唐書武平一傳曰中宗宴兩儀殿胡人襪子何懿倡合生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舞蹈號曰合生卽此合生之原起自唐中宗時也今人謂之唱題

國老閒談真宗問杜鎬積食原於何代鎬對曰漢景爲太子文帝鍾愛旣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太官每日具兩檐積以賜之此其始也

幸氏奏記曰昆明池漢武帝立之習水戰教池之事略見於此宋太祖建隆間卽都城之南鑿講武池將有事於江南也及太

宗興國中得吳越錢氏龍舟城西開金剛池於是每歲二月教池遂爲故事

孔子家語曰食石者肥澤而不老食水者耐寒而苦浮食肉者勇而悍食穀者智慧而天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久而神續博物志河水東北有石室室中若有積卷因謂之積書巖每見神人往還世人不悟其爲仙者謂之神鬼彼差目鬼曰唐述因名其山曰唐述山堂曰唐述窟道述之士多往棲焉

世人稱主人曰東道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以鄭在秦之東故也漢光武時常山太守鄧晨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皆一時便語

史記解左史戎夫作竹書穆王二十四年王命戎夫左史作記楊用脩跋豕史記解云穆王命史臣戎夫歷陳古之亡國二十八君以爲覆轍而監戒之朔望以聞又作甫刑之書以恤民聽祈招之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吝冥豫有渝矣亦賢矣哉

穆天子載盛姬哭葬事姬盛栢之子也從王東征於澤中得寒疾歿乃殯於穀丘之廟以伊扈爲喪宗叔姓爲喪主大陳哭葬之禮蓋後世所未有也然晉史所載西梁呂纂寵姬歿纂至爲行斬衰之服其旣殯猶出諸棺與同寢且合焉宇宙異事顧有若此甚者則穆王之事特其小小耳

古今原始漢靈帝作列肆於後宮帝自着商賈服從之宴飲自是有官市矣好私穡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

類說大曆中玄覺禪師住荆^州陟岵寺張藻於壁間畫古松符載

爲贊衛象爲賦師見曰何爲疥吾璧命加聖焉

漢昭紀古者工卒無掌人迭爲之一月一更曰卒更富者顧貧者月二千曰踐更天下丁民皆直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亦在調一歲一更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曰過更

驪弩音郭尸子曰鴻鵠在上杆弓驪弩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記也欲鴻之心切也

干寶三日記顏氏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俗名女陵山又論衡孔子生不知其父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

呂氏春秋狄人逐衛懿公於熒澤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引演使還哭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因出其肝以內公之肝

諸呂謀作亂爲劉氏者軍中皆左袒陳勝起兵徒屬皆右袒稱大楚又事文類聚齊有一女兩家求之其家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曰願東家食而西家宿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宋朱彥可談廣中富人多蓄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金言語欲嗜不通性悖不逃徙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脣紅齒白髮鬢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採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漉謂之換腸緣此或病或若不死即可蓄久蓄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者入水眼不敗謂之崑崙奴

左右袒非始於平勃也王孫賈先之矣又非始於王孫賈也吳人入楚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袒不與荆者右

袒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令諸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袒不善者入門而左袒則是法亦已久矣

劉宋時釋智一善嘯謂之哀松之梵唐時峩眉陳道士山中獨嘯聲如霹靂海外有殷霄國善嘯丈夫聞百里婦女聞五十里淮南子狂馬不觸目獠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况人乎

廣雅夜光謂之月楚詞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維何顧兔在腹皇甫謐年曆日月羣陰之宗光內日影以宵曜名曰夜光五代史唐明宗入汴莊宗與元行欽登道旁塚置酒相顧泣野人獻雉問其塚名曰愁臺也竟罷酒去

天中記果州合州等處無平田農人於山隴起伏間爲防潞雨水用植稷稗稻俗名雷鳴田蓋言待雷而後有水也戎州亦有拾遺記後漢任末淹通每言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於河洛秘奧非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闌及園亭林木時謂任氏爲經苑

論衡曰高漸離擊秦王中臏秦王病瘡死此與史記不同豈秦史諱之耶潘安仁西征賦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臏用論衡語也狙伺也臏膝蓋也言脫去人之臏也

郝隆爲桓公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隆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云媿隅躍清池桓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媿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五代史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因降梁武帝先是俗語謂

密相欺變者爲和欺於是梅蟲兒茹法珍等曰今日敗於桓和可謂和欺矣

劉向說苑荆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以畋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跪而答王出而自沉於澗荆王乃殺狗折贈

伽藍記元魏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

梁武帝時童謠有云王氣在三餘乃於餘干餘姚餘杭爲厭勝之法時長興有餘干山餘嬰水餘魚浦陳武帝實生其處

丹鉛錄伶氏伶倫之後東古簡字其名也而舊說訓爲簡傲猶易震用伐鬼方震乃摯伯名而訓爲震揚威武書巧言令色孔壬孔壬共工名而訓爲包藏奸惡皆不考

王僧虔年數歲與諸子戲僧下地戲作僧虔獨正坐採蠟蠟爲鳳父曇曰此子終爲長者

世說殷浩云康伯未得我身後慧康伯浩甥也又晉本傳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陸杲字明霞好學舅張融有高名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朝野僉載唐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草制而吏持門鑰他往無舊本檢視乃斷牕取之時號斷牕舍人

杜錫字世嘏元愷子仕西晉惠帝遷太子舍人太子適遊戲無度屢諫患之置針於錫所常坐毡中刺之流血

唐史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內臣貴戚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糾彈

齊臨川王宏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以紫標如此三十餘間

隋獨孤信爲秦州刺史因獵日暮入城風吹帽簷側及旦人爭側帽效之

陳遵爲公府掾吏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遵曰滿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自請斥大司徒馬宮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斥之乃舉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適讀曰謫

漢書詔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薛革除左散騎常侍年至而無疾請告角巾東洛時甚高之

春秋運斗樞曰舜卽位爲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中州與

三公諸侯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盪入水前去盪之逝

清波雜志王元之其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一旦問祐曰外人謂劣文若何嘉祐曰文人不若莫爲相爲相則譽望損矣自稱爲劣文未之前聞

後燕慕容農字原小字惡奴垂第三子也年九歲問太史黃紘曰俗稱參辰相見萬人相食各自一宿何爲若是紘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伯關主辰次曰實沉主參日尋干戈自相征討故代傳言若是農曰天有定宿以人甄之而成愛憎二子之前參辰云何紘不能對垂深竒之

韓策蘇秦爲趙合從說韓曰臣聞鄙語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也然則口當爲尸後

當爲從俗寫誤也

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卜以乞巧是正月亦有乞巧事

馮衍顯志賦皋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注引呂氏春秋舜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乃知舜與皋陶自雷澤垂綸之日已相知矣人知太公之興以釣而不知皋陶之興亦以釣也

國是二字出後漢書桓譚傳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君王不能定也君非士無從安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哲宗朝謝懔賜賢良方正進士出身懔辭免云敕命未敢祇受乃以抵爲祇以授爲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獵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子美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品格高貴一語自見子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亮亮富人脩佛廟成知白召穆脩爲記富人餽五百金求脩附名脩投金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賣文爲活是段湛事

明皇開元初被進者曰印選以綢繆記印臂上曰風月常新印以桂紅膏則水洗不退其色

野客叢書漢官吏着皂其給使賤役着白谷永曰擢之皂衣之

吏張敞曰敞備皂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至朝皆若皂衣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者阜舊矣

鄭弘爲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郡中大旱自出行春隨車致雨白鹿方道挾轂而行弘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画作鹿明府必爲宰相

晉書元帝欲爲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子壻似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琨不及真長不減子敬未幾帝崩袁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鑿

吳越春秋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云斷竹續竹飛土逐宍注宍古肉字劉勰云斷竹之歌質之至也

丹鉛錄云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作七始詠在治忽漢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卽所謂七始詠也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更詳之

劉向說苑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五曰不治內而務外

太平廣記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游客爾朱九三人竝稱韶麗廣州人號爲三樵人歌之曰奉敕追三樵隨侯傍道走迴頭語李郎喚取爾朱九

周禮天官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醯實之注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

大唐龍髓記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路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鍼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紋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盛搜杞囊果有三百刺

逸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墀上張赤弈陰羽注王城旣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陰鶴也以羽飾帳也除地曰墀弈帳也

廣輿記鄖陽竹山縣有地二頃不生樹木惟長茅茨每歲清明日祭而燎之草盡卽豐以爲歲占

正德丁丑歲武廟問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問欽天監不知爲何星也內使下問翰林院同館相視愕然楊公慎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味也鳥喙也音呪南方諸鳥七宿柳爲鳥之味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爲鳥喙同館戲曰子言誠辨且博矣不干私習天文之禁乎

逢萌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及莽誅童謠云昔年食麥屑今年食萱豆萱豆不可食使我^枯嚙喉出劉謙之晉紀

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塞人言欲上天隗囂少病塞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出王弼州稿記

易辨終論漢文帝十七年新垣平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更爲元年令天下大晡日再中烏連嬉仁聖出握知時齊太上王生子顓牙問鄧宣不如旨捷之徐之才曰此智牙主

聰明長壽上大悅

天文書上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

神異經西方日宮之外有山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黃金其色殊美不雜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銀又入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淮南子術曰餌丹陽之金

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諸侯孝曰度卿大夫孝曰譽士孝曰究庶人孝曰畜又見舊唐書

靈寶自然妙經三千三百年爲小陽九小百六九千九百年爲大陽九大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

恐事敵災星此司空圖詩也圖又自題爲耐辱居士嘗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生歿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及全忠之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赴聞哀帝弑不食歿史稱圖爲知命志凜秋霜不虛哉五代舊書至謂躁進矜伐爲端士所鄙稗史之謬乃爾可笑也

南史陸徽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指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

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貪心之不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

弱申屠綱傳六極之要危於累卵

淮南子曰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尋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

獨異志唐文宗朝宰相路隨志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又感其父沒西蕃終身不肯西坐其寢西首

拾遺記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善造新曲以代古聲故有四時之樂亦有奇麗寶器春有離鴻去鴈應籟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和流陰沉雲之操蘧伯玉趨階而諫曰此雖發揚氣律終爲沉湎淫曼無合風雅非臣下所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伯玉焚其寶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

晉史石季龍大享羣臣於大武前殿佛圖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卒滅石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喚鍾會同載卽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旣至因嘲之曰望卿遙遙何以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此酬之

陸太尉抗詣王丞相導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儂雖吳人幾爲傖鬼

李固傳李固誅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
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

宋王玄謨傳孝武狎侮羣臣多黷謂之年顏師伯缺齒號曰齧
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

鷓林子王粲好驢鳴將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粲好驢鳴
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一作驢鳴又王濛好孫子荆驢鳴張
南渠亦好驢鳴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悅之夫驢
鳴本無可悅而子以是悅母友以是悅朋君以是悅臣異哉

鄭玄傳汝南應邵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
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閭

孔融曰水碓之巧勝於聖人斷木掘地晉王戎好利園田水碓
周天下石崇水碓三千又庾信詩決渠移水碓開遠掃平林

長編司馬池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仁宗朝召
知諫院上表懇免上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劉向叢說曰富在
知足貴在求退劉章閣近之矣

孟子癰疽劉向定本作雍雎蓋字音之訛也蘇子瞻已考正之
矣按史記孔子世家雍姓雎名又名渠衛靈公之嬖臣靈公嘗
與夫人同車雎爲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
之去衛至戰國時遂以孔子主癰疽云

三秦記始皇作地市與生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欺死者物
市吏告始皇云死者凌生人生人走入市門斬斷馬脊故俗云
秦地市有斷馬

三輔決錄衛太子獄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獄鼻當以紙塞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似不欲聞陛下膿鼻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

漢武帝故事武帝晏駕遺詔以雜道書三十卷置棺中到延康二年河東工曹季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書貯以金箱卷後題東宮臣姓名記日月是武帝時物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進宣帝帝示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即再登見書及箱流涕曰此先皇殯時物臣此時着棺中因何得出宣帝慘然驚愕以書付武帝廟中其茂陵宛然如故庾信賦茂陵之書空聚

杜曲在韋曲之東杜岐公別墅當時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岐公孫牧嘗曰吾得老爲樊川翁顧草木禽亦無恨矣有文章數百首號樊川集

齊王疾瘳迎文摯摯謂太子曰王疾可已已必殺摯摯至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疾王怒因出辭以重其怒王疾遂已起而以鼎烹摯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摯曰彼欲殺我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摯乃死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僕者御僕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客不悅而去齊人曰齊之患自此始矣

外史檮杌徐光傳爲相喜論事爲李旻等所嫉後不言每聚議

但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魏晉世語劉放孫賀共典樞要夏侯融曹肇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木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孫劉也又唐文粹雞木深巖見張鷟奏

北齊楊愔有魯漫漢自言猥賤不見識愔曰卿前騎秃尾草驢以方麴障面見我不下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人曰卿名漫漢果自不虛

柳玘傳玘嘗戒其子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忌少有疵類衆皆指之

唐史王涯爲翰林學士帝數幸其第以所居遠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

梁史呂僧珍舊宅近郵廡或勸徙廡益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廡益吾私宅乎

齊書魏游肇爲廷尉持法嚴正嘗啓肇有所恕肇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何必令臣曲筆

晉書王戎與阮籍爲竹林遊戎嘗復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殊敗人意又宋潘大臨謝無逸嘗問有新詩否答曰昨日得句有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人意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間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

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扣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扣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扣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溢及冬而扣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耳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棄市議者稱善

武帝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克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總籍凡諸宮美女萬有八千建章未央長安三宮皆輦道相屬率使宦者婦人分屬或以爲僕射大者領四五百小者一二百人嘗被幸御者輒注其籍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宮人旣極多被幸者數年一再遇挾婦人媚術者甚衆選二百人常從幸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克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黛綠侍尚衣軒者亦如之嘗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悅其應有子者皆記其時日賜金千斤孕者拜爵爲容華克侍衣之屬

杜暹爲婺州參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歡賈與暹同部領使於洛

陽迥錢塘江登羅刹山觀浙江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治水
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陷矣暹曰
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
跳下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鏤之賈開其鏤
去其蓋中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鏤之賈曰玉符在中然人世不
合見暹觀之既已則鎖石櫃又接其手令騰出暹纔跳躍則至
岸矣

隋煬帝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內爲十六院聚
巧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
京師天下共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定西苑
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棲鸞三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
七積珍八影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寶林十三和明
十四綺陰十五降陽十六皆帝自製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
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每
院有官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方四十里東曰翠光南
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涼水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
爲山構亭殿屈曲環達澄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
四十里中有三山効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迴廊水深數丈
開溝通五湖北海溝盡通行龍鳳舸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
望江南八闋云

隋煬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
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

加項答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別加脩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是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楫卽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年十口令殿脚女與年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梁兩隄上一則樹提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舟之人護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舻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五里

煬帝時洛水漁者獲雙鯉一尾金鱗赭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以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上題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后及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尚存惟解字無半尚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爲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

擊昭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別王敦敦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母乃太早昭笑曰方之將軍差爲太早比之甘羅卻已太老敦默然深愧

魏武下鄴文帝先入袁府見一嬪被髮流淚伏紹妻劉夫人膝上問知甄氏乃爲挽髮以袖拭其面見姿容甚美遂納之武帝

亦知甄氏慧而有色疾令召見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將去帝曰今年殺賊正爲奴孔融聞之上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以融博學真以爲史傳所載後見而問之融笑曰以今度古想當然爾操甚愧之

明神宗乙巳考察京官給事錢夢皋當外補因出入閣臣洗一貫門下特旨留用時論籍籍一日吳中有布衣在一貫坐夢皋戲曰昔之山人爲山中閒人今之山人爲山外游人布衣答云昔之給事乃給黃門事今之給事乃給相門事一坐哈然

宣德時吳中以國子生積官至尚書性極貪鄙妻最嚴正一日迎誥呼子宣之問曰此詞是主上自製耶詞臣代草耶曰詞臣代耳嘆曰翰林先生才名不虛一篇誥文止說得他平昔爲人何嘗清廉二字

扈戴俱內特甚未仕時出必面假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曰不乾須歸若遠去則燃香搯印爲限一日與席酒三行戴色欲逃諸友默解譁曰扈君恐砌水香痕過界耳吾儕各換新句一聯勸酒一杯衆咸稱善乃俱起捧甌一人云解稟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飲二爵又云細彈防事水短燕戒時香又曰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又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又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戴連沃數巨觥嘔吐淋漓上馬群大閔曰若夫人怪遲但道水勸盞留住

會稽有馬生者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有姬美麗善歌時出佐客客有梁縣丞者竊歆之馬生殂梁計得馬他日亦以觴客陳無

損在座舉杯屬云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入縣丞之室無逝
我梁坐客大笑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
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進奉對曰天時尚煥蟹魚蝦蟇未可
致尋當有所上貢帝大笑

安祿山叛後每好作詩以櫻桃寄子慶緒作詩云櫻桃一籃子
半紅復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羣臣曰聖作誠妙但以
末句與三句倒轉於韻更爲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
贄之下乎

一士作能近取譬題文極其得意質之唐六如唐故贄之不已
士認爲真再三求正伯虎曰文固絕佳但細玩能近取三字全
不曾做畧覺偏枯些士始悟大慙

會稽一府吏以能幹自任郡守初至吏曰諸事畢備請遍閱之
引入酒室見懸一像問之曰杜康又入茶室亦有一像曰陸鴻
漸守以爲解人大喜復至一室菜蔬具悉亦掛一像詢之曰蔡
伯嗜守大笑曰此似不必

唐穆寧爲刺史其子已爲尚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
加笞撻一日給事當值特出新意以熊掌鹿脯合而滋之其美
異常寧食之致飽意爲行有重賞及嗜畢仍杖之曰有此佳味
何進之晚

五代馮道歷相五朝偶令門客講道德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
客以道字是馮名恐犯之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道方食不覺噴飯

唐龐巖及第登科錄訛本倒刻爲巖龐有江淮舉子嚴姓者冒認爲從姪往京謁龐延納極喜及問族人都非龐氏乃訝之因詢君何姓其人怪曰叔父姓嚴姓自嚴姓何更相詰龐大笑曰予乃姓龐君今謬矣巖爲予名何事相攀爲族舉子大慚狼狽而去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人在鄰壁聽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何處人聞者絕倒

唐崔羣知貢舉妻勸令置田產羣曰予有美庄三十所矣妻曰君非陸贄門人乎君主文柄而欲避嫌約其子不令就試贄若以君爲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羣甚慚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閉門讀周易第學士祁乃張華燈擁歌姬歡飲達旦明日郊令人語之曰寄語學士聞昨夕燒燈設宴窮極奢靡不知還記得那年上元夜同在州學中吃齋煮飯否祁答云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裏吃齋煮飯卻是爲着甚的進士李居仁老而多妾鬚漸白令妻妾共鑷之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妻忌之反去其黑者未幾頤頷遂禿適一友過晤大驚笑曰昔則幡然一公今則公然一婆 張晉侯曰明高季迪有賀白鬚詩云雖失房中嬌婢喜還增座上老朋友觀此亦可爲白鬚老翁作一轉語雖然畢竟是無可奈何之詞

徐邈私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答曰中聖人達白魏太祖太祖怒鮮于輔曰醉客謂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醉言耳得免罪後上問邈復中聖人否對曰臣不能自持時復一中之帝大笑

桐鄉錢侍御夢得按廣西一年家過訪云廣西有天然盆景此回當載入名園矣錢訪之乃山中石也每具可丈許有峰巒亭榭橋梁人物種種形象微加椎鑿儼然酷肖蓋深山浚瀑搏激而成實一佳玩錢因笑曰若此物可移西粵當無地毛矣

唐天寶中有達奚盈盈者係貴人之妾姿艷絕世會同官之子爲千牛者來心竊喜之密藏之室父因失其子索之甚急明皇聞之令大索京師無所不至卒無其跡因問近往何處言貴人有疾嘗往候之詔卽嚴索貴人之室盈盈謂曰今勢不得隱出亦無害千牛懼罪不敢出盈盈教之曰第不可言在此如上問向往何處但言所見人物如此轡幙帷帳如此所食物供具如此勢不由己決無患矣旣出上大怒詢之果對如盈盈語上遂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上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不答

有甃盜者一足甃善穿窬嘗夜從二賊入巨室登屋翻瓦以繩下之搜資入櫃命二賊繫之上已而復下入資更上如是者三甃自忖曰櫃再上得毋置我去乎遂自入櫃中復係之上果私計曰資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之去乃挾資持櫃疾行至大野一人曰甃稱善偷今却爲我賣一人笑曰想此時已見主人

翁矣相與暗喜不知寔在櫃內少頃二賊倦坐道旁覺度將曙又聞遠舍有笑語聲突從櫃出大呼曰有盜劫我二人出其不意無暇審計惶遽遁走覺乃獨得金貨以歸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怨張孟談進曰晉陽之役赫無大功反與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泥之中唯赫不失臣主之禮五人雖有功皆驕而慢今與赫上賞不亦宜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使天下之人臣皆不敢失君臣之禮矣

唐宣宗銜甘露之事嘗授旨於宰相令狐綯欲盡誅宦者而患其寃且恐致變乃密奏楊子曰自今以後但有罪莫捨有關勿填不必十年則此輩自無類矣

漢宗人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共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怒誅稷演固爭并誅之秀聞兄見殺惟深自引過未嘗自伐昆陽之功每於獨居之暇却不御酒肉枕席但有涕泣處與人飲食言笑輒如平常更始慙乃拜爲破虜大將軍

明太祖克滁州威名日盛滁陽王郭子興二子忌之陰置毒酒中邀飲太祖已覺佯應諾隨與偕行示無疑意二子喜墮計至中途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作問答狀卽勒馬回罵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適纔上天說爾以毒酒害我然否二子股栗信以爲實自是不敢復萌邪意

劉續慷慨有大節弟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續每非笑之及舉

兵春陵宗族皆懼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始驚曰謹厚亦復為之吾輩不足慮矣

賈復步將嘗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捕斬之復怒過潁川欲手劔恂恂知其謀乃勅屬縣盛供具執金吾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欲勒兵追之而吏士皆醉乃止光武聞之徵召賜宴俾之並坐極歡共車結交而去

宋真宗時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廷莫知所出王旦請勅有司具粟於京師而詔德明親自來取行明得旨驚曰朝廷有人不可欺也乃止

劉先主一見馬超以為平西將軍超因先主遇之厚濶畧無上下禮與先主言嘗呼字關羽怒欲殺之張飛云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諸將羽飛並挾刀侍立直應超入顧席上不見兩人座且見直也乃大驚自是不敢復肆

明寧藩既獲聖駕忽復巡遊羣姦意叵測王陽明甚憂之適二中貴至浙陽明張讌於鎮海樓酒半屏人去梯出簡書二篋示之皆此輩交通逆藩之迹也盡付還之二人感謝後得終免於禍賴二人從中維護之力居多

趙鼎將赴川陝適劉豫使子麟以北師寇淮南報至舉朝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留相朕制下朝野相慶鼎乃勸帝親征喻樛曰公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贊上行耳事之濟否非所知也樛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公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俾以諸

道軍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深然之遂召浚知福州明英宗北狩時承平日久城外倉塲草豈堆積于謙聞敵臨關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干重大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者少緩候命適以資敵非計也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旣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於擒獲處斬首餘一無所問人咸服其神斷

汴州相國寺忽言佛有汗流入爭往看節度劉元佐遽命駕自折金帛以施日中夫人亦至起設齋場由是將吏士民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財不及因令官爲簿密計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財巨萬悉令收貯以贍軍費

宋英宗時曹太后臨朝韓琦欲令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詣后覆奏每事稱善因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遂起立琦卽高聲命鸞儀司撤簾簾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回紇還國恃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餼稍不稱意輒爾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者馬燧請自典所具乃先賂其大帥與約請其旗號爲信犯令者卽得殺之燧又取囚人應死者給役左右小違令卽戮之部曲大駭無一敢肆

漢孝景三年七國反吳使人至淮南請發兵相應王欲許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得兵權因力爲守城

不聽王而爲漢吳楚敗淮南賴以得安

元豐間劉舜卿爲雄州守或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不問但使易其門錠大之後數日謀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實未嘗亡鎖汝既來呈并命加於門復大數寸并盜釋之謀者大慙韓淮陰破龍且蒯徹說信叛漢信不能用卒爲漢所滅及臨刑始嘆曰悔不用蒯徹之言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上還洛陽使捕徹至詰曰若教淮反乎對曰跖狗吠堯當時唯知韓信不知陛下使信蚤從徹言定不致有今日之禍上曰置之

王廷奏圍元翼於深州官軍救之不能出朝廷不得已乃以爲成德節度而遣韓愈宣慰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王曰侍郎來欲何爲愈厲聲責之曰神策將士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爲圍之不置廷湊曰卽當出之宴禮愈而歸未幾元翼突圍入深州魏命鍾會鄧艾統兵十萬伐蜀趨漢中會由大跡艾從間道至陰平山險不得進乃令軍士裹糒滾入及攀崖附葛而下遂平蜀姜維不得已降會說會與艾不和適艾欲因平蜀之勢乘吳司馬昭使監軍衛瓘喻止艾維知會有異志復勸與瓘密白艾反狀以檻車囚艾遂約日反值諸軍作亂追出艾於囚車而瓘卽殺艾并會及維將士以姜維一計害及三賢乃爭剖其腹見其膽大如斗云

銅馬賊來降意猶不自安劉秀乃乘輕騎按行部伍卽臥軍中而使降者環寢於帳下衆皆曰蕭王推赤心置人於腹中安得

不投死乎遂推秀爲銅馬帝

漢漢安元年張綱受命巡行乃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大將軍梁冀及河南尹不疑時皇后寵幸諸梁滿朝恨綱思中傷之因廣陵張嬰寇揚徐問二千石不能制乃以綱爲太守綱至遂單車至營壘門說以禍福利害嬰感泣請降

唐皇后韋氏弒中宗於神龍殿臨淄王隆基微服與劉幽求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遂揮兵斬韋后并其黨皆伏誅奉睿宗卽位

明秦襄毅公紘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甚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奏公欺滅親藩憲宗怒逮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卽詔釋公繫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時巨璫汪直坐西殿以事至竊弄威福聲勢煊赫他巡撫率屈體以見公獨與抗直亦知重公不與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上問各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上益嘉重因以疏示直叩頭伏罪上赦之

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及婚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因勸執誼曰主上有疾宜率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警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及禁中事黃裳勃然曰我受恩二朝豈得以一官相賣乎遂拂袖而出

竟陵王子良好釋氏范鎮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

有富貴貧賤鎮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飄散或拂簾幌墜茵
席之上殿下是也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下官是也貴賤雖殊
因果何在

唐太史令傅奕請除佛法疏畧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
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抗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
租稅偽起三途謬張六道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
無法奕曰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上是
奕言乃詔有司沙汰僧尼

齊斛^律金爲左丞子光爲大將軍門中一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
朝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金不以爲喜謂光曰古
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吾家當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

魏徵勸建成早除世民不聽六月太白經天房玄齡勸世民行
周公之事猶豫未決乃命卜之張公謹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
事在不疑何用卜爲遂率長孫無^等忌伏兵玄武門射死建成尉
遲敬德擊殺元吉高祖謂裴寂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等
因勸立世民上曰是吾夙心也世民召徵曰汝何離間我兄弟
徵神色不變舉止自若從容應曰使先太子蚤從徵言必無今
日之禍世民改容禮之

唐太宗嘗與侍臣論教化封德彞勸嚴法令魏徵勸行仁義上
從徵言是歲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賣糧取給於道路上
曰此魏徵勸吾行仁義之效惜不及令封德彞見之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問曰朝恩

將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盛衛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何益乃從家僮數人輕騎而往盡歡而別

宋太祖微行每過功臣家一日大雪向夜趙普意必不出久之忽聞叩門聲亟出視太祖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計下太原普曰太原既下則邊患獨當之不如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將安逃避上然之撫肩大笑

宋曹彬總師伐唐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等預賀彬曰不然尚有太原未平耳及還上曰本欲相卿奈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乃賜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宋王旦每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曰可惜張師德向敏中問之曰屢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

內待任守忠乘英宗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之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修陽已簽趙概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數其罪謫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少緩恐生中變人咸快之

宋神宗問司馬光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

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拘耳及行新法人都呼之爲拘相公云
或謂李師中曰近見邸報包拯叅知政事恐天下自此多事矣
答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酷似王敦他日亂
天下者必斯人也

張浚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
也秦陝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
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定議

宋高宗立建王瑋爲皇太子更名脊騎射翰墨皆絕人未幾遜
位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謂羣臣曰付託得人我無憾矣太
子即位嘗立馬殿庭以便騎射在宮輒攜一漆杖因其有意中
原故習勞至此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時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
獲奇珍無算上命使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
郎官尚書項忠令都吏檢故牒劉先檢得匿之吏不得復令他
吏再檢項詰曰署中文牘焉得失去欲責治之劉微笑曰昔下
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亦死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卽存尚宜
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悟聳然揖謝復指其位曰
公達國體且有陰德此座不久屬公矣劉後果至大司馬

宋程明道同弟伊川偶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見之拂衣
起去明道盡歡而別次日伊川過明道齋愠猶未解明道曰昨
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卻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卻有妓伊
川怍服

建文初燕王來朝卓敬密奏曰燕王狀貌不凡智慮過人酷類先帝北平者強悍之地金元所由興宜徙之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語敬曰燕邸骨肉至親卿何得言及此敬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默然

宋治平中邵堯夫雍與客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悽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宇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十年上必用南人作相多引用南士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後神宗朝果用王安石呂惠卿等以致亂

裴度未第時羈跡洛中策蹇騾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有二老人倚柱語曰蔡州何時得平及見度愕然曰適憂蔡州須待此人作相僕聞以告公笑曰彼見我龍鍾聊相戲耳何足為言後憲宗時果為相平淮西封晉公

後漢十四年張掖柳谷口水溢甬石負圖其狀若龜有文曰大討曹詔頒天下以為嘉兆張臻曰此當今之怪異將來之符也唐開元中張九齡為中書令范陽節度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與語久之復奏云祿山具有反相宜速斬之以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設害忠良更加官爵放還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言制贈司徒遣使致祭

有客至昭烈所談論甚愜忽諸葛入客遂起如廁備對亮誇客亮曰觀其色動而神懼視低而盼數邪形外漏姦心內藏必曹氏之刺客也

明劉基幼聰明長而天文兵法無不洞悉嘗偕友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人皆以爲慶瑞賦詩頌美基獨縱酒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有王者興應在金陵我當輔之衆駭以爲狂後果佐明太祖定天下封誠意伯

明韓雍宣撫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密遣人馳召二司至且索白木几一張始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狀公辭以疾贖莫聽王索紙左右舁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公以上聞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復相歡諱無言使還白乃坐雍以離間親王罪械至京公乃上木几親書方得釋

梅少司馬國楨制閩三鎮有人言於河中得傳國璽以黃絹印其文頂之於首詣轅門獻之乞公題請公曰璽未知真假俟取來閱實當犒汝其人謂累世受命之符今爲聖朝而出乃非常之瑞若奏聞上貢必有破格封賞犒非所望也公笑曰寶源局自有國寶此璽卽真無所用之吾不敢輕瀆上聽念汝美意命以一金爲賞并還其絹其人大失望號泣而去或問公何以不爲奏請公曰王孫滿有言在德不在鼎况此人視爲竒貨若輕以聞上益挾以爲重萬一聖旨徵璽而璽不時至真以封爵購之石勒不學常持酒使人從旁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竟得天下及聞張良諫乃曰賴有此耳遂

飲一大卮

明成化時東宮內官覃士溫雅篤誠輔道維正常言我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太子五莊吉曰天下山河皆爲主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取利竟辭之東宮嘗呼爲老伴而不名一日偶念高里經而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卽以孝經自携吉跪曰殿下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敬畏如此

齊高歡子洋內明外晦衆莫之知歡獨異之曰此兒智慮過人他日必成吾志一日歡欲試諸子意識使各理亂絲衆方經治洋乃引刀斷之曰亂者必斬歡益奇之

漢酈食其勸立六國後令趣刻印張良入諫曰願借前箸爲大王籌之設令六國皆有後人各自爲其主大王誰與共取天下乎王方食急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命趣銷印

洪武時青州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誓云母愈則殺子以祀已而病果痊竟殺其三歲子祭之事聞上怒曰父子天倫倫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無故賊殺其子絕性滅理命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高崇文擒劉闢送京師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納婦人以求媚義不忍爲此卽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蜀使諸王領軍翰王宗鼎曰親王典兵致亂之本今主少將強讒間將興繕甲訓兵非吾所宜也固辭不受但營書舍植柏以

自娛

漢馮異朝京師光武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燕亭羹豈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拜受謝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忘巾車之恩

戰國時有某將撫字一義女長而嫁之後與敵戰將敗見一老翁步步結草敵馬不能前乃得免因問老翁有何恩而救我答曰某卽義女之父感公撫養故特結草以相報耳欲更詢之忽不見

蕭道成欲引謝朓參佐命乃與論晉魏故事因曰石苞不蚤勸晉文死而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得終身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默然不悅

金使銀朮可來歸地定盟許以幽燕之境與宋會左企弓獻詩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王黼等欲功之速成遂遣趙良輔往於遼人舊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乃如約而子女財帛搜括一空宋僅得空地

宋魯宗道爲諭德時真宗嘗遣使召之及門不在後時乃歸却從酒肆中來使先入約曰上怪來遲托何事以對宗道曰但以實告使曰然則得罪奈何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使入白其言真宗以爲誠實足可大用

宋司馬光居政府以身殉社稷至病革不復自覺猶諄諄如夢語皆朝廷事也及卒太后爲之慟卽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爲之

罷市往弔如陝送葬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無不畫像以祀嘗言吾他過人但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司馬昭晉爵爲王司空荀愷謂太傅王祥曰晉王尊重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見昭獨長揖昭曰今日知君見顧之重也

梁陳霸先起兵討侯景蕭勃止之陳曰京師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乃遣使詣湘東王受節制

齊王高洋滅盡元氏定襄令元景安請改姓高氏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他人之姓者大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卒被誅

宋以蘇軾爲翰林學士召見便殿太皇太后曰卿今至此先帝意也先帝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聞之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及宴夜分撤御前金蓮燭遣內侍送歸院

明楊文定公溥在閣時子從石首來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令范理頗不爲禮溥心廉知其賢薦知德安府尋擢貴州布政或勸宜致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豈有私於理及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丁公爲項王將遂沛公甚窘短兵相接沛公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遂捨之還及卽位來謁乃以殉軍中曰丁公爲楚將不忠致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人臣無效丁公也

晉王衍爲司徒乃以弟澄爲荊州都督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
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我居於中
足以爲三窟矣

唐主千秋節置酒會宴晉國長公主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
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主還告敬瑭疑畏乃稱臣於契丹約
同入寇唐主大懼羣臣咸勸北行唐主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
心膽墮地

宋太宗親征太原德昭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
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汴故久不行太原之賞德
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賞未晚也德昭懼退而自刎上
佯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痴兒何至此耶

盜發郭子儀父塚人以魚朝恩與子儀有隙疑其使之子儀入
朝咸憂其爲變及進見上先語及乃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
戢士卒多發人墳墓今日至此實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丁謂貶爲崖州司戶初寇準被貶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須按
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載謂亦被貶人盡以爲
天道報復之速謂赴崖州道出雷州準以蒸羊迎之境上謂甚
慚請相見準辭之闔家僮欲謀報讐乃杜門使羣奴縱博候謂
遠行乃已

明正統中宗伯胡濙一日蚤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拾繫
之面不轉色遂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其失儀十三年彭時中
狀元當上表謝恩是夕坐以待旦至四鼓困倦乃隱几而寤竟

爾失朝糾儀奏言應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行瀝出班奏啟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使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斯文不雅上深是之

宋吳中復請召還唐介仁宗言於文彥博對曰唐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悞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文公爲長者

宋遣王全斌伐蜀時汴京大雪太祖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何以堪處卽解所着紫貂裘帽遣中使馳賜復傳諭諸將士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受感泣故所向有功

洪武丙子大賚致仕功臣諭曰朕思起兵時年皆少壯今老矣久不相見心恆思念故召爾等來少盡濶懷所資薄物以助養

老爾以寺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衆皆感激叩謝多有墮淚者

王章爲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不已妻怒呵之曰京師雖多尊貴在朝人誰踰仲卿者今當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抑何鄙也後章仕爲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淚時耶章曰前言固是此則非女子所知也

楓山章懋擢福建按察以考績赴部年甫四十一堅訖致仕冢宰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尹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蚤白亦可謂老病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恭簡知其意決憮然驚嘆特爲上疏請

從之

漢張良佐漢高滅秦封留侯乃謝病曰臣家世相韓韓亡不惜捐金爲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卽導引不食穀

唐荆南梁震謂節度高從誨曰先生待我如布衣交以嗣主屬我今嗣主能自立不墮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固請退居遂築室於土州身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

宋仁宗嘗語近臣昨偶思食羊肉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爲例何不恐一夕之欲以啟無窮之殺乎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每枚千錢帝曰一下箸至費錢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宋潞國公文彥博自河南入朝帝深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乃以太師致仕復歸河南因與富弼司馬光等用白居易故號洛陽耆英會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衆皆七十餘獨光年未六十

漢張安世謹慎周密嘗有所薦其人來謝乃曰舉賢進能人臣之責有何私謝耶絕弗與通有郎官功高不調自言於安世答曰君功果高人主自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自稱拒不之許後以父子皆侯權位大盛遂辭祿乞休養

齊王演以王晞爲侍郎固辭不受或勸之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我性踈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顛蹶欲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唐盧懷慎與姚崇全相崇有子卷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上曰朕以天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及崇出須臾裁決頗有德色齊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崇喜曰救時宰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唐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子懷諫嗣委政家僮衆憤怒推田興爲留後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乃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監軍遣使以聞李絳請授興節鉞以鼓舞效順之志復請遣裴度宣慰厚賜以安衆心軍士受賞歡聲若雷成德充郛使者見之咸相顧驚嘆失色曰人固宜安分彼倔强者果何益乎

吳越王俶來朝宋太祖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極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因甚感懼旣歸視事必命徙坐東偏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俶敢寧居乎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宋顏延之爲紫金光祿大夫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及子竣貴凡所資供一無所受每乘羸車笨牛逢竣鹵簿卽避道左曰吾生平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第復曰好爲之母令後人笑汝拙也

五代李克用臨終以三矢遺子存勗曰梁吾仇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吾所遺恨子汝三矢毋忘父志後破梁夾寨乃以三矢復命梁主驚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忘矣

宋范雍守西夏羌人甚輕之及范仲淹代乃相謂曰小范老子

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韓琦與范仲淹齊名
邊士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
驚破膽

李白成竊據一時諸臣盡節稍不決烈卽被拘執或夾頭腦或
夾腰腹極刑拷掠迫脇獻金陳某獻至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
其餘多寡不等不盡不休及金已罄猶不滿意仍復受刑熬刑
不過魏藻德自勒死方岳貢不食死丘瑜自縊死瑜未執前卽
書絕命詞云百歲春光強過半匡時力短愧鳴珂詩書萬卷都
無用惟有先賢正氣歌因死畧遲遂至被執浪傳從賊君子之
漢公孫弘畱故人高賀宿食以脫粟飯覆以粗布被賀歎曰何
用故人富貴乃爲脫粟布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餽詐也弘聞
之曰信有之乎寧逢惡兵毋逢故人

崔信明畧有詩名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君有楓落吳江冷
之句洵稱絕唱願見其餘崔欣然出衆篇示之世翼覽未終篇
曰所見不逮所聞乃悉投之水引舟而去信明大慚恨

宋真宗幸澶淵契丹無計乃遣使議和寇準欲邀彼稱臣獻地
因進策曰若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
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會有譖準幸兵以自重者乃
許盟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交
相約誓各解兵歸

宋以王黼爲少宰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二人日夕勸帝娛樂
帝因令苑囿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於其中都下靜夜

禽獸聲四徹宛若山林坡澤識者知鳥不祥之兆

以魚朝恩判國子監升座講易之鼎折足以譏宰相王晉怒甚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測也

弘光三月甲申皇太子來自金華遣內使持御札召至聞者爭赴明日有旨禁私謁中夜移入內已丑命會審於大明門楊維垣颺言謂與駙馬王昺孫王之明貌相類因而悞傳辛卯於午門外覆審馬士英復疏其疑似甚多左都李沾喚王之明不應詰之乃大聲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樓太子號呼皇天列帝聲徹內庭傳諭放樓發鎖撫司有無名子題於皇城有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之句會御陳言奏稱民口藉藉皆言諸臣欲絕先帝血胤因得溫旨着好生護養勿輕用刑以招民謫乃得不死

熙豐間蘇軾程頤交嫉會上患瘡疹不出頤乃詣政府曰帝不御殿實爲何故答曰不知頤曰上有疾而宰相不知可謂寒心呂公著以其言入告上不悅罷頤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異太原王述沉静灑落人以其爲癡王丞相導辟之爲椽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每發一言舉座莫不贊嘆述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導改容曰王椽不癡

朱熹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韓侂胄姦邪蔽之禍主因以明趙汝愚之寃繕寫已具子弟諸生力陳以爲必且賈禍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得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道翁絕不語及世事

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
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在鄰家
磨麵去矣乃竟趨入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床上惟
蒲蓆布被褥而已喜曰御史所操若此可稱其職矣旣去先君
問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卿先生某少卿也其爲人高脫中復
有縝密故觀人於所忽如此

唐李泌與太子爲布衣交及卽位靈武召至謁見大喜出則聯
轡寢則同榻上欲以爲相泌曰陛下待以賓客則貴於宰相何
必屈其志乃止後與肅宗出行軍士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
者山人也上謂泌曰艱難之際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旣而曰服
此豈可無名出懷中勅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固
辭乃受

後唐主與李存賢手搏存賢不敢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
授以藩鎮存賢仆唐主乃以鎮幽州臨行唐主送之笑曰手搏
之約我不食言矣

齊高帝初鎮淮陰時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部一日謂
參軍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見其備加責謂
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憐其言卽命釋之卒
爲忠信之士

晉公子重耳出奔從亡之臣五人路飢介子推割股以進之及
反國立爲文公賞從亡者四人而獨不及子推或爲書懸之國
門以諷之公大悔因訪求之子推隱於山屢請不出因焚其山

迫之使出子推終不肯出竟焚死山中公痛惜之下令國中每歲是日禁止舉火民間因謂之寒食

唐中宗時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潛通外國致生邊患上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解釋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郎

曹太后力言新法不便宜罷之不聽時帝弟岐王顯在側曰太皇太后至言帝怒讓之不樂而散及鄭俠上流民之圖安石不自安乃求去位因薦韓絳呂惠卿自代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人

宋徽宗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令刻石於州縣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海內稱爲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笑之

高爽途經晉陵因往謁令劉倩之倩之了不相接俄而爽卽代爲晉陵令倩之迎款贈遺甚厚爽受餉答書署名曰高晉陵敬答人問何以不用諱爽曰彼自餉晉陵令耳何與爽事

秦檜慮人譏己乃以子燾領國史又禁野史大學士張伯麟嘗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檜聞而惡之黜配吉陽軍杜默下第過烏江至項王廟抱持其頸大哭曰英雄如大王而不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不中進士豈非古今之極冤者乎神

爲之墮淚

唐巴州刺史薛逢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謝恩退綴行而出斥令迴避新郎君逢遺价語之曰莫乞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漢武帝嘗至郎署見一白首老郎問何時爲郎至今尚爾對曰臣姓顏名駟自文帝時起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及至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棄不遇

唐時列人每輕外任重內官班景倩忽被召入爲大理卿倪若水餞之臨別望其車塵歎羨不已顧同列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吾輩恨不得爲之騶御

殷浩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擬議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及得溫召大喜作書啓謝慮有謬誤開封數四竟空函桓怒遂絕嘗恨簡文頓足曰上人百尺樓頭擔將梯去悒悒而卒

上皇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會成都貢綵十萬疋乃詔諭將士曰卿等倉卒從朕跋涉至此朕甚愧焉今聽還家分此綵帛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幸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衆皆感泣曰臣等死生相從不敢有二

或譖韓信反高祖僞遊雲夢信謁上縛而載之歸信曰誠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上聞而感動乃赦之降爲淮陰侯

正德初大學士劉健謝遷以論太監劉瑾罷去李東陽因乞致

仕上言臣等三人責任同體而獨臣留將何辭以謝天下不允
東陽祖餞二人歎歔涕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時亦
出一語則同去爾東陽默然深愧

唐彭伉登第其妻與郡吏湛賁之妻兄弟也妻族賀伉坐皆名
士獨飯賁於後閣賁大愧恨發憤力學遂擢上第伉方過其所
居之橋聞之失聲墮驢因名爲湛郎橋

晉庾亮元旦大會府州人士河南褚裒曰有江州孟嘉否亮曰
在座任卿自識之裒歷觀遍遂指嘉曰將無是耶亮大喜笑曰
旣喜裒之得嘉尤奇嘉爲裒所得

公孫述稱帝於成都隗囂使馬援觀述援素與同里相善以爲
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述乃盛衛延入欲授以侯位賓客咸樂
留援曰天下英雄未定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
形此子何足久羈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
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復使奉書雒陽見光武上袒幘坐迎
援頓首曰臣方遠來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上笑曰卿
非刺客乃說客耳援曰天下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
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歸以語囂囂曰卿謂何
如高祖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
又不喜飲殆不如也囂不懌曰果如卿言反復勝耶

劉備嘗依曹操一日青梅如豈操煮酒與備共論英雄備以袁
紹孫策諸人對操笑曰彼碌碌者何足數今天下英雄實惟使
君與操耳備會意值方食忽聞雷震佯爲失驚七箸盡落操問

何故答曰備自幼畏雷操微笑無語自此忽之遂得脫赴荊州
劉裕與何無忌謀討桓玄劉毅亦與之謀無忌曰草澤中非無
英雄也毅曰所見惟劉下邳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
定計或謂裕等微弱不足慮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英雄劉毅
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
無成果擊斬玄乘輿反正

蘇綽性忠儉嘗言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及卒
歸葬宇文泰痛惜之酌酒言曰爾知我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
天下遽舍我去嗚呼奈何因舉杯慟哭不覺危落於手

魏武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乃使崔琰代自捉刀侍
立既畢令謀者問使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量非常魁梧可
觀然未足爲異惟牀頭捉刀人真乃英雄也王聞急遣騎追殺
之

唐宣宗偶獵於北苑遇涇陽樵夫問其縣令曰李行言爲政何
如曰性執有盜數人匿軍家索之不與親往盡殺之上歸帖其
名於寢殿未幾除海州刺史入謝賜金紫

明孝宗特賜大司馬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元寶各一錠面諭云
卿等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百官避嫌閉戶謝客如卿輩
雖開門迎接誰復以賄賂通耶朕知卿衷故有是賜耳且命不
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

仇香爲蒲亭長民有陳元母詣告子不孝香到其家爲陳人倫
孝行元泣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真署爲主簿謂曰聞在蒲

亭以不罰化陳元得毋少鷹鷂之志耶香曰竊以爲鷹鷂不若
鸞鳳故弗爲也與聳然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
乃以一年俸資使入太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淡
食
雜
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淡食雜抄

靜閒逸叟手錄

唐高祖令封德彝舉賢又無所進上詰之對曰未有奇才上曰君子用人如器當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德彝慚

唐盧承慶考中外官有一督運官遭風失米判云監運損糧考下下見其人容色自若重其雅改注云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亦無喜容又改云寵辱不驚考上上

寇準與王旦不和數短旦於帝而旦專薦準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卽上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旦密令送還準由是慚謝後他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吾素不受私請宰相

豈可求得耶準甚憾之已而竟同平章事準入謝帝具道旦所薦準始愧歎爲不可及

婁師德謂弟曰有人唾汝面當何如曰勿與爭弟拭之師德曰此所以爲我憂也人唾汝面方且怒汝若或拭之是益其怒唯含笑受自乾耳

郭曖尚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爲主恚入奏子儀聞之囚曖入朝待罪代宗曰不呆不聾作不得阿家翁兒女閨房之言勿聽

南漢劉銀主苛斂奢淫宋太祖聞之曰我當救此一方民乃命潘美等伐之師克雄州銀降至汴封恩赦侯嘗從遊講武池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捧杯涕泣帝曰朕本推心置腹安有此事卽命取銀酒自飲別酌以賜銀大慚謝

晉謝萬石與蔡系論朝事不合蔡推謝墮牀冠幘傾落謝徐曰遽爾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嗣後俱不介意時甚稱其度

宋太祖與趙普論桑維翰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上問云何曰愛錢耳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彼窮措大眼孔小若賜以十萬貫則塞破其屋子矣

吳程普以周瑜位出己右數侮之瑜絕不與較更折節下之普後敬服嘗語人曰與公瑾交若醇醪不覺令人自醉

隋鄭譯爲上柱國而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詔除名下制曰譯若留之於朝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市入地爲不孝之鬼賜

以孝經令之熟讀仍着奉母同居敬養

屠滹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公子沿途騷動人以告公意必加譴公但呼語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今後慎毋爲此韓琦與范仲淹讓議西事不合范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曰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范亦意解卒議相符而退

宋仁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謂嬪御曰渴甚可速進茶來嬪曰官家何不外面詔取致久渴耶上曰屢顧不見苟問之必有待罪者故忍而歸左右皆頓首動容

夏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寓千墩寺中公所居不陳儀從坐室觀書如常人有鄉民數輩來寺遊觀雜坐其旁既而問尙書何在僧曰觀書者衆始駭散公殊不爲意

明天順時法司奏石亨等雖誅其黨冒奪門陞官者數千人俱命查究上問李賢曰此事不行則冒濫無稽行則驚動人心賢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則其事始安上然之於是冒功者盡出首改正

明薛文清公瑄因忤中官王振傳詔詣市斬之振有老僕乃於廚下大哭振問何故對曰聞今日將刑薛大夫也振聞而怒稍解會王偉上疏申救遂得免

曹翰被貶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衆口食貧不能存活以袂封衣服一包願質十千使回奏帝開視乃畫一幅題曰下江南圖太宗因念其父彬有大功於國家深憐之卽命召還

明江彬等忌王守仁功流言始與濠同謀及聞天兵下征乃擒

濠自脫欲并擒守仁以爲功守仁與張永計謂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若逆而抗之徒激羣小之怒乃以濠付永再上捷音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而稱病淨慈寺永歸極稱守仁之忠及讓功避罪之意上悟乃免

劉瓛劉琨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密欲加害石崇素與劉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詣王居問二劉所在愷不能諱答云在後齋中眠崇便徑入牽出同車而去因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今幸無恙真徼倖耳二劉愕然始悟

漢元帝素不喜太子適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同學相長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自勝竊覩太子不哀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社稷爲民父母者乎太傅史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太子進見臣切戒囑慎毋涕泣致傷君父罪實在臣臣該萬死上信爲然意乃解

李綱欲用張所以嘗論宰相黃潛善恐其難之且爲中阻一日遇潛善歎語曰今當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議置河北宣撫使獨以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臺下如所之罪孰謂不宜今勢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爲臺諫處要地則更不可不若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罪似亦無嫌潛善欣然許之

永樂中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篋以餽廷臣爲邏卒獲單目以進上視之獨無楊士奇名召問對曰徐奇自都給事受

命赴廣衆皆詩文以贈故有此饋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恐亦不免今名雖具受否未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令燬之明武宗時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下獄廷杖謫貴州龍陽驛丞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伴投江冠履浮水上浙二司信之命漁人索屍祭於江上家人亦成服竟潛附商舟渡海至閩欲入武夷山遠遁或曰爾有親在未免爲累恐不克終乃赴龍陽驛就職

陽虎敗魯人閉門捕之虎奔及門守者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因揚劍提戈而出顧反戈以傷出之者其人怨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爲子被罪業死而反傷我何歟虎不答去旣而魯君聞失貨大怒問所出之有司拘之不傷者咸受罪傷者獨蒙厚賞謂諸人顧縱之而傷者獨與鬪也

唐大將軍長孫順德受絹事覺太宗更賜絹以媿之胡績以爲不可上曰彼有人心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宋太祖微時嘗依隨州刺史董本宗其子遵誨每侮之一日謂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蛇化龍飛去是何祥也太祖不答及卽位召諭之曰卿尚記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請死上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乃以爲通遠軍使

光武時有人告馮異威權太重百姓歸心帝以章示異異懼上書陳謝乃詔慰曰將軍之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焉

李世民欲反恐父淵不從先令裴寂以晉陽宮人侍寢謂曰二
郎欲大舉正恐事覺坐誅耳乃乘間屏人說令起兵淵大驚曰
汝安得爲此言明日復說淵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事
已如此無可奈何今日破家忘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
李林甫性險刻善排陷人而人不之知嘗謂李適之云華山有
銀鑛采之可以富國曷不爲上言之適之信果爲上言上問林
甫對曰臣知之已久但華山爲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
故不敢言上謂愛己而罷適之

盧杞惡顏真卿乘李希烈陷汝州告上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
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人所敬信真
其人也上以爲然詔下舉朝皆失色及往果爲希烈所縊

宋真宗自澶淵還王欽若深嫉寇準之功私進曰陛下謂準有
社稷之功耶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州之役是也博者輸錢欲
盡乃罄所有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
是顧寢衰出知陝州

宋真宗得瘋疾事多決於劉皇后丁謂力譖寇準貶知相州帝
不知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左右畏謂威皆莫敢對後復議貶
爲雷州司戶必欲致之死乃遣中使齎勅就賜以錦囊貯劍揭
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相州衆皆惶懼準方與郡官飲宴神色
自若使人謂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使不得已乃授勅準
拜於廷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宋仁宗朝石介奏記於富弼勸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

以傾弼乃使女奴陰習介書摹成遂改伊周爲伊霍且爲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甚信而弼等懼不自安皆請行邊介亦求外補

秦檜以岳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乃與張俊謀殺之密訪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聞飛統制王俊善許告號鷓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頗有銜恨使人諭之俊許諾於是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部伍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庶帝不疑乃爲狀付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赴樞府鞠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承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卽矯詔使召飛父子誣憲事拘詣大理獄遂誣飛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附會成獄大理卿薛仁輔及韓世忠等皆詣詰其實悉不聽卒殺之於大理獄

韓侂胄欲逐趙汝愚謀於京鏗鏗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乃引李沐爲右正言使劾汝愚遂出福州御史胡宏復希侂胄旨上言汝愚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倡引僞徒將謀不執責令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暴卒天下寃之明嘉靖時松江一監生博學有口而酷信丹術有丹士來投先以小試取信乃大出其金一日盡爲竊去生甚慚憤欲爲廣遊以冀一遇忽一日值於吳之閭門丹士不待啟齒卽邀飲肆中慇懃謝罪曰吾儕得金隨手費去雖與吾計總無所補今洞庭山有一大姓業有成約俟吾師來卽便舉事奈急不得來君肯

權作吾師取償於彼特易耳生急於取銀許之乃令剪髮爲頭陀偕至其家執師禮甚恭大姓接其談鋒深相欽服日與款接而以丹事委其徒輩謂師在無慮也居數日復竊金遁因執其師欲訟之官生號泣具剖所以僅得釋歸親知見其髮種種莫不訕笑生益愧恨杜門不敢出

明萬曆中京師有三婦人僱驃騎行一男子執鞭隨之忽一少婦欲下擇便地呼二婦曰緩行俟我因倩男子佐之下卽與調謔若相悅者已乘驃曰我腹痛不能急行男子旣不欲強少嫺追二嫺又不可得乃少憇道旁候與偕行不想少嫺已反走久矣是日三驃俱失

石崇豪富每宴客常令美人行酒客不盡歡使黃門立斬美人王導與敦嘗共詣之丞相素不能飲輒勉強至醉及到大將軍前固辭不飲以觀其變已斬却三美人顏色自若不飲如故丞相不忍讓之敦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卿家事崇爲氣奪令不復行

趙王武臣使將韓廣畧燕地自立爲燕王武臣討之反爲所獲張耳陳餘使人請之輒爲所殺有廝養卒說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主耳曰君未知其所欲也彼以少長先立武臣今此兩人實欲分趙而王名爲求王意欲殺之以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破燕必矣燕懼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曹操與楊修至江南道經曹娥碑見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

孫薤白操不解問修知否答云知之操曰姑且勿言待孤思之行三十里忽悟乃令修解之答曰黃絹色絲也幼婦少女也外孫乃女之子薤白受五辛之器是隱絕妙好辭四字操大驚曰一如孤意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惠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時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人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緒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事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以爲隱已情好遂疎讒言以息

王導見晉明帝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導爲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直至高貴鄉公之事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明嘉靖初世宗多忌諱科場出題務擇佳句主司因用無爲而治一節及我非堯舜之道二句疑謂無爲非有爲我非堯舜四字似屬謫訕皆被譴一日經筵講官顧鼎臣講成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失色徐曰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上有喜色衆心始安

有黠童子者西鄰有好李方熟其家苦窺園者乃穿牆下置糞於其中一日偶偕二豎子同往竊之踰垣而入誤陷糞中穢及衣領顧仰首呼曰急來此有佳李一子復墜方欲發口遽掩其唇連喚來來不已俄一童子又墜乃相與詬病黠者笑曰我三人旣同來此假令有一不墜污中恐其笑我終無已時也

宋韓侂胄逐趙汝愚至死太學生教陶孫賦詩於三元樓壁弔

之方縱筆已飲未一二杯壁已昇去教知必爲韓所廉亟更衣持酒具下樓正逢捕者疾搶而入問教上舍在否應曰正在酣飲亟亡命走閩及韓敗乃出應試遂登第一

唐太宗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與汝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卽行用爲僕射如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以爲疊州都督世勣預知其意甫受命不至家而去

明嘉靖中維亭有張小舍者充捕役善察盜偶行市上見一人衣冠甚整遇荷草者將將數莖以如廁張俟其出從後叱之其人惶懼又嘗暑月遊古寺有三四輩席地鼾睡旁有西瓜劈開未食張亦指爲盜而擒之或叩其故答曰如廁用草此無賴小事其衣冠必盜來者古廟羣睡夜勞而晝寢劈西瓜以辟蠅也時爲之語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維亭張小舍後遇一瞽乞於塗疑而迹之見其跨溝而過遂擒之果盜魁其瞽則僞也請以重賂免期某日送至家過期不至後遇之責以渝約盜曰已輸於卧床之左足但夜分不敢驚寢耳張猶未信曰以何爲徵盜卽是夜夫婦私語張始大駭歸視牀足果有物焉驗之如所許數兼得一利刃於旁因竦然曰危乎哉性命真懸於呼吸也自是察盜頗踈遂得令終

晉武帝登祚探策得一凡王者世數視此多少王不悅羣臣皆失色侍中裴楷進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帝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大喜

宋王有疾夢河中水乾謂君乃龍象無水則死恐不能活矣卜

之宰輔對曰河無水是可字陛下之疾其痊可矣王悅果即愈
馬亮知江陵任滿當代夢舌上生毛甚不解適一僧至語之賀
曰相公當再任矣馬問何說曰舌上毛剃不得已而果然
黃巢與李存孝索戰夢騎兩尾牛醒以語衆一卒曰牛生二尾
是一失字不可輕出不聽果敗

宋岳武穆在襄州與金戰大勝於朱仙鎮忽夢二犬對談殊以
爲疑白於一僧僧曰二犬加言乃是獄字避之乃言不然恐有
繯綑之禍未幾果爲秦檜所陷

楚令狐策夢立冰上與水下人語令索純占之曰是爲陽語陰
將爲人作媒介冰泮婚成會太守田豹求張公微女使策執柯
果仲春而姻聯

弘治十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突入馬文升謂野獸來禁城請
嚴備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不在備盜切
宜慎火人莫曉其意未幾禮部燬禁中亦火焚乾清宮或問倣
古出何書答曰予不曉古書曾記宋紹興永嘉災前數日有熊
至城下州守高世則曰熊於字爲能火郡中須謹火燭果燒官
舍民房十有七八余憶此事而云爾不意其竟驗乎聞者大服
宋明帝奢費無度府藏空虛乃私令小黃門於殿內掘地埋錢
以爲私藏軍國有事不輕動支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賊圍城不敢詣廳視事文符須發者則
於窓隙中出入鎖閉宅門不放入行動及賊登城乃身入櫃中
戒其奴曰牢掌鑰匙賊來慎勿與

李文禮性遲緩時爲揚州司馬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
亡文禮倉卒見之便大慟哭吏曰是長史姊也何爲哭之李乃
悟曰我固無姊向亦怪道

唐薛昌緒拘謹迂腐與妻會必有禮容先命女奴通語再三然
後秉燭造室高談虛論久之茶畢而退或欲就宿必先請曰某
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候報可始入

宋冲晦處士李退夫爲人迂矯居京師偶種鷲粟花俗傳頌口
說穢語則花開必茂退夫撒子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不
絕忽有客至命子畢之子執餘種云家大人已曾上聞予小子
不敢再瀆

齊主問南陽王綽曰在州以何事爲樂對曰多聚蝸於四器置
俎其中觀之最樂帝卽命試之喜噓不已因撫綽臂讓之曰旣
有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漢靈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卽位每嘆桓帝不善作家居無私蓄
乃開西邸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又作列肆於宮中使諸采
女嬪妃更相盜竊爭鬪自着商賈服從之宴飲爲樂又於西園
弄狗着進賢冠帶又駕四騾躬自操轡京師相爲倣效騾價遂
與馬齊一日問侍中楊奇曰我何如桓帝奇曰亦猶虞舜比德
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明漢王高煦反宣宗親討之勢窘出降羣臣請正典刑上不允
降爲庶人至京師鎖禁大內逍遙城一日上欲往視左右力止
不聽及至熟視良久方有寬恤之意庶人乃出不備伸一足勾

上仆地上大怒命壯士舁銅缸重三百觔覆之庶人有力頂負而起乃積炭繞缸如山燃之逾時火熾銅鎔庶人立斃

嘉靖間武定侯郭勛恃寵肆惡臧賢論其假威逞虐勛疏辨上猶優詔答之已而六科都給事李鳳來等交章劾奏勛疏求去上允之命給以勅賜還第勛故不領復疏自陳中有臣奸何事臣黨何人何必更勞賜勅等語上大怒曰勛語如此不遜強悖無禮著逮捕勘究於是工科高時等盡發勛奸邪事坐殺人律死斃於獄

唐主酷信浮屠募人爲僧及萬計每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經拜跪手足成贅宋太祖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爲僧粧往見之與論因果性命之說唐主敬重聽信謂之一佛出世不復以治國守邊爲事

會稽天寧觀有何道士居東廊栽花釀酒好延賓客一日有道人貌甚偉善談論款門求見何欣然款留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謀亂卽前道也何亦坐繫獄良久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謝絕忽又有一道士亦美丰姿多伎術西廊道士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罵闔扉拒之此道乃永嘉林靈噩旋得上幸貴動一時賜名霧素平日一飯之恩無不厚報若水乘驛赴闕官至珠校籍父母俱得榮封而何老以嘗罵故日夕憂懼惟恐禍及會若水以書慰之道林不爲介意始得稍安

杭州有富翁性貪而淫客有炫丹術者知之乃盛飾輿從日攜美妾泛舟飲於西湖所羅器皿皆黃白望之粲然動心熠日翁

見而艷之因前揖問曰公何術而富厚若此客曰丹成特長物耳翁遂延客至家并其妾偕來出二千金爲母擇日使煉之客入鉛藥鍊十餘日密約一長髯突至狀甚倉皇始曰家中內艱求速返客佯大慟謂翁曰事出無奈亟去便來煩主君同余妾守爐但須慎之臨行再三致囑匆匆而去去後嬭顧爲艷粧與翁調笑翁不知其計遂與私媾綢繆備至曲盡恩愛約及數宵客忽至啓爐一視頓足大驚曰事敗矣似有穢觸之者因詈主人無行欲掠治其妾翁不能諱復出厚鏹謝罪客携妾作怏怏狀去翁猶以得遣爲幸及視所存銀器皆係僞物妾亦典妓爲騙丹母已預竊去久矣

明熹宗朝逆璫魏忠賢弄權都御史楊漣疏叅二十四罪有旨切責魏大中周宗建李應昇黃遵素許譽卿等又交章劾奏悉以罪去工部郎中萬燦就陵工叅論廷杖一百削職爲民閣臣葉向高救疏纔入燦已爲內侍羣毆立斃復逮巡城林汝翥林懼未經受杖而先殞命於中官之毒毆因亡去自詣遵化巡撫獄都御史孫瑋合十三道潘雲翼等連名疏救不允竟執前旨杖之幾死先是逸時內侍疑葉向高匿之百餘廠衛直入私寓辱及婦女嫚罵坐索向高怒甚備悉陳奏竟置不理

成化中江西人李孜省爲吏坐贓事發巡按楊守隨逮問克軍逃至京夤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復改上林苑監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令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

嘉靖十三年田州巡檢盧蘇殺其主岑邦相事聞下督撫議蘇厚賂營寬因議曰兩江久苦兵革邦相逐母凌下蘇爲衆殺怨除暴其弗問官之如故諸上官拊膺嘆曰殺人不罪殺主無刑吾輩手足腎腸皆懸僕妾矣於是悉解體

王文度弟虔之小字阿智惡乃不翅年長無婚孫綽有女亦僻錯無婚嫁理因詣王求見阿智一見便言此兒亦可殊不如人所傳何爲至今未婚我女頗不惡欲與姻但恐寒士不宜與卿計文度欣然啓藍田父聞驚喜旣成女之頑罵反過阿智人乃知興公之詐

宋米元章有潔癖周仁執性巧詐與之交契一日芾言得一古硯非世間所有殆天地秘藏周詭曰公雖名博識然所得之物或真贋各半特善誇耳曷借觀之芾喜發笥檢取周隨取水滌手以巾拭者再若敬觀狀及出視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但未知發墨如何取水試之急未至周卽唾涎磨之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硯已污矣永不可用乃擲棄焉他日再往遂袖之而歸

陳羣勸操正大位操曰若天命在我我其爲周文王矣及病革遺令分香賣履絕無一語及禪代事且語衆曰孤始於譙東築精舍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待天下清平方乃出仕及被徵立功亦不過欲題墓道曰漢故將軍曹某之墓足矣孰意爲國討賊身爲宰相位極人臣意誠過望設朝廷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見孤強盛言有篡逆之意每用耿耿然欲孤便爾

委捐軍衆竊恐離兵柄爲人所禍此身一敗則國家亦至傾危是以不敢慕虛名而受實禍也

宋忌江南都留守林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画像懸之別室值江南使來引觀之問何人曰林仁肇也曰彼將來降先持此爲信使歸白李煜不知其間遂鴆殺之

明劉瑾欲專權乃構裸藝於武廟前候其翫弄則多取各司奏章呈請裁決上曰我用爾何爲不代爲理之乃一一頌朕耶宜亟去如此者再後事無大小惟意出入不復爲奏

東海孝子郭純母死每哭則羣鳥咸集有司以爲孝思所感檢舉得實旌表其門或異之私察其所由乃是每哭則撒米於地飛鳥見之爭來就食數數如此所以一聞哭聲莫不競湊

漢桓帝時宦官張讓權傾中外有監奴主家扶風富人孟陀傾囊相結奴甚德之問何所欲陀曰無他惟願汝曹爲我一拜耳時公卿謁讓者車馬填門陀一日詣讓壅不得行奴望見爲率諸奴拜迎於路共輦而入衆大驚咸謂讓厚陀爭先納款旬日積貲巨萬

程厚子山素與秦檜善爲中舍時一日邀至府第內閣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縹一冊寫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文彩艷麗程無所事因兀坐靜觀反覆成誦而酒肴勞問沓至及晚檜竟不出乃退程巨測其意後數日特差知貢舉宣押入院程始大悟卽命是題此賦果爲寇場遂中首選

宋神宗時王安石子雱爲人性敏未冠舉進士脾睨一世不肯

作小官乃與父謀曰執政事雖不可預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假
上自用乃刺雩策論達於帝前又諷曾布楊綰薦之遂召爲崇
政殿說書

秦檜爲相日都堂左廡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乃默記幾枚一
日偶亡其二佯爲不知將排馬忽顧左右取斧伐去之有親吏
在傍倉卒告曰其實甚佳斫之可惜檜笑曰盜食吾榴乃是汝
耶吏大驚服罪自此下人罔敢作弊

宋太宗初卽位微行過街市遇一丐者登一富民之門乞錢未
滿詈罵不休觀者靡不忿忿忽人叢中一軍尉躍出刺丐者死
擲刀而去勢猛行速莫敢執問邏卒以其事聞於有司以刀爲
徵坐富民罪旣讞獄太宗問某服乎曰事已至此何云不服索
刀閱之遂納之室召有司曰此吾刀也向實我殺之奈何輕易
枉人因罰有司而釋富民復詔諭訊獄無踈濫

秦太子妃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趙不之禮因
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曰
太子愛華陽君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見幸
不得爭立不韋請以千金爲子西遊謀立子爲嗣可乎異人曰
果如君策秦國當與君共之不韋乃厚貲見夫人姊因以獻於
夫人具譽異人賢孝日夜泣思太_子及夫人且使其姊說曰夫人
愛而無子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爲後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
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
爲然遂與太子約以爲嗣使不韋還報異人變服逃歸更名楚

不韋乃自娶邯鄲少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故與異人見之
異人爲請不韋陽怒因而進之既而生子政嗣楚立爲秦王後
并六國爲始皇帝不韋遂權傾中外復與夫人通舊好論死棄
市

宋時有世賞官王氏任浙西監郡初到任吏民獻錢物幾數百
千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以爲汚己佯作怒容便欲具狀并
物申解上司吏輩畏懼祈請再四乃令取一櫃以錢物納其中
對衆封緘寘於廳側且戒曰有一小犯二罪俱發由是吏民警
策課息俱備比終任榮歸登舟之日吏白廳櫃奈何公曰尋常
果有定規須有文牘速取驗視吏齎文案至公云既有往例受
之無害俾卽舁櫃於舟載之而去衆始愕然

一童子隨主人官遊從縣索馬甚駑望後一人得駿騎馳而來
乃握韉佯泣因問何故答曰此馬奔逸絕塵我年幼懼覆而傷
後來人以爲稚弱可信且意馬必更佳因與之易童子得馬遂
加策揚鞭而去後人乘馬始悟其欺追之不及

宋高宗時京師忽缺見錢市肆皇皇秦相檜知之一日忽呼一
鑷工櫛髮以五千錢當銀二錢犒之戒曰此錢有旨數日卽不
使可早用去工遂出傳不三日而見錢頓出又值都下貨塞若
乏現銀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卽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
奔呼而來諭曰適已有旨欲變錢法可鑄樣一緡進呈將廢銀
不用矣約翌午事畢院官唯唯而退急命工連夜爲之富家聞
之盡出宿鏹爭買帛貨物價頓昂銀溢於市

揚修爲曹操主簿欲謀立曹植爲世子丕患之以車載廢簏納吳質與謀修走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明日復以簏載絹而入以搖之修復白操推驗無人操疑始釋由是出入無忌

宋高宗時秦檜用事天下貢獻先入其門次及官家王夫人嘗出入禁中一日獻仁太后與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頗有當以百尾進歸告檜甚咎其失言乃以青魚百尾糟之以獻太后撫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丁謂竄崖州家寓洛陽常作家書致洛守劉燁祈轉付家因戒使者伺守會僚衆時當堂呈達燁得書不敢隱卽以聞帝啟視其語多自刻責叙述受國厚恩無由得報戒家人切勿怨望帝爲之威惻遂得改徙雷州

黃堂卽吳郡府廳事乃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今天下郡治皆名爲黃堂昉此或謂以黃歇之姓名堂或謂二說皆非古者太守所居爲黃堂猶三公之黃閣也緗素雜記天子曰黃閣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科垣曰黃門太守曰黃堂見姑蘇誌或又謂獨河南開封府治爲黃堂更不知何出

震澤顧太史善滑稽一日謁郭桐崗太府送別登輿見門上一枷犯乃其家用之鋸匠也因顧太府曰旣常爲鋸解矣而於此猶枷頸焉太府微笑卽命釋之

呂布在徐州使陳登從曹操求爲州牧不得大怒拔劍斫几謂登賣已登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

將噬人公曰不然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布擲刀笑曰曹公知我也意遂解待登如初

齊遣使如魏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侍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對曰江南多好臣一歲易一主江北無好臣百歲易一主魏主甚慚

宋以寇準知天雄軍會契丹使過大名謂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省中不必須入且謂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使深信以爲然

漢武帝乳母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於東方朔曼倩曰此非唇舌可爭爾必望濟第將去時但屢回顧上慎勿有言此或可冀萬一乳母至上命就刑乳母乃如朔語朔笑曰汝何太癡耶帝今已長豈復賴汝乳哺活乎屢顧亦無益也上悽然遂勅免

唐武后朝嚴挺定之字歷臺省有詩名娶裴氏纔三夕其妻夢一人佩服金紫美鬚髯曰諸葛亮也來爲夫人兒旣姓生子其狀異常挺乃愛其子而疎其妻時武方八歲詢母云大人常厚立英未嘗省慰阿母何也母曰汝父薄倖嫌我寢陋枕席數宵遂卽懷汝自後相棄遂納立英甚相親密武默識之候父出見立英方睡乃持鐵椎擊其首死之乃定之歸視英已斃呼武謂曰爾何戲之甚耶武正色曰焉有朝士厚待其妾因置兒母乎實擊殺之何謂戲也挺大驚曰是真嚴定之子也後二十三爲黃門侍郎

晉諸名公嘗遊新亭宴飲周顛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

異因相視流涕王導變色曰公等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京何至作楚囚對泣耶

漢酈食其衣儒服謁軍門沛公使人謂曰未暇接見儒者食其按劍叱曰吾乃高陽一酒徒非儒人也沛公聞之遽命延入唐太宗貞觀中私幸便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矣時人爲之語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宋主慮王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勅并藥酒賜死景文正與客圍碁開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

詔康王構復如金至磁州民遮道擁留乃還次相州初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乃以爲承信郎

虞允文如金賀正旦辭還金主曰吾將看花洛陽又使畫工寫臨安湖山爲屏圖已之像策馬於山之絕頂復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

漢昭烈爲吳敗退守白帝城病篤召丞相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當自取亮泣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復謂太子禪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維賢維德可以服人丞相忠誠以父事之汝父德薄不足效也言訖而崩

蘇代爲燕說趙云昨王過易水蚌方出曝而螭啄其肉蚌合而
箝其喙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
日不出必有死鷓兩爭不捨相持不下漁者見而并擒之語云
鷓蚌相爭漁翁得力此之謂也

齊王好竽有求仕者抱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客謂之
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

漢宣帝時霍氏驕橫徐福上言請抑制之不報後霍敗告者皆
封獨福不與或爲上言曰客有見主人之竈直突旁有積薪請
更曲其突而徙其薪不然將致火患不聽俄而失火鄰里共救
得息有致僂頭爛額者乃殺牛置酒以酌救火之人而不及前
言客或謂主人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帝悟
乃厚賞福

廬江有監司家居懸金延方士鍊丹夫人戲曰丹成何以謝士
答曰渠自能點化不圖相謝夫人曰旣不希酬何故以法傳君
曰謂我有仙風道骨耳夫人嘆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
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話間適壻來謁夫人曰丹成傳之
壻乎監司不答頗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壻尚不肯傳君并
非方士之壻何反肯傳耶監司終不悟一日果爲盜去夫人笑
曰夜來聞方士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雀耶乘赤鯉耶監司默
然長吁愧悔而已

殷仲堪素有名望謂必阿衡朝政及黜爲東陽太守意甚不平
赴郡至晉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定當復出一孫伯符乃

與桓胤同謀造反前數日曉起照鏡忽不見頭大警悔悟俄而難及

晉潘岳父爲瑯琊太守孫秀爲吏岳數侮之後秀爲中書令岳內省遇之喚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知不免會秀憾石崇中傷被收并株連逮岳崇赴東市岳亦旋至崇曰安仁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爾岳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今日可謂白首同歸矣先是岳有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宋劉伯龍性廉潔歷位九卿郡守貧窶愈甚嘗居家將營什一之方忽一鬼在者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至復爲鬼所笑遂

秦相商君立法甚嚴宗戚惡之孝公卒公子虔等告以反發吏追捕商君亡至關欲投舍客曰商鞅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茲實不敢留鞅嘆曰嗟乎爲法自弊一至於此逮歸夷其三族章懷惡蘇軾謫爲雷州司戶不許其占官舍遂賃以居後復以強奪民產誣之遣使究治以儆券甚明乃得免後二年子厚亦謫雷州問舍於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所陷幾至累我破家今不可也懷大悔曰昔以弊人今卽自弊天理報應何速如之宋御史臺有老隸素以剛直名御史有過則直其挺臺中以其挺之曲直爲賢否之驗一日范諷欲召客親諭庖人造羹指揮數四旣去又呼之叮嚀告誡不已顧隸挺忽直諷怪問之答曰大凡役人者授之以法而責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

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詔之諷大愧服

魯哀公問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佚過度者疾共殺之君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知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以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此智所不爲也

司馬溫公光一日見邵康節曰明日僧顯修開堂說法富鄭公呂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佞佛已不可勸富公果行於理未便光乃後進不敢輕言先生曷止之康節唯唯明日往見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謂弼衰老果能起否邵曰固也人或言上命起公公不起僧一聞堂公卽出無乃不可乎公曰某實未之思也

汾陽王之子郭曦嘗縱其衛士白日殺人於市子儀之老僕見而擒斬之曦怒訴於汾陽曰奴才敢無禮如此子儀曰彼非奴才也汝真奴才耳曦不服子儀曰居吾語汝汝縱卒殺人是無紀也賊害良民是無義也不識賢是無智也恃貴驕人是無禮也無禮無智無義無紀非奴才而何曦慙怍而退

陳眉公云人生在世生老病死關誰能透過但常人猶可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紅顏女子變爲白髮婆婆虎頭健兒化爲鷄皮老翁亦復何樂范少伯載西子泛五湖與姚平仲之入青城山他年亦未必不死但不使人見末後一段醜態耳李夫人臨死不肯見漢王良解此意

杜河南藏書萬卷每卷題云清俸買書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隆之鬻之爲不孝此可謂遺子孫以正者矣第不知其後能遵之否李德裕戒子母以平泉花木與人身沒未幾竟爲烏有魏徵之宅大唐撤殿材成之少間卽至易姓蕭瑀之宅改爲薦福寺馬燧之宅改爲奉誠園郭汾陽之宅改爲法雄寺遷易廢興倏如傳舍可慨也夫

昔盧尚書家有玉內史借船帖甚寶之張賓護作札借觀答云曾未借出只可就觀張笑而鄙之亦不往看已而盧之乃卽極其不肖竊出持售張所張驚嘆良久婉詞謝却昔人云積書於子孫未必能讀積金於子孫未必能守得賢者亡或遲遇拙者失便速古今大都如是爲之三慨

陸平翁云人生如蝶夢世路總亡年予晨起偶閱三國志得此二句因思曹劉孫及關張五人方其鼎立真可謂概世英雄今人代屢更江山如舊寥寥千載人耶鬼耶以道眼觀之直是蝸牛角上爭雄蝴蝶夢中關智可發一大噓可發一大嘆

張晉

侯曰吾儕處世功名富貴刻不可少及於鐘鳴漏盡時一回想之真如夢幻泡影露滋電光轉瞬而滅大堪猛省坡公不云乎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此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每讀此賦未嘗不爲之廢書三

嘆也

晉石崇潘岳與賈謐友善及謐廢懼見危乃與淮南王謀誅趙王倫事泄收崇并及岳初岳母誠以止足之道及被收與母別

泣曰負阿母矣崇赴東市嘆曰吾罪不至此不過奴輩利我財耳今日見殺富實害之行刑者笑曰蚤知財之爲害何不預散崇不能

齊國有老翁無子而家甚富性最鄙吝飲食不過蔬腐鄰一蒙

師極寒素每遇節輒以館穀市佳釀美醞與妻歡飲翁聞而羨

之彼尚不肯自苦爾我爲恁曷不效彼謂婦一次婦曰善乃買酒肉

恣啖夜夢神責之曰爾何擅盜府庫錢翁曰生平謹守何敢非

爲神曰日間所費非庫中物耶翁曰鄰人貧甚每輒自樂我却

苦掙何乃云然神曰彼自天生福分你不過代人看守何得妄

動分毫上帝有旨着汝夫婦三旬不能飲食以補其數翁驚醒

語其婦婦猶未信明日果並患吐瀉經月始愈後家貲盡爲

宗族分散

寇準被貶時丁謂與馮拯同在中書謂欲擬崖州拯曰雷州可

也謂後亦貶拯亦隨與雷州時人爲之語曰請看雷州寇司戶

人生何處不相逢

武王入殷殷有長者往見之間殷之所以亡對曰王欲知之則

請以日中爲期及期弗至王怪之周公曰吾知之矣此真長者

也義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卽殷之所以亡也

已以此告王矣王頓悟

晉書翟莊少以釣弋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

事公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去漁自物來未能頓改姑節其

甚者

宋張詠在益州聞寇準入相謂僚佐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及出知陝適詠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不論其意及歸取光傳誦之至不學無術乃悟而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漢哀帝時鄭崇為尚書好直諫貴戚惡之上詰之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絕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市

齊武帝時周龍盤為散騎常侍頂貂冠見上上戲曰戴貂蟬冠何如著兠牟答曰此貂冠實從兠牟中來耳上深然之

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有人蒙袂接履貿貿然來敖左手捧食右手執飲曰嗟來食其人揚目而視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敖聞而謝之終不食而死

漢惠帝無嗣大臣迎立代王至渭橋上璽符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始即位太尉周勃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何用間為勃乃氣沮是夕即拜昌為衛將軍

曹操以孫劉和好欲遣使說降周瑜以離間之蔣幹自謂與瑜有舊請行瑜知其來意乃盛陳兵衛會集將佐大開營門始延之入復設宴款待酒酣謂幹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言聽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復生能移其志乎言畢大笑幹竟不能進一語

魏使邢貞拜孫權為吳王吳使趙咨入謝丕問吳王學乎咨曰吳王志存經畧不效書生尋章摘句又問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甄琛好奕棋通宵不輟嘗令老奴持燭旁立睡則如楚奴曰卽君辭父母至京師若爲終夜讀書受罰不辭今以奕故橫加杖責不大非理乎心實不甘也琛慙爲之改節

張邦彥官至太宰父嘗爲銀工或以爲誚邦彥羞之歸以告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良足爲愧銀工家出宰相乃是美事何足爲耻

唐太宗時畿內有蝗上擬數枚祝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絕民之生寧食我之肺腸遂吞之蝗果不爲災

蜀簡州刺史安童伯性貪賄州民有油客鄧姓者家資鉅萬以善奕名伯因召與對敵却令侍立每落一子俾卽退站牖下俟已算定乃使之進終日不下十數子復不與飲食鄧旣立倦且飢甚不堪連日被召殊以爲苦或曰彼意不在棋何不獻賂以求免鄧不得已從之托人餽以千金乃獲止

康百可云有一士人性極貪鄙取人不遺錙銖而已之所有分毫不捨或譏其吝答云一介不與聖人之道也或云然則一介不取君以爲何如答云此則願學而未能也或笑曰若爾君只好學得半邊聖人

明靖難兵至曹國公李景隆開門放入後以犯法且得讖云十八子當有天下上令執詔獄論死景隆見上大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得有今日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他人至汝亦開門延之耶景隆語塞

唐高宗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出

宮女武氏爲尼上詣寺行香見而泣因納入後宮爲昭儀昭儀
潛扼殺女以誣王皇后上由是有廢立意恐大臣不從乃與武
氏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爲朝散大夫
復賜金寶繒帛十車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之無忌故對以他
語上不悅而罷明日召入內殿謂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爲后何
如褚遂良曰皇后名家子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佳兒佳
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明日又言對曰陛下必欲易
后請妙選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
之後將謂陛下爲何如主上大怒無語又明日許敬宗宣言於
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便欲易婦况天子乎上以問李世勣
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於是遂決廢王皇后而立武
后

史嵩之以父喪去位特詔起復之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切諫
不報時范鍾領相事惡諸生言事諷京兆尹趙汝籌驅逐遊士
諸生聞之乃作捲堂文以辭宣聖遂行嵩之自知公不容始上
疏乞終喪制

宋真宗深以澶淵之盟爲辱王欽若請封禪以誇示外國帝恐
王旦不從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自古河圖洛書果何
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謾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意遂
決卽日召旦飲甚歡且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
及發封皆美珠也旦悟上意且感其恩 勉從之上乃謂羣臣
曰夜半忽有神臣星官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

觀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鴟尾上蓋所降書也因步至承天門遣內臣升屋奉以歸旦等跪進帝再拜受之盛以金匱王欽若率羣臣以祥瑞稱賀

宋王欽若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而陳彭年劉承珪林特等三人附和之時人號爲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又以上遇之厚逡巡不忍因追思李沆之言服其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宋王旦臨終薦寇準自代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對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復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遺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殮楊億以爲不可乃止議者以其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郭筮狹中詭僻登進士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絲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叩陳普笑語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明泰昌登極甫匝月忽抱病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動履大醫李可灼進紅丸服之遂崩皇太子會賜銀五十兩二表裏御史王安舜特參其用藥忽悞之罪有旨李可灼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子愛君之意姑從寬典罰俸一年

唐懿宗時士大夫深嫉宦官有小事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推官葉瓌嘗與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於塗因與馬上相揖遂謗議喧騰竟至終身沉廢

晉桓玄反遷帝於潯陽卽帝位登御座而牀忽陷羣下皆失色

殷仲文進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之大悅

唐楊再思爲人狐媚人戲之曰楊公面若高麗再思欣然爲高麗舞或譽張昌宗云六郎貌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

宋趙師罕諂事韓侂胄一日遊南園山庄顧左右曰竹籬茅舍真乃田舍間氣象但少犬吠鷄鳴耳未幾犬嗥叢薄視之乃師罕也衆大笑

唐德宗微行西明寺宋濟葛中方坐抄書上曰借茶一杯濟曰鼎水方煎請君自取上問姓名濟曰姓宋行第五須臾聞呼官家濟惶恐無所容上曰宋五亦頗坦率後吏部放榜聞無濟名上笑曰宋五又坦率也

唐則天朝武后賜張昌宗集翠裘令與狄仁傑奕棋賭賽狄因指所以紫駝袍曰臣以此敵后曰似爲不等狄曰此大臣朝見奏對之服也昌宗累局連北狄竟剝裘謝恩而出

明憲宗宴駕內監於宮中檢得一小篋皆房中術也署曰臣萬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闕下當衆示安曰是豈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

隋楊廣淫暴文帝所寵陳夫人旦出更衣遇而逼之拒之得免上知之怒曰畜生無禮何足付大事獨狐悞我欲復太子勇廣遂弑父自立勇亦被殺因以同心結賜陳夫遂召幸

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樹也宇文士及從旁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初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

不謬士及叩謝慚懼無所容

王敦作亂王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不與言及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切及出導又呼之顛亦不顧但謂左右曰明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又上表明導無罪言最懇至導不知深恨之及後呂錡說敦除顛等敦問導導不答遂收顛殺之迨導檢中書故事見救已之表乃泣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冥冥之中負此良友矣

唐宣宗詔刺史外徙必至京師面察能否令狐綯徙其故人爲鄰州牧便道之官上見謝表謂綯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故欲見之以訪問其設法今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

時天方甚寒綯汗透重裘顛不能答出曰吾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中和元年宦官田令孜召朝貴飲張濬耻於衆前拜之乃先謁謝及客畢集令孜大言曰令孜與張即中清濁異流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羞愧無地

宋神宗嘗謂輔臣有無人才之嘆蒲宗孟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曰宗孟乃不取光耶只辭樞密一節朕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也宗孟戰慄無所容

漢京兆尹張敞常爲其嬖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着媼有司以聞上問之對曰閨房之內夫嬖之私情之所鍾殆有甚於畫眉者上笑之

晉桓玄詣殷荊州殷正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與通後相遇言及此事殷曰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玄笑首肯

晉潘岳字安仁幼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嬖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或擲以菓常滿車而返左太冲張孟陽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女齊亂唾冲委頓急歸小兒見張譁然共笑至以瓦石投之亦至盈車

王戎嘗兒萬子山簡往省之戎悲不自勝山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戎曰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山服其言更爲之慟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姑欲將去咸聞之乃借客驛着重服自追之累驛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孚之母

袁粲字奉倩嘗謂婦人才智不足稱當以邑爲主聞曹洪女美特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嬖冬月病熱乃出庭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及止嘆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已少時亦卒鄭清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於陶家之側庶幾百年後化而爲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蘇州金閶亭適吳中豪右燕集於此褚雖夙有重名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著粽粒汁盡輒益終不得食褚公默然飲訖徐舉手向衆云還認得褚季野否於是四座驚駭狼狽而散

王子猷嘗過吳見一士夫家有好竹主已知其當往乃洒掃施

設在廳相待王肩輿竟造竹下諷咏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
通問不意竟欲出門主大不堪便令左右閉戶不聽出王更以
此賞之始爲留坐盡歡而別

昔一人以祖遺十八學士圖獻之豪士甚愛重許以百金爲售
及數軸中止得十七人還之其人抱歸泣於塗遇白玉蟾叩以
故乃爲題筆於上云臺閣崢嶸倚碧空登瀛學士久遺踪丹青
想出忠良手黜卻當年許敬宗其人持去仍獲百金

宋趙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瓚之子也家於紹興山陰縣母
全氏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恭愿史深器重
之以寧宗無嗣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
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乃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
有賢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值天雨過全保長家暫避全知其
丞相館客具鷄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異而問之答曰此吾
外甥趙與莒與莒也日者相士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
彌遠之言及還臨安以告遂召見史善風鑑大奇之留爲秉義
郎後竟繼統

唐馬周入蜀貧極無聊舍於新豐逆旅乃命置酒一斗八升悠
然獨酌衆始驚異將軍常何見之乃延之爲客後詔求直言因
爲常具草陳奏便宜二十餘條悉明曉稱旨上問常武人何以
能此常以家客馬周爲臣具稿對特拜監察御史

楊公雍伯好置義漿施給行人三年有一人就飲曰何不種菜
答云無種其人出子一升曰種此生美玉且得佳偶公種之於

藍田數歲得璧玉百枚後聞北平徐氏有女甚美公使人求之
徐氏曰須得白璧一雙爲聘當與成婚還報公乃以白璧五雙
送之徐氏愕然大驚遂以女妻焉

晉何平叔晏美姿容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間與熱湯
餅既飲噉汗大出以朱衣自拭轉覺顏色皎然光彩愈麗

驃騎王武子衛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人咸羨其美見玠輒嘆
曰珠玉在側朗然照人如明月入懷覩之自覺形穢

長史王洽爲中書郎往尚書許敬和所爾時積雪未消王從門外
下車步入省垣著公服敬和遙望嘆曰此不復似塵世中人

桓大司馬稱謝仁祖云諸君莫輕覩仁祖企脚北窓下彈琵琶
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王仁裕集開元天寶遺事有云沉香亭前看木芍藥卽今牡丹
花一枝兩頭朝則淡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
內香艷各異帝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語也取其解意多態時與
貴妃倚闌共賞之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爲掾每聚會充女於青瑣中見而悅之托
婢達意壽心動潛修音問及期往宿踰垣而入家人莫知充後
聞壽身有奇香乃西月域氏國王遣使獻武魏僅得四兩大如雀卵
黑如桑椹燒之一着人衣芳氣三月不散充謂帝雅賜已及陳
騫餘無此者因疑女與壽通乃取婢女考問具以實告充竟秘
而不言遂以女妻之

蔡伯喈嘗亡命江湖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至卓

怒詈曰我能族人豈懼卽應命而出甚見愛重三日內周歷三臺

唐代宗在東宮時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其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第竊其首及一臂而去

唐文宗自甘露之變忽忽不樂謂李石曰朕與卿輩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而無聊但飲醇酒求醉而已一日問學士周墀曰朕何如周赧漢獻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二王受制於強諸侯朕却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自是得疾不復能視朝

宋光宗欲謀誅宦官近習懼離間兩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壽皇妃以黃貴妃有寵圖殺之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燈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震懼增疾遂不視朝及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兩宮之情始通乃朝於重華宮竟日而還

萬曆戊戌科進士王紹徽陝西咸寧人爲忠賢乾兒官至吏部尚書進退一人必稟命於忠賢時稱王媳婦嘗造點將錄傾害

東林諸君子忠賢閱其書嘆曰王尚書斌媚如閨人今筆挾風霜乃爾真吾家之珍也愈親愛之其稱東林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戶部尚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葉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掌管機密軍師天機星智多星右諭德繆昌期天閒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協同叅贊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顧大章掌管錢糧頭領天富星撲天鵬禮部主事賀煊地狗星金毛犬尚寶司少

卿黃正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左右
先鋒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鄒維璉地走星飛天大聖浙
江道御史房可壯五虎將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璉天
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
惠世揚天威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鎗將太
僕寺少卿周朝瑞又有馬軍八驃騎大將八員走探聲息走報
機密頭領二員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掌管行刑鄒子
手頭領二員巡視城垣頭領一員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考算錢糧支出納入頭領一員分守南京汧地水軍頭領八員
守護中軍頭領十二員四方打聽邀接來賓頭領八員專守帥
字旗頭領一員馬軍頭領二十員步軍頭領二十七員等名色

國家圖書館藏 中央研究院藏

所列如李應昇蔣允儀解學龍吳爾成孫慎行陳于廷錢謙益

文震孟徐憲卿鄭三俊毛士龍夏嘉遇周順昌何士晉方震孺

趙時用等人皆南直人也一時更有東林朋黨錄東林同志錄

東林籍貫羣小同心排擠正士不遺餘力

魏忠賢盜柄揚州知府劉鐸感憤作詩詩有陰霾國是非之句

偶書於扇頭為邏者所告逮送刑部大司寇薛貞萬曆辛丑科
進士陝韓城人忠賢乾兒也詰鐸曰朝廷信任魏上公便如日
月中天爾敢毀謗如是豈非有目無珠有胸無心者耶鐸曰固
也鐸目無法臺之珠胸無法臺之心故不能開法臺之口罪將
奚逃貞大怒答之二十擬鐸大辟或謂貞曰鐸妄人耳罪之以
辟得非殺人媚人為鬚眉丈夫所笑乎貞答曰世之所謂鬚眉

固仕路之鬼關也苟得上公歡心笑亦何損巾幗者致尊顯之

要術也名與利孰重子亦拙於算矣後忠賢敗貞亦坐辟。張

晉侯曰蘇州推周之夔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巡按

劾之夔之夔疑其受意於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

生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陸文聲欲附復社不得而

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二張與錢謙益相厚時

相遂以復社嗣於東林爲天子言之天子震怒下郡國按其

事兵使者馮元颺力爭之其事始解。時相執政八年以禁

錮東林爲事而宜興復相思援手逆案阮大鍼爲宣城沈壽

民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鍼大鍼始阻喪宜興陳貞慧

與貴池吳應箕因草留都防亂揭無錫顧杲爲首一時勝流

咸列姓名大鍼杜門咋舌欲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貞慧應

箕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畧揭中人也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鍼

以爲笑樂馬士英定策大鍼暴起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

錄思一網殺之周儀部鑣下獄死沈壽民吳應箕與蕪湖沈

士柱皆亡命餘姚黃宗羲與顧杲從徐署丞疏逮問而貞慧

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瀕死十七八矣弘光南渡止

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

天下有四種人最癡老者少者婦人寺人其言語舉動任心率

意皆因陰氣用事而元陽不足故顛迷而不自覺蒙昧而不自

知

天下有三種人最貪和尚道士與閹官皆無後者而較之常人

反貪也可知貪乃無後之相

天下有三種人最嗔殘疾人遇全體人疑其笑已鄉村椎魯人
遇城市繁華人疑其誑已家勢寒微人遇氏族赫奕人疑其輕
已

凡人下第時只可對朋友坐卽朋友高舉者對之猶不妨蓋彼
亦曾下故也第但不可見親戚宗族與妻子奴婢何也以其腹誹
故也縱彼愈相慚藉則我愈覺無顏矣

鍾伯敬曰項籍妾與馬尚捨不得只此便是不能殺漢王之根
予謂殺漢王何用殺漢王不如殺妾與馬天下可捨妾與馬必
不可捨這纔是英雄這纔是有情這纔是不負心項王不負妾
與馬妾與馬亦不負項王傷心中恨事也故曰項籍不捨虞美
人而沛公捨戚夫人此是沛公不如項王處項王不捨虞美人
虞美人亦不捨項王此是虞姬不愧項王處

秦檜使張俊掠治張憲不伏檜矯詔召飛以証其事飛仰天嘆
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子雲詣大理寺獄又命中丞何鑄
復詰之俱無驗白檜以明其冤檜曰此上意也鑄乃掛冠去改
命万侯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致書張憲措置還軍將謀爲
變且云其書已焚附會成讞大理卿薛仁輔極言飛無辜判宗
正士儂請以百口保飛無他皆不聽竟殺之於獄岳雲張憲皆
棄市韓蘄王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其書雖不明其事
莫須有世忠怒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鄧伯道遇亂携子姪而逃值事急不能兼顧乃棄其子携姪

渡江得免於難人問何忍棄子而留姪答曰吾兄已死勢更無望若棄姪則絕兄嗣故不忍也雖棄其子我身尚在猶可冀其再得耳人咸謂天必有以報之不意終身竟無子後世寃之

趙維寰雪廬焚餘稿曰劉鼎元理順李會元青皆以夜禁爲內璫邏者所持劉扑五板李扑十五板李歸寓忿極遂絕時省元組綬聞訃往哭之歸而亦絕余爲之浩歎夫犯夜不爲無罪兩君自反不縮何妨引咎爲解卽事勢相激至不可解亦宜告以朝廷命官非奉旨不得辱卽告之不從一時莫可誰何厥明亦宜痛哭號呼明告皇上曰臣誠有罪顧忝備侍從畢竟與凡庶不同一刑餘耳安得不奉上旨而擅鞭天子侍從之臣臣不足惜如辱朝廷何惟明主可與忠言未必無所感動也卽終不白亦宜死關下以昭示炯戒而竟泯泯以死豈不悲哉嗟乎死者已矣不死者何顏自立若省元之以痛友而殉亦烈士也

劉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諷蕭振勅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詔賈似道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肆淫樂方與羣妾踞地鬪蟋蟀狎客戲曰此軍國重事耶又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搜聚珍異藏置其上日一登賞有言邊事者輒加駁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語上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卽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日急無敢言於帝者

嘉靖十一年編脩楊名上疏論汪鋹郭勛帝怒收繫拷訊命究

主使之人瀕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汪鄂謂卽指使之尤譖帝併逮鞠之名成邊宗明降調外任

嘉靖中嚴嵩用事總兵仇鸞以被曾銑所劾乃賂嵩爲謀嵩遂論銑擅啟邊釁禍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逮銑卽訊鸞遂許銑尅減軍糧倖免重罪倡復河套圖謀自解法司逢迎嵩意遂擬銑死罪斬於市妻子流三千里銑以廉介家無餘貲妻孥狼狽吏部聞淵亦希嵩旨竟坐言交通曾銑罪不容追律死其妻蘇氏請以身代上曰蘇亦流人安得代耶亟遣之竟斬言於市天下寃之

唐韓退之愈少時夢人以丹篆一卷強之使吞旁有一人拊掌而笑覺後胸中猶如物咽自是文章日進後見孟郊乃夢中之旁笑者因遂與定交焉

宋歐陽脩將知貢舉自恃眼力誓拔名士預一夕夢一金甲神來換其眼珠修駭問答云以俗眼換卻慧眼好去場中閱卷及入簾時取文入格者常覺坐後有一朱衣人點頭始疑侍吏及回視了無所見故俗語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後出場復夢前神將原眼來換迨曉閱所取文俱不愜意

漢成帝時劉向較書天祿閣夜有老人植青藜杖叩門進見曰吾乃太乙之精也因吹杖端光焰以照向所以後世稱人讀書爲太乙分輝

漢鄧通爲文帝弄臣有相者曰富當敵國但後須餓死帝聞之曰能富通者權在朕耳彼何由得貧於是賜通銅山使得自鑄

錢布行天下家日以富景帝卽位有罪繫獄絕其食卒至餓死
漢王承祐謀誅大臣郭威等率兵拒命因出勞軍爲亂兵所殺
馮道帥百官謁見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
易威自迎春門入起居太后請立嗣君會遼主入寇隨命威擊
之甫至澶州將士大噪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裂黃旗以蔽威
體因擁南行太后詔廢贛爲淮陰郡公乃立威監國

建炎元年元祐孟后降手詔布告中外俾康王構嗣位其畧曰
歷二百年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
而數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
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王乃受命卽位於應天府

宋太祖趙匡胤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長
而器度豁如仕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
檢作天子時張承德爲殿前都點檢特命匡胤代之中外遂有
推戴之意

北漢遼金入寇結連爲援周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帥禁師禦
之發汴京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蕩久之苗訓善觀天文指
示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指揮使高懷德等
相與謀立匡胤爲帝夜五鼓軍士環甲執兵直逼寢所曰天子
幼弱諸將無主願共冊太尉匡胤尚卧驚起披衣黃袍已加身
矣衆卽羅拜呼萬歲匡胤乃戴甲攬轡誓約皆下馬受命擁迫
還汴時蚤朝未罷聞變百官皇遽星散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

詔翰林承旨陶穀出之袖中遂用之就廷北面拜受乃升殿卽位華山隱士陳搏聞之曰天下自此定矣

宋太祖如西京拜安陵祭天地於南郊都民垂白者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天子儀衛至泣下者因欲留都洛陽晉王光義叩頭切諫乃還東京

宋劉幾驟爲怪異之語程試累爲第一時翕然相習成風歐陽修深惡之有舉人論云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修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云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判曰賜以紅勒帛後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試以堯舜性仁賦及唱名第一又復劉幾易名爲輝公深愕然其年因主司夢火山軍當作狀元故以輝爲首選

歐陽修云丁元珍嘗夜夢與予至一廟出門見一馬隻耳後丁除峽州判予亦授夷陵令一日同至沂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如夢中所見門外石馬果缺一耳可見事皆前定洵非偶然因相視大驚

宋淳熙中汪玉山知貢舉有一契友屢黜於禮部因不得志乃約其會於富陽古寺密語之曰子於易義冒中用三古字當相識技其人喜感後果得一卷合格取置前列及拆號乃非其人私竊怪之後友來晤玉山怒責其漏洩其友矢云其實暴疾不能入試何敢相負玉山終疑未幾用古字者前謁因叩其故其人云茲事甚怪不敢隱諱某來就選假宿於富陽僧舍與僧間步廡下見一棺塵滿詢之僧曰此官宦女也殯此十年杳無骨

肉來問因惻然憫之是夕夢一女子告曰官人赴試可於頭場
冒中連^用古字三必登高第但勿相忘使妾骨蚤得入土爲幸既
覺駭異遂用其言果得前茅未審何故迹已葬其女矣玉山點
頭驚嘆可見功名富貴自有定分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
室鬼神洞知良可畏也

列子伊尹生於空桑尚書大傳伊尹母行汲化爲空桑父尋至
水濱見桑穴中有兒演孔圖徵在遊大家之陂生孔子於空桑
呂氏春秋顓頊生自弱水實處空桑又魯南亦有空桑今名空
竇按楚詞考玄冥於空桑豈顓頊之生當在冀北孔子之生在
魯南而伊尹生於陳留之空桑山無疑矣說楮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穎達曰一鳥一鼠共爲雌雄同穴而
處山因得名蔡仲默以爲不經岳季方戍莊浪見鳥頂出毛角
鼠缺唇似兔蓬尾似鼬彼此相狎孔說如此而誕之蜀犬吠日
蔡見也夫 甘肅志涼州有兀兒鼠尾若贅疣鳥曰本周兒形
似雀色灰白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雀鼠秋或謂以魚龍水
對雀鼠山見西溪叢語及覽岑嘉州魚龍川北蟠溪兩鳥鼠
山西洮水雲始知西溪有所本耳

自三危積石負東北地絡之陰東及秦華北抵常山東狗塞而
至朝鮮是謂北紀自岷山蟠冢負西南地絡之陽東及秦華南
踰江漢東狗嶺而至閩是謂南紀北戎爲胡門南戎爲越門
自北紀之首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相爲表裏謂之
北河自南紀之首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淮漢相爲表裏謂

之南河

海外蓬萊閭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山天之東岳在東海中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山天之南岳在南海中居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山天之西岳在西海中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山天之北岳在北海弱水中居五氣玄天之內五曰崑崙山天之中岳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圃南曰積石北曰閭苑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 仲尼得道爲真官住廣乘山

伊尹生空桑說者誕之虞伯生撰高昌王碑和林山二水出焉一夕有天光降於樹在二水之間樹生癭如妊越九月十二日而癭裂得兒五最穉者曰卜吉可罕壯遂爲君此更奇於空桑矣裔夷此類甚夥

周穆王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進洞淵紅鶴嶼州甜雪崑流素蓮陰岐黑棗萬年冰桃千年碧藕青花白橘素蓮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熟藥欄今作花藥之欄非也漢宣詔曰池藥未幸御者假與貧民注以竹繩連爲禁藥老杜亦誤用

堯之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爲人害應邵云窳窳類羆虎爪食人山海經窳窳蛇身人面爲二負之臣危所殺開明東有巫夾窳窳之尸皆搽不死之藥以拒之窳窳變爲龍首居弱水中食人淵明詩窳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是也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長楊賦昔有強秦封豕其士窳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

牙而爭之封豕一作封豨山海經謂帝喾二負疎屬之山桂其
右足反縛兩手以髮繫之盤石之下宣帝時見之 說楮

巖下放言云蘇子瞻初未知有禪學爲鳳翔府僉判有兵官王
凱者教之始大知愛時歐陽文忠尚無恙子瞻不以疑其叛爲
慮後爲杭州倅特過汝陰反以此勸公公笑而不答凱王誥之
父也捨歐公而從一兵官可謂豪傑矣自是從辯才等於杭州
所入益深子由貶筠州監酒時江西談老南臨濟禪盛行亦多
有偉人子由日從文關西壽聖聰遊自謂有得余故不獲親聞
二人之言而閱其多書矣質之近世爲禪宗者往往但許其高
明善辯而不許直至到此當自知非他人所能察然子瞻論理
超勝出入大乘諸經無所留礙誠爲闔妙子由晚作老子解乃
其心法自許甚高與他解經不類天下至理不爲凝滯所隔則
爲聰明所亂二人後必有能辨之者 說楮

巖下放言云子瞻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
水與客爲娛樂每數日必一泛江上聽其所往乘輿或入芻郡
界經宿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晁以道
嘗爲余言頃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
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鴈欲爲題字而掛適高不能及
因重二卓以上忽失脚墜地大笑 說楮

隨手雜錄云子瞻自杭召歸過宋語余曰在杭時一日中使至
旣行送之望湖樓上遲遲不去時與監司同席已而曰某未行
監司莫可先歸諸人旣去密語子瞻曰某出京師辭官家官家

曰辭了孃孃了來某辭太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旁
出此一角密語曰賜與蘇軾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賜乃茶一斤
封題皆御筆子瞻具劄子附進稱謝至宋語余曰且教子由伏
事孃孃我小使頭出來自家門打一解哲宗眷遇如此復爲大
臣讒遂至貶海島命矣

梁師成稍知書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
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
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己任四方名士必招致門下王黼父事之
稱爲恩府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本傳

坡族孫元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爲軾外子因緣
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遂爲言者以家世坐累

坡紹聖初謫英州貶惠州遷儋耳徽宗初徙廉永獨子過侍之凡
生理所須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坡公覽
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坡建中靖國初卒於常州過葬坡汝
州郊城遂家穎昌自號斜川居士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
云本傳陳氏曰過號小坡坐黨家不得仕進

朱子云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師
成妻死欲喪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
衰經在帷下矣蓋惜其名父之子不宜有此

觀本傳則過自坡卒後未嘗一日立朝也梁政和宣和間始得
君擅寵過安得出入於其門乎師成自謂坡子自當以兄弟遇
過過縱無耻詎肯喪其妻以母禮乎梁閹宦也又安得有妻乎

且元老從孫猶以家世坐累爲榮孝潔如過乃爾失身於可賤乎黨洛而厚誣東坡旣已不厭人心矣無端而故入過罪何枉其是非至此耶 學林就正

子瞻才高名重爲時君所知一時宵人共出力排之僧了元所謂特忌子瞻爲宰相耳近人輯長公外紀可謂詳備然宋史有二事極可笑閣人梁師成擅權王黼蔡京悉諂附之而謬以文自高至竄名進士籍中自言爲蘇軾出子時方禁誦軾文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長公之文乃稍出又有李彥者銜鈐轄范寥誣其刊蘇軾詩文於石指爲十惡二閣之好惡亦懸絕矣當時師成之請得行而察彥搆摭亦令勒停未至如後世盡無公論也

陳正敏遜齋閑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九十餘按宋史梁公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謂梁方委遇中途夭謝遜齋不知何據鑿空乃爾其子孫亦不知而妄傳之何耶 說楮

越絕書云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此說殆未必然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段氏曰鷓生三子一爲鷓禽經曰鶴生三子一爲鶴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鷓楚鳩生鷓南海記曰鱷生子百數爲鱷者才十二餘或爲鼃爲鼃然則堯有丹朱瞽瞍有舜鯀之有禹文王之有周

公又有管蔡亦何足異也 說楮

宋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者多入相學士爭廳至有抵撤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近翰林院中有一處庶吉士新至多爭之已丑一人百方求得未幾以病死 說楮

宋北使以賀正來館伴韓子師因語曰射三十六熊賦云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何其寡獲也北使語塞按司射所載熊卽候非獸也 說楮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曰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王建詩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八月宮闈仙樂

及歸但記其半遂於遂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腔而名霓裳羽衣曲

馬融笛賦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適馬策此謬也古人謂樂管爲適潘岳笙賦云修適內辟餘適外透裁以當適者餘樂多裁衆適以成音此笛但裁一適五音皆具所以便而易持也 說楮

古所謂長夜飲或以爲達旦非也薛許昌宮辭云畫燭燒闌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足明朝日向西此謂長夜飲也 說楮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開元中有人獻俳文於明皇其略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卽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

言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者作事多不成也

應邵風俗通義曰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故潘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禮器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云變白黑言素青者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故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趙高之奸第指鹿一事而已

懶真子錄云唐秘書^書裝潢匠六人恐是今之表背匠謂之潢義

未詳按釋名潢染紙也齊民要術云潢紙滅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闇注謂浸藥爲之以辟蠹也廣韻潢乎壙切說楮

宋神宗御經筵講周官從容問前朝後市何也侍講以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

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驚歎說楮

燕窩菜海燕所築銜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銜以飛多爲海風吹泊山灣海人得之

漢書蔡琰沒胡中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後遣使以金帛贖之重嫁於董祀按晉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後女亦不止琰一人而已

熙寧中宮宴教坊伶人徐衍憂嵇琴方進酒而一絃絕衍更不易琴終其曲自此始爲一絃嵇琴格

老人兒日中行無影不耐寒風俗通云陳留有富翁九十無子娶
妾一夕死後產一男女曰我父娶一宿亡此子非父之子遂爭
財不決丞相丙吉決云老翁兒無影不柰寒時八月取同歲小
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行果無影遂以財與之說
玉簫傳奇有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今教坊多作眼皮眉黛何元
朗嘗正之矣而不知所從來按南唐張泌江城子云浣花溪上
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始知元人雜劇亦無一字無來處也說
王弼易傳云牛稼穡之資古疏云周時未有牛耦畊漢時搜粟
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然春秋人名耕者多字牛冉耕字伯牛
司馬黎耕字子牛是也山海經云稷之孫叔均實始作牛耕說
海人驗候云山擡風潮來海咥風雨多皆不誣山擡謂海水擡
起常所迷望之山皆在目也

邵子曰有溫泉而無寒火按董仲舒雨雹對水至寒而有溫泉
火至熱而有涼燄龍門子火性至熱也而蕭丘有涼燄水性至
寒也而華陽有溫泉抱朴子水性純冷而溫谷有湯泉火性宜
熾而蕭丘有寒燄安可謂寒火耶

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
伎一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通典云鳥歌者天后所造時宮
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鸞
鶴冠作鳥象

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讌言及平
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

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卽爲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

宗大悅譚賓錄

吳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合成一樹每有雙雁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人又呼爲小比肩

姑蘇沈辨之至山東買得一車螯上畫男女淫褻狀聞彼處發一墓其中不下數十石何元朗云不知作何用按邢子才齊宣帝哀冊文攀蜃輅而雨泣王筠昭明太子哀冊蜃輅峨峨江總陳宣帝哀冊望蜃縉而攀標謝眺齊敬王后哀冊懷蜃衛而延

首沐並戒子曰墮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灰物類相感志云大蛤作灰葬處通用百蟲不近尸也其畫男女狀取厭勝之意匈奴呼天曰祁連西域曰提婆胡元曰統格格按玄晏春秋曰余初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撐黎孤塗有胡奴執燭問之曰撐黎天也孤塗子也因曠然發悟則是匈奴亦謂天爲撐黎也近一人欲訂筆乘之誤遂謂匈奴謂天爲祁連不謂爲撐黎知一說不知又有一說也說楮

子美客耒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瀑漲子美爲驚濤漂泛其尸元宗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日子美爲白酒牛炙脹而死一日子美歸葬偃師而耒陽有虛墓太白移殯青山而采石有遺塚說楮

李贊皇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蕪絕惟鴈翅檜珠子栢蓮房玉
蕊僅有存焉名品怪石多爲有力者移取惟禮星石獅子石今
爲陶學士徙置梁園別墅嗟乎嶺外諸侯供語烏日南太守進
名花豈知其遽若哉

漢議郎楊孚字孝元嘗移洛陽五鬣松於廣州宅畔隆冬蜚雪
盈樹人以爲特異後村民張瓊掘地得磚云楊孝元宅瓊以爲
瑞因號南雪自後聽悟頗能賦詩唐許渾詩河畔雪飛楊子宅
海邊花發粵王臺

關戰死亡之處人馬血積年化爲磷燐著地及草木如露略不
可見觸之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之便分散無數有細咤聲如炒
豆惟靜住良久乃滅

近有發陸遜墓者叢箭射出又聞某墓木人運劍殺人棺兩角
輒有旋風聚沙壅人至死卽墨城北有古冢或發之黃牛從埏
門出犯之卽吼不可動按漢舊儀將作營陵地內方石外演沙
石交橫莫邪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其機不知黃牛
蒼鷺之異何也 說楮

漢書五城十二樓人多知之東坡辭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
西歌吹古揚州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按洪武
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烟
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於京師以處官伎

焦氏說楮云代楹詩河水清且漣漪說文漣小波也漪語詞下
章河水清且直漪淪漪皆訓語詞獨漣漪妄加水作漪廣韻

傳會其說漣漪風動水成文也如其訓詁非小波而何

誕音淡空言也虛誑之詞借發語詞生民詩誕彌厥月誕訓乃也詩詰妄訓生也如下章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寒水誕皆訓生可乎後世種訛謂生子曰誕子慶壽賀生日華誕何所本源說楷

姆音木說文姆地在朝歌南七十里從土諧母入聲周紀武王伐紂戰於姆野武成會於姆野大明詩姆野洋洋楷混用牧說

閏音潤餘分之日五歲再閏史記黃帝起消息正閏餘說文從王居門會意取周禮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之義據說文閏字始於周代唐虞夏商無閏字乎然尚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或曰史臣追述之詞凡遇閏則曰又某月現鐘鼎文說楷

鬻音黃泮宮曰鬻舍天子太學其水周環故曰璧鬯諸侯泮宮水環其前形如半璧故曰璜舍鮑德慎修起鬻舍說文無鬻字當用璜周伯琦妄用橫說楷

玳音的礫明珠也上林賦明月珠子玳瑁江湄魏都賦丹藕凌波而玳瑁千字文蘂荷玳瑁俗楷誤用的歷

噤音烘速含淚恐懼兒孟子吾不忍其噤悚說文噤食辛而噤也如多食椒薑芥蒜則辛辣泓然含淚悚轉入聲叶韻楷誤用殼觶說楷

蝸蝸音罔兩說文蝸蝸山川之精物賈逵云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左傳魍魎蝸蝸莫能逢之幽通賦恐蝸蝸之責景從虫諧罔兩聲楷因魍魎妄作魍魎說楷

鷓鴣音速霜鷓鴣白鳳說文五方神鳥東方發明西方肅爽南方隼明北方幽昌中央鳳皇楚詞大招曼鷓鴣只當用肅爽又良馬白色亦曰肅爽左傳唐成公有肅爽馬郭璞賦肅爽掀鬣楷別作驕驕說楷

說楷云俗楷聯字有因上誤下者有因下誤上者如髻音條小兒垂髻也齟音櫛毀齒也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齟髻齟僮穉之時俗因齟誤作齟齟音促躡也踢也鞠音掬草耗也劉向別錄蹴鞠黃帝造以練武士俗因蹴妄作鞠

類音類以事類祭天神舜典類于上帝郊祀志類祠太一從示諧類聲俗誤用類輔上聲叶韻周禮掌次王大類上帝論語季氏類於泰山楷誤旅俗別作被

槍音鎗拒也廣韻稍也上古剡竹木以作兵械故從木諧倉音俗作槍與鎗混輔去聲注逆也諺謂迎風挂帆爲打槍又謂越簷曰槍桶今但呼其聲不知用槍字輔注

說楷云通鑑晉石崇以鐵如意擊折王愷珊瑚枝集覽不知如意本原稽攷古以玉爲之卽玉璫天子晉璫方正於天下也說文璫字注大圭長三尺杼上於揆首周制尺八寸如意長二尺四寸度與璫同如意首象靈芝又與於揆首相合後以鐵爲之以避天子玉璫不敢薦越之義隱逸者或以竹爲之今俗以銅

璫臭